

日本戲曲集

現代文學叢刊

日本戲曲集

章克標譯

中華書局印行

中央航校圖書館

登號

3397

類號

#B22 0044



4827
0047

861.55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3963
類號	861.6/0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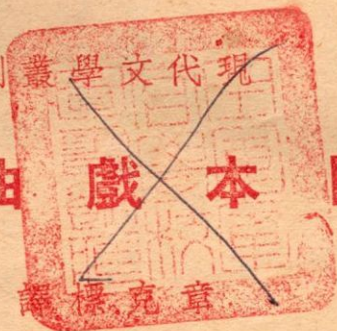
C.I.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3963
類號	861.55/8249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現代文學叢刊
日 本 戲 曲 集



中華書局印行

86155
8453

日本戲曲集目錄

- 同志(山本有三作)……………(一)
- 星亨(中村吉藏作)……………(四五)
- 阿武隈心中(久米正雄作)……………(一五)
- 短夜(久保田萬太郎作)……………(二〇七)
- 修禪寺物語(岡本綺堂作)……………(二四七)
- 第一的世界(小山内薫作)……………(二七五)



日本戲曲集

同志 (二幕)

人物

橋口吉之丞 參加寺田屋騷動的薩藩的武士

谷元兵右衛門 同

林莊之進 同

有馬休八 同

堤小兵衛 同

是枝萬介 同

吉田清左衛門 同

永山彌一郎 同

田中河內介 同

中山大納言的家臣

同志

山本有三作

田中 磋磨介 同 河內介之子

監視的官役

時代

文久二年五月一日

從傍晚到夜間

場所

船中

第一幕

大型日本船，船尾艙房中。

右側是船尾的板木，左側用壁板隔離着，壁板上有作出入用的拉門，但從外邊下鎖着的。

正面是中腰的船板。這上部有開着方的小窗二，從那裏有夕陽的紅光透進來。室內立有粗柱一二。一切都有陳舊之感。

有馬站着，從小窗向外眺望，橋口捲起衣袖，谷元替他換着綳創的布條。堤是無聊地凭靠於柱上，林和

永山默然端坐着。是枝遠離入口，在一角隅的柱後，伏於地上，用鐵樣的硬物，不住敲着地板。又把耳朵貼着地板上，像是要聽什麼東西，吉田就在他近旁。年齡大都在二十三四前後，頂年長的永山也不會出三十歲。頭髮都結着薩摩風的小鬢，但均不佩刀。

谷元（解完了橋口腕上的布條，向站在窗口的有馬說）喂，有馬。

有馬（回頭）什麼啊？

谷元 稍微閃開一點，有影子遮住。

（有馬無言稍退開。）

谷元（看着傷口）已經長出肉來了。

橋口（自己也看看）唔，靠你福，很好了。

谷元 但是，還痛吧。

橋口 不，已經不很厲害了。今天是第八日了呢。

谷元 已經過了這許多日子嗎？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真懊惱啊！

永山 喂，不要說這些話。事體已經過去了。

（谷元停止了說話換綳帶。）

吉田（對着用耳貼在地板上的是枝）怎樣聽得到什麼嗎？

是枝 不行啊。

吉田 是浪太的緣故嗎？

是枝 打得這麼久了，決沒有不通的道理啊（再拍拍地敲地板）。

谷元（卷着布）太緊嗎？

橋口 不好。

谷元 是的——啊，好了。

橋口 對不起。

谷元（向有馬）喂，小豆島還看得見嗎？

有馬 不，早已不見了。

谷元 那麼，就要到備後灘了。

橋口（獨語的樣子）啊，還要幾日呢？

堤（伸欠着）到那裏鹿兒島嗎？

橋口 唔。

堤 你真是蠢才，你當做可以回故鄉嗎？

橋口 即使我不想回去，也得被送回去，所以沒有法子。

堤 所以說你是阿木林啊。你自己去的地方都不知道嗎？

橋口 說什麼話，這船不是直到薩摩去的嗎？

堤 喂，要想故鄉的事情，還是想一句辭世的絕命詩句吧。

橋口 用不到你多操心，辭世詩是在寺田屋集會之前，早就寫好了的。

堤 哼，寺田屋嗎？優極了。

橋口 什麼優極了。

堤 你不說那是優極的嗎？

橋口 喂，堤。你真心說這話嗎？那不是我們拼了性命去做的事嗎？

堤 所以是更加優了，我們是那麼樣熱心的，結果又怎樣？不是只有像這樣囚禁在這裏嗎？

橋口 我不是說現在的事情。說策動那事件的精神。

堤 不行，不行。那有什麼用？我們都說着勤王哩，討幕哩，那些大話，歸根到底曾做了些什麼事呢？不是什麼也不會做嗎？不錯，我們因為要暗殺內通着幕府的九條關白，這回在伏見的寺田屋會集了。但不是未出門口一步，被藩遣來的人，都打倒了嗎？

橋口 那不是被征服。因為君命，所以一時忍耐着。來鎮壓的只不過八九人的少數，要殺了他們橫衝出去也很容易，可是他拱了手「拜懇拜懇」地哀求着，一方又覺得使主公耽心是很不該的，因此暫時停頓着罷了。

堤 你和那時的鎮撫使鬪打了，負着這樣的重傷，也還不覺醒嗎？我們已經這樣被拘禁了，還說那迂緩的廢語嗎？

橋口 什麼？

谷元 咄，靜。

（外邊有開着重鎖的聲音。大家默不作聲。是枝也突然中止了敲地板。監視的官役走進來。）

官役 永山彌一郎在嗎？

永山（昂然地）在這裏。

官役 監查傳你去見。

永山 監查——好。（像已下了決心似的出去。）

（官役也退，接着是上鎖的聲音。隔了一回。）

有馬（不安心的樣子）叫出去有什麼事呢？

堤 大抵不是可想而知嗎？

有馬 可想而知——這樣的事，怎的會有這樣的事。

橋口 說永山君要被殺了嗎？說那種蠢話。

有馬 是這意思，堤從先刻起就這樣怕着。

橋口 倘使我們是要被殺的，決不會這樣送回到故鄉去。在京裏時，早就可以殺掉了。

堤 你們終久是無用老實人。這樣地被欺騙被陷害了，大家還不知道嗎？第一先把這回寺田屋的經過想一想就可明白的。口稱君命來鎮撫我們的使者，是怎麼說了的？「請暫等待一下，主公本來也是同意的，所以先回到邸中去，見了主公之後，再一齊出來，也不爲遲。」不是反反覆覆地說了這些話嗎？想對方是

同藩的人，更加是帶了君命來的，所以我們心中雖有遺憾，也把這一舉中止，回到錦小路的公邸了。但是結果怎樣？一進了邸內，不但不許見主公，反而立刻被拘押了。隨後四五日間的強硬的問答，結果還是懲戒了送回故鄉。不是一切都照這樣辦法嗎？所以這一次說是送回故鄉，其實誰知道到什麼地方呢？

谷元 不，那是轉錯念頭了。我們的藩是從先君以來就是勤王的家門，所以關於我們的義舉，必是有原諒而寬宥的。

堤 嘿，如心稱意的夢，你做吧（看是枝的敲着地板）。討厭，始終不歇地做這一件事嗎？

是枝 （無言擡頭）

堤 不歇手嗎？被巡察的人看見了是麻煩的。

是枝 放心好了，做得不使他們覺着。

堤 無論你怎樣敲去都通不到底下。

是枝 爲什麼？

堤 田中君是不在船底的。

是枝 不，沒有這事的。在河口上船時，我的確看見河內介君和磯磨介君被引導進這底下的室中的。

堤 不論那時候怎樣，現在已經不在了，

是枝 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主張呢？

堤 田中君是我們的同志，倘使是護送，當然也到這房子裏來的。但開頭就故意打入船底的別一間房，不是起初就不存好意嗎？這你不知道嗎？

是枝 不，這是你的誤解。田中君和我們不同，他是中山大納言的家臣，放在另一間房中，也沒有什麼奇怪。堤 可是，現在不是那個主人都不管他了嗎？

是枝 不，不是離絕他們。因爲主人是公卿，怕着幕府，所以不來接受罷了。幸而本藩要保護他們，和我們一同送到了薩摩之後……

堤 喂，是枝，我們現在也還是風前的燈火。況且是別家的家臣，又是被主人委棄了人，還有什麼安穩的呢！
吉田 真的已經被殺掉了嗎？

堤 唔，早就被殺掉了。

是枝 不，那是不會的……那會有這樣的事？
堤 不，這個推測不會錯的。倘使什麼，打個賭也可以。

橋口 堤，你說什麼話？有把別人的患難打賭的道理嗎？

是枝 你對田中君到底是有什麼怨恨的嗎？爲什麼從先刻起一直只說着這些話。

堤 不，怨恨冤仇什麼也沒有。而且我還說他是很沉着的一個人物。在寺田屋的那個騷動的頂點，河內介君也是悠悠地使着軍扇，一點也沒有浮動的樣子。我看了這點，心裏就很佩服了。但是無論怎樣的一個
人物，到了走上了盡頭路時，那也……

是枝 這些話不要說了（再敲地板）。

（隔了一回）

谷元 飛沫潑進來很不少。

林 是已經到了備後灘吧。

（隔了一回。風的聲音。浪的聲音。）

吉田 喂，仍舊聽不見什麼嗎？

是枝 （無言，仍舊敲着。）

吉田 真個已經被殺掉了嗎？

是枝（無言。）

橋口 不通嗎？——喂，讓我來試試看。

是枝（失望而放下了敲的棒。）

（橋口代他敲地板）

（隔了一回）

是枝 永山君怎樣了？去得已經很久了。

谷元 是已經可以回來的時候了。

有馬 真的。

堤 不，這回要輪到我們了。

是枝 喂，泣訴的話不住口嗎？

堤 我不過說着真話。

是枝 有什麼真話。不過是你怕死，心裏在嚇得跳着。

堤 那麼，你不怕死嗎？

是枝 什麼？

堤 唔，大家祈求來世的安樂吧。

是枝 啊，這樣的東西，也說是同志……

堤 哼，你們不過裝着強硬罷了。

是枝 裝着強硬是什麼？

堤 不是嗎？內心裏非常着急，却故意硬着頭皮，虛張聲勢，要掩飾自己的怯弱。

是枝 唵，照你說起來。

堤 倘使不是這樣，對於永山君的事爲什麼這樣着急。管他回來也好，不回來也好，不是一樣嗎？

是枝 不許說這樣無禮的話（突然攔堤）。

堤 做什麼事（要打還他）？

有馬 （勸止堤）喂，好了，住了吧。

谷元 （勸止是枝）喂，是枝，是枝。

是枝 放手，非把這孱頭嚴懲一下不可。

堤 什麼是辱頭？

有馬（制止堤）喂，住了口，說不要鬧了，大家不是同志嗎？

堤 已經這樣了，還有什麼同志，不同志呢？

谷元 喂，還說什麼。是枝也不停嗎？伴伙們裏這樣吵架還成樣子。

（強分開兩方。）

（很隔了一回。）

橋口（突然大聲）是枝，是枝。

是枝 什麼？

橋口 喂，聽見了。

是枝 聽得了真的嗎？（把耳朵貼着地板。）

橋口（再敲地板，自己也把耳朵貼在地板）哈。

是枝 唔，聽得了，聽見了。——喂，拿給我看看。（敲敲地板用耳貼地板聽）唔，的確是的，——喂，諸位，田中君

活着的。底下來的聲音也聽見。

林 什麼，田中君嗎？

是枝 （伏在地板上，向着船底大叫）喂，田中君！

谷元 咄！可以這樣高聲大喊的嗎？

是枝 （就心的樣子）給巡邏的聽見了嗎？——啊，谷元你也湊上耳朵聽聽看，真是聽見的。喂，大家不聽聽看嗎？

橋口 （伏着）喂，下面也童童地在打呢。

是枝 是的嗎？那麼這裏也童童地敲啊。

（谷元等二三人都把耳貼着地板。）

是枝 聽見嗎？

谷元 唔。

是枝 啊，怎的心也別別地跳了。

橋口 這樣了只這一點的暗號是不滿足的。

是枝 啊，把這地方挖出個洞來，和磋磨介君談話才好。

谷元（起來）田中君的確還活着的。

是枝 喂，先刻打的賭怎樣了？

橋口 哈哈，那一句話也回答不來了吧。

堤 不，世上也有叫空歡喜的事哩。

是枝 說什麼話？不要說倒霉的話。倘使疑心，你也把耳朵湊上地板去聽聽看。

（此時，突然外面發出笨重的開鎖聲音。大家便緊張起來。）

（門開，永山很銷沉的樣子進來。門就再鎖閉了。）

是枝 怎樣？永山君不是回來了嗎？

林 不要再爭這個了。（向永山）實在大家都在替你耽心。

永山 怎樣嗎？那是很感激的。

林 那麼，叫你去到底是什麼事呢？

永山 喂，請大家圍坐攏來好嗎？有要商量的事哩。大家繞一個圈子坐。

永山 實在是監查拿出一個難題目來了。和他爭論到此刻，我自己一個人的主見，到底不能決定，因而回

來問問大家的意見。

有馬 難題目那是什麼事？

堤 到了現在何必再問，那不是一定的嗎？

橋口 不必這樣難開口，我們都覺悟着的。

永山 不和我們的生命是無關的。不但如此，而且以後還要受着寬大的處置。但爲要這樣，我們不得不做一件殘忍的事體。

有馬 到底是做什麼事？

永山 說去殺掉在這船底的田中河內介君父子。

吉田 什麼？殺掉田中君？

永山 是的。

是枝 (突然嗔視堤) 堤，那算是什麼！

堤 我什麼也沒有做。

是枝 休賴。即刻不是做着「現在怎麼了」的眼色嗎？你幸災樂禍嗎？

永山 喂，不住口嗎？說話還沒有完哩。

谷元 那麼，爲什麼要殺掉田中君呢？

永山 那不必說是懼怕幕府的緣故。從寺田屋一事以來，田中君成了喪家之犬一般地無處容身，所以藩也只得把田中君接收下來，和我們一同送到薩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主人都攢絕的叛徒，藩倒要特地來庇護起來，那對於幕府總像是太出角的樣子。所以說，無論如何，不能容留田中君在國內。因之說，要我們在未到着之前，把這件事辦好。

是枝 那有這樣不通道理的事。不是說窮鳥投懷獵人不擊嗎？已經把田中君包庇起來了，半途再變卦，那算什麼話。這不正是倒薩藩的霉嗎？

永山 正是，這些話我也不知說過多少遍了。但是總不聽啊。

堤 是這樣的吧。要是懂這話，也不會說出公武合體的半冷不熱的話來了。藩的重臣，無論怎麼說，總怕着江戶，所以無論怎樣待田中君也不妨，總以不觸怒幕府爲要。

永山 是啊，始終是這一種心思，所以沒有辦法。

吉田 倘使不是這樣，我們也不至於要這樣的。

橋口 喂，現在不是吐露怨謗可了的時候——永山君，爲什麼特意要叫是同志的我們去殺田中君呢？這
一點我不懂得。

永山 這是這樣的。表面上假使是藩殺的，便對不住田中君的主人中山家。可是倘使這樣遷延下去，又要
招募府的怨。所以當做同志中間生了分裂，因被殺死的樣子，那麼，在藩是對於雙方都沒有什麼過不去
了。因此，所以一定要叫我們去殺。還有，照監查的話，倘使我們盡了這責，自然對於幕府義理也過得去，那
麼歸國之後，可以從寬處分……

有馬 說從寬處分是……？

永山 說是歸國之後，只要受二三個月的輕微懲戒。

堤 這話那能作準。

谷元 啊，這個不是切逼的問題。現在第一先要決定的是究竟我們答應這件事或不答應。

林 倘使我們不答應，事情怎麼樣？

有馬 那麼，一定要受重罰了。

谷元 不，我們且不管田中君的身上是會怎樣的？

堤 我們倘使拒絕了，不過官役們自己去殺罷了。而且，表面上仍舊要說是我們殺的吧。

永山 是的，恐怕不免這樣吧。

吉田 那麼，田中君是無論如何……

永山 是的。

林 若使如此，還有什麼要商量的呢？

是枝 爲什麼？

林 很對不起，除了把田中君犧牲以外，再無別法。

是枝 那麼，是說去殺田中君嗎？

林 無論如何總不免被殺的。這不是沒有辦法嗎？

是枝 不，我是不同意的。要殺了同志的人來減輕自己的罪，那不是人做的事。我不能做出這樣任性任意的
的事。

林 不，這決不是爲我們自己的利益之故。我們要想圖再舉……

是枝 再舉照這樣狀態，還能想圖再舉的嗎？

有馬 不，只要懲誠恕赦過了，我們不又是什麼都可做了嗎？一定不久可以把藩論改變過來，並且連天下都可以改變過來的。

是枝 爲要這樣，像田中君一般的智謀之士，不是更加必要嗎？我們即使用身去代，也要把田中君救活的。堤 用身去代，我是不去的。第一，這些話說出去也不會得着允許的。

是枝 你是從先刻就專說着祈求田中君死的那些話，所以能這麼講。

堤 我不是從小地方着想而說的。這證據有，別的人都不是和我同意見嗎？

是枝 喂，諸位。爲什麼只有這一遭你們都去同偏心眼的一人同了呢？爲什麼要殺田中君呢？

橋口 是枝君，這因爲你和田中君是好友，不同意不是無理的。但從這樣的事情看來，不是沒有法子嗎？

是枝 沒有法子是什麼話？喂，橋口我們不是誓同生死的同志嗎？要活大家同活着，要死也大家一同死，才

是正理。

永山 那麼照你的意思怎樣做？

是枝 爲了田中君而死啊。爲救田中君，我們出全力來戰，到力盡了，大家一同死。

谷元 不，這是暴論。做這些事，傷了官役，有什麼用。不是不過重演一回寺田屋的故事嗎？倘使這樣能救了

田中君也還可說。可是結果却不過是田中君死，我們死，再死了些同藩的官役。

是枝 你們不是早就覺悟着死的嗎？可是一聽了只受二三個月懲戒的處分可了，突然便怕起死來了。

林 喂，是枝。說什麼話。我們這樣忍着押禁的恥辱，到今日也不切腹，是爲什麼？不是只爲想圖再舉之故嗎？

寺田屋這一回雖則失敗了，但是次一回，再次一回，一定要完成那奠國基於磐石之安的偉業，我們是有大事等着做的身體。在大事之前，有時也不得不狠心，這叫做無毒不丈夫，所以有時要屠同志，要殺親友的苦肉計也得做，否則很難成大事的。

是枝 這是同志的人的意見嗎？這樣你們能說和田中君是同志嗎？啊，和我同意見的人沒有嗎？一個人也沒有嗎？（向着永山）永山君，只有你，總不會這樣吧。

永山（無話）

是枝 爲什麼不說話？……啊，你也是……

永山 不是沒有別的法子嗎？監查對我說這話時，我已這樣想了。但自己一個人不敢決定，所以來和大家商量。現在多數人已經有相同意見了，除了允諾以外沒有別法。

是枝（無力倒在地上）

堤 可是我們允諾了之後，誰去當這任呢？

永山 是啊，這是頂大的難關。

谷元 殺敵人沒有什麼，去殺同志却難了。

橋口 這是誰都不願意的事，可是允諾了之後，却不能不做。怎麼樣，不要推你推我大家抽籤吧。
有馬 不錯，就這麼辦。

林 那麼，我來做籤吧。但是去幾個人呢？

橋口 他們二人，我們有三人發了。

林 好，那麼做三根長的，誰抽着了誰去。

（林裁紙做紙縲）

（隔一回，波浪擊船的聲音同風聲。）

林 好了，大家來抽吧。

橋口 啊，就是抽籤，心裏總也難過，——唔，管不了許多（抽了籤）啊，還好，短的。

林 那麼，第二個誰來（把籤推向前）

是枝 (突然起來，把籤都奪了去) 噫，算了吧，這些事。

林 喂，你幹嗎？

堤 不卑劣嗎？你怕着吧。

是枝 不，這由我來擔當好了。

吉田 你和誰去？

是枝 我一個人好了。

吉田 但是……

是枝 這種事誰都不高興的，所以我一個人毀了。

橋口 但是先刻對於殺田中君的事，你不是不同意的嗎？

是枝 是啊。

橋口 那麼，爲什麼又肯擔當了這差使呢？

是枝 反正無論如何無法可救，我就想自己去殺了。

谷元 但你和田中君不是很親密的朋友嗎？

是枝 是啊，就因此，我要擔當這差使。大家讓我去吧，我要叫他們堂堂地死呢。
谷元 這樣嗎？是這樣的一種心思嗎？

林 但是只一個人去……

是枝 不，不妨的。我一定辦得好，讓我去辦吧。

橋口 怎麼樣？就托了是枝。

堤 我沒有異議。別的人怎樣（環顧）大家都沒有異議的樣子。

永山 那麼，這事情非去對監查說不可。是枝也同去吧。

是枝 （無言點頭）

永山 （走近門邊）官役們，對不起，開開門。

（外面有開門的聲音。此時是枝站在先刻通暗號的地方，低頭看着地板。）

（不久門開，二人走出門去。門再鎖上。）

從小窗射進來的光也漸昏暗。

強烈的風聲。）

——幕——

第二幕

同。船底的一室。

小而不乾淨的房間。除頭頂開着有格子的方洞外，別無光線進來。那地方是出入口，下面有粗惡的梯子。

與第一幕同日的夜間。

外邊風聲很猛烈。

田中河內介和其子碓磨介默然坐着。二人都不帶刀。碓磨介凝視着地板上。暫時繼續這狀態。

河內介 碓磨介。

碓磨介 唵。

河內介 這樣地看着什麼東西？

碓磨介 唵。

河內介 爲什麼哩？

碓磨介 啊，這麼樣小的身體，却背負着那麼大的東西。

河內介 看着飛蟻嗎？

磋磨介 實在無聊得很，從先刻就看着那個搬到什麼地方去。

河內介 這船已經很舊了，飛蟻這樣多。

磋磨介 反正是護送我們的船，怎麼會新……但真個好精力呢，這樣一刻不息地做着。
河內介 唔，實在很耐心地工作着。

（隔了一回）

（二人凝視着地板上的蟻。）

磋磨介 父親。

河內介 唔。

磋磨介 見了在活動着的東西，真羨慕啊。

河內介 （不答）

（隔了一回）

河內介 啊，又飛出許多來了。

磋磨介（突然用扇劈劈拍拍地把飛蟻打死。）

河內介 做什麼事？住手！不是弄得乾淨的。況且這又不大刺人，不妨事的。

磋磨介 不，不是爲刺人，因爲惹人動氣，所以殺的。

河內介 爲什麼要這樣動氣呢？

磋磨介 看到其間，忽然動起怒來。

河內介 哈哈，有對蟲多動怒的嗎？

磋磨介 不，不管是蟲是什麼，見了它能這樣地自由飛來走去的，就覺可恨可惡。

河內介 無聊起來，對於些小的事情也要動怒了。

磋磨介 真的，這些東西在面前飛來走去，像是故意來嘲笑的样子，就忍耐不住。怎樣？你們身體是這樣大，但是動彈不得吧。被幽禁着的吧。懊惱起來，就這樣，看你再飛，看你再走，都一起來……嘿，畜生！（說了再打。）

河內介 對於蟲多都要嫉妬起來，我們的生涯不是也完結了嗎？

磋磨介 但是父親。

河內介 嘿，怨懟啊，不要怨懟了。

（隔了一回）

磋磨介 啊，這樣看來，那自由在海上奔跑的風真是可以羨慕了。啊，我也要這樣有力量地奔跑一番啊。

河內介 （忽然側耳）磋磨介。

磋磨介 唵。

河內介 像有很多人的腳聲。

磋磨介 到此地來嗎？

河內介 唔。

（二人聳耳靜聽。）

磋磨介 不是，什麼也聽不見。

河內介 這樣嗎？

磋磨介 到了現在這時候，還有誰會來呢。

河內介 也許聽錯了吧。

碓磨介 是風聲吧。

河內介 (沉入冥想之境。)

碓磨介 今夜風很大，會不會暴風雨嗎？

(隔了一回)

(碓磨介突然起立，走到梯子的旁邊，望着上面，又徐徐回到原來的坐位。)

河內介 什麼事？

碓磨介 沒有什麼。因為像聽得了些聲音。

河內介 這樣嗎？

(隔了一回)

碓磨介 父親，已經什麼時候了？

河內介 大約有二更了。

碓磨介 已經這樣夜深了嗎。

(隔了一回)

河內介 磋磨介。

磋磨介 唵。

河內介 這雖是曾經講起過的話……。

磋磨介 (突然) 等一歇，父親，有人影子。

(頭頂的格子開了，人從上面下來。磋磨介愕然。下來是是枝。佩着兩刀。)

是枝 磋磨介君。

磋磨介 啊，是你嗎？我當是什麼人。——父親，是枝氏來了。

河內介 唵，這樣嗎？

是枝 (對河內介行禮) 你老的安否，我很耽心着，可是在這麼樣的一種狀態之中……。

河內介 啊，彼此都是一樣。你身子安好，那很有幸了。同志們都好吧。

是枝 是，大家托福，都還健在。

磋磨介 是枝氏，你來得很好。——寺田屋以來沒有見面過呢。

是枝 唔，始終被分別幽禁着，沒有見面的機會，真是可恨。我到大阪上船的時候，看見了你的背影的，因

爲在那地方，也不便叫你。

磋磨介 這樣嗎？這我分毫也不知道。可是你被放在什麼地方呢？

是枝 在這上面的房間裏。

磋磨介 這上面那麼，先刻是你敲這頂上嗎？

是枝 唵，敲了。因爲要知道你們的安否……

磋磨介 這樣嗎？原是你嗎？起初原想不懂是什麼，不過太是連續地發出聲音來，漸漸覺得奇怪。因之也不

管什麼，這裏也回答着敲敲看。

是枝 嘿，這不知使我們怎樣欣歡了。我大喊着田中君，聽見了嗎？

磋磨介 不，那不是聽見。但那個托托托的聲音，是怎樣令人心歡呢。本來，原不知道敲的是你，只有兩人，關閉在這樣的地方，對於外邊的什麼東西，都是覺得親熱的，就是那呼呼號嘯着的風聲，也覺得很是可戀的了。一想到世上是怎樣的，就一刻不住要想曉得外面的事情。但這裏是船底，天都看不見一片。

是枝 這我明白，不勝同情之至。

磋磨介 受着庇護，還要說這樣的話，也許像是不識恩仇的樣子，但是近來的貴藩的待遇，我實在很是不

服哩。這不像是隱庇我們，像罪人一般對待我們。因此，我每日只是動怒。現在對於貴藩要禮謝的心，還是抱怨的心在先啊。但是你們大概不至於受着這樣的待遇吧。

是枝（無言）

碓磨介 當初，押禁在京中藩邸時，名目雖則同是押禁，但每飯也具備五碗的菜肴，每日也賜浴，實在是很鄭重的。可是說護送到薩摩，上了這船之後，待遇却完全變過了。但這恐怕是底下的小官役，弄錯了意思之故吧。可否請你去對上級的官役說一聲呢。

是枝（困惑，無言）

河內介 碓磨介，這不是該對是枝君說的話，不要碰錯門。

碓磨介 但照這樣子是太過分了。

河內介 那麼，是枝君，你懲戒已得饒恕了嗎？

是枝 不。

河內介 照你這樣的身子，倒能到此地來？

是枝（難出口似的）實在有非請求你們不可的事，所以來了。

磯磨介 不要這樣吞吞吐吐不是也可以說嗎？請求，到底是什麼呢？
是枝 （更加難說出口的樣子顫動嘴唇。）

河內介 （立時明白了）這樣嗎？那麼到這裏來的，不止你一人吧？

是枝 不，只有我一人。

磯磨介 父親，那是什麼事？

河內介 說什麼話？不是明白知道的嗎？

是枝 （行禮）田中君，實在很難啓口的，請你不要說什麼話而切腹吧。（把刀捧到二人面前）

（隔了一回）

磯磨介 不錯，正中了父親的預想。這樣說來虐待我們也是當然了。但要我什麼理由也沒有而切腹却不行。爲什麼我們非切腹不可，我問這一點。

河內介 磯磨介，現在不是沒有再把這樣話問是枝氏的必要嗎？

磯磨介 不，切腹要受檢使的宣告是定法。請把書狀宣讀出來。

是枝 磯磨介君，請不要這樣梗骨，我也不是檢使，也不拿着什麼書狀，我不過爲你們打算，所以來的。我想，

大概你也是很明白了的，請你不要再說什麼，乾乾淨淨地切腹吧。

磋磨介 不，倘不是上意，便不能切腹。無論說是怎樣親密的朋友，決不能由你的一句話，就輕易地去死了的。

是枝 不錯，你這樣說不是無理的。但倘使這樣，有更不好的事情要起來。

磋磨介 是說有什麼人來殺我們嗎？

是枝 啊，請你不要這樣解釋。不過是時勢不好。實在是時勢不好。請你也這樣想，斷了念吧。

磋磨介 這不是和當初的約定兩樣嗎？貴藩不是說把我隱藏於薩摩嗎？不是說在那裏是安全的嗎？難道

說庇護我們是一種引誘我們的手段嗎？貴藩是開頭就存心欺騙我們的嗎？

是枝 不，決不是這樣的，已經說過幾遍了，現在時勢不好。藩雖然想庇護……實在兩面夾攻，很苦惱。——

這當然你們是更加難堪。那是很知道的。但是大家都爲難。我自己爲了這事，不知心下是怎樣難過的。也不知爭持過多少了。但是無論如何，是力有所不逮啊。

磋磨介 那麼是說對於幕府一邊而不能隱庇我們嗎？

是枝 啊，請作這樣解釋吧。

碓磨介 這樣的嗎，明白了。——那麼和寺田屋一事有關係的都要被殺了……不是這樣嗎？

是枝 (無言)

碓磨介 是枝君，爲什麼不回答同志的人大家一同被殺嗎？……還是只有你們是宥免了呢？……喂，爲什麼不說話？

是枝 (仍無言)

碓磨介 這樣嗎？這樣的嗎？但是你們爲什麼得了赦免而獨有我父子要被殺？你們不是和我們同樣的事嗎？倘使說是有罪的，不是兩邊都一樣的嗎？——父親，父親，爲什麼從先刻起不說一句話爲什麼不問這一點？……不，我不能沉默。我說這些話，不是因爲怕死惜死。道理倘使明白，死也是願意的。不過要有些人是活而獨有我們死，那樣不公平的裁決，我是不服的。——這是不錯的，我們被主人棄絕了，所以和有主的人們境遇不同。但是薩藩的大官說要隱庇我們的。那是的確說過的話。我這兩耳朵，清清楚楚地聽得的。我因爲相信這話，所以乘上這船來的。這樣每天每天嚮往着光明的南國……

是枝 碓磨介君，你的話，句句都是不錯的。但現在是什麼法子也沒有。所以請你什麼話也不要說了，好好地切腹罷。我想要你堂堂地死，所以特地討了這個差使來的。你的介錯，我不想交給別人做的。到了現在，

這是我對於你的唯一微願了。

碓磨介 不願的。爲國家而死，我是本來不惜生命的，沒有什麼理由，在這樣醜惡的船底死，我無論如何不願的。

是枝 堂堂地死，決不是指着地方的怎樣。是指死的樣子怎樣。請你像武士一般地死吧。

碓磨介 不願的。無論怎樣說總是不願的。要死時，我自會死，用不到你的指引。

是枝 喂，碓磨介君，我決不只殺你們二人。我自己也一塊兒死。所以請和我一道去吧。

碓磨介 是枝氏，你這話有什麼意思呢？你和我們一塊兒死有什麼用？不是只多了一個死骸嗎？到底你和我們爲什麼是非在這裏死不可的。這樣無意義的死了，不是什麼用也沒有嗎？

是枝 你不懂我的心嗎？

碓磨介 也不是不懂。但這些矯飾和硬忍耐，大家不必吧。我對於空殼子的武士道頂討厭。不一定只有切腹才是武士的本分。現在的世界，男子不論有多少人，也還嫌不足，這樣無意義的死，我不幹。

是枝 (申訴的樣子) 碓磨介君。

碓磨介 不，我這樣說，不是因爲卑怯，也不是因爲怕死。因爲想真是應得死的時候去死之故。因爲想把不

正的打倒，現出一個正道的世間來，所以愛惜現在的生命。回天的事業未能成功以前，我無論如何不能瞑目。至少在未見到那個曙光的時候，無論怎樣總不甘心死的。看啊，幕府不是仍舊傲然地高踞着嗎？不是壓迫想爲天朝盡力的我們嗎？我們所希望的聖德的國家，什麼時候可以出現呢？不是那曙光都未能看見嗎？爲什麼能白白地便死了呢？真的我們要努力的，不是還在將來嗎？

是枝 是啊，是此後啊。同志的人也都這樣想。所以請爲同志而犧牲，以使得他們能完成這大事業。這實在是可痛心的事。這樣的請求，好像是無恥的樣子，但請爲了那大事而捨生。

磯磨介 不，這事業不是你一個人做得的，我也是想做的。不是因爲要做這事業，所以到今朝受了不少的苦惱嗎？我的真的工作，是在此後啊。

是枝 這樣說來，我更苦痛了，但你們無論如何沒法得救了的。爲了這事，我是怎樣地努力爭執了，但沒有法子啊……

磯磨介 是枝氏，我並沒有說要你救助，我不是這卑怯的人。不過說想工作啊。

是枝 但這不成功，倘使成，我也無須這樣請求了。所以，請爲了……

磯磨介 不，爲了別人去死，我總不甘願的。

是枝 我用武士之情來這樣地勸你切腹，你無論如何不聽嗎？

磋磨介 切腹是什麼的武士之情。一同舉事的人，自己得救了，却要殺我們父子，這是什麼的武士之情？到底還是敵人還是友人？這一點先請你明白說來！

是枝 請你不要說這樣的話……我也很苦惱着……這是懇求你……磋磨介君……我的心也請你諒察一下吧。

磋磨介 不，不懂的。這樣的隨性任意的心是不懂的。我們是被主人離絕的人，你們恐怕因此在輕蔑着我們吧。一定以為被主人離絕了的人，做了犧牲也不妨的吧。

是枝 這樣地把事情邪推起來……

磋磨介 邪推？什麼是邪推？一同起事的人，想始終都一同做事，這什麼是邪推？倘使是你，換了個地位，不知要怎麼說了？也請你替我們想想看，替要在這地方被白白地殺了的人想想看。

是枝 所以我也很覺苦惱啊……所以我也抗爭了啊……但是無論如何總不行啊……你固然是很苦，我也……

磋磨介 說來說去儘是同樣的話，我無論你怎樣說，決不能做那無信無義的人的犧牲。

是枝 那麼，這麼樣求懇你也不行。

磋磨介 說不願總是不願的。——好，你拔刀嗎？你想斬我嗎？能斬看你斬吧。你忘了寺田屋樓上寫的聯名書嗎？說要殺同志，就殺我吧。本意要來殺的，反迫人切腹而賣恩，那是很當不起的好，倘是來殺的，快來殺吧。

是枝 磋磨介君，求你，求懇你。我也一同切腹，請和我同死。求你，求懇你。

磋磨介 不，我不要你的性命。你要切腹，你自己切腹好了。像你這樣的人，從今天我不把你當朋友了，也不相信你了。（很快地把面前的刀抓了過去）好，能斬你來斬吧。我也有我的覺悟。你能殺的，殺殺看！

（是枝竭力忍耐着，在這話尙未說完之際，突然拔刀斬磋磨介。）

磋磨介 嗚嘿，你！（要想用刀對打，但因傷重，倒了下來。）

（河內介默坐瞑目聽着的，急走到磋磨介身旁）

磋磨介 （倒在地上）嗚嘿，不甘心的。

河內介 磋磨介，傷很重，讓我來除去你的痛苦。

磋磨介 嗚嘿，不甘心，不甘心啊。

河內介 (從磋磨介手取了刀) 磋磨介，父親替你介錯啊。

(河內介替兒子介錯了。把刀上的血拭淨，徐徐再納入刀鞘。再脫了他的外罩，覆在兒子的死骸上。)

河內介 (向是枝) 給你看了難看的一幕，真沒面目的。

(是枝斬了磋磨介一刀之後，即退回二三步，就擺開步位，等待着，看了河內介的動作，一步步把那緊張鬆懈了。等到對方向他說話，他突然伏在地上行禮。)

是枝 田中君，對不起，對不起。

河內介 (注視着是枝)

是枝 磋磨介的仇人，請你把我，充分地……

河內介 (安慰他) 是枝氏。

是枝 我允諾這個差使的時候已經決定了的。況且已經下手殺了磋磨介君……請你，請你任意處置我。

河內介 是枝氏，說什麼話？這一點事就慌起來怎好？有志於回天的大事業的人，這樣子怎好？

是枝 但是，我已經……

河內介 那麼，你要使我們的死成爲白死嗎？我兒子說的話你怎樣聽的？你以爲只是一種怨謗嗎？我不知

有多少次想叫他住口了。但我終不說出。這想要你心上深深地刻印着世上有這樣執着於維新的義舉的人，我雖然不說一句話，但是抱恨的心思是比兒子強百倍的。爲什麼你不要把我們這種志向保持了活下去？爲什麼不想把這志願使它成就起來把這志向活下去，而使它成就，那不是活着的人的義務嗎？

是枝（縱聲號哭。）

河內介 只看見了一個人的血，就這樣懦弱起來怎麼好！真的悲壯事情是在這後來的。是枝氏請你鎮定了……此後是你們的時代了。請你請你們好好地幹啊！現在，我的志願，只有這點了——那麼，我照你的指引，現在切腹了，對不起，有勞你做介錯。

是枝（無言）

河內介 怎麼了？站起來預備啊！……是枝氏，是枝氏，……你還沒有懂我的話嗎？

是枝 不，那是明白了。

河內介 那麼請啊。

是枝 那麼，沒有法子（無力地站起來。）

河內介（預備着切腹。）

是枝 你有什麼遺言嗎？

河內介 請你代向同志問好。

是枝 (拭着淚) 知道了。

河內介 那麼要勞你做介錯了。

(河內介用刀刺入腹部。是枝站在後面用刀斬下去，但因脚跟着不定，故斬錯了。)

河內介 (忍耐着苦痛) 不……不要心慌。——這裏啊(用手打頭顱)。

是枝 (決然地) 對不起。

(斬落了首。但是枝拖着刀，像發了呆似的，暫時木立。又無力地突然坐了下去，暫時還茫然自失的樣子。)

(突然，把二個頭拉過來，像抱一般放在臂間。注視着頭，像要把那二人的面貌永遠刻在心上的樣子，淚不絕不休地滴下來。)

(又把頭放在面前，用手去掩閉了開着的眼。但很不容易閉上，很久押着那眼臉。再從懷中取出紙來，靜靜拭去首級飛濺着在面上的血跡。)

(外面風聲益加猛烈了)

——幕——

(依日本戲曲全集本譯出)

同志

四四

星亨

中村吉藏作

第一場

時

明治六年

地點

橫濱稅關

人物

星亨，神鞭知常，柳公使，稅關吏，門房，屬官等。

稅關長官室，正面的壁上有掛鐘，左右的大玻璃窗開放着，可以看見橫互的一道青碧的海的水平線，右方是門，左方的壁上，掛張着海圖之類，一角上有通到露臺去的玻璃門，露臺的旁邊有稅關棧房的紅色三角形大屋頂突出着，在大屋頂和稅關的房子間的空處，高聳着棕櫚樹的枝梢，二分了的海的背景。室內的左方，置有關長官用的桌和椅子，右方的一角有較簡陋的桌和椅子。

幕開時，二十四歲的稅關長官星亨，很神氣地穿着長官的制服，帶着金絲邊眼鏡，口嚼雪茄煙，歪斜在椅子上，翻看着英文書，右方的桌邊，有年紀相傲的神鞭知常，攤開了文件之類，吸着紙煙。

神鞭 領事先生不是要囑囑地來說話嗎？到底那 *Queen* 字譯做女王或女皇，那一個不錯呢？

星 （環視一周）女王啊……女王已足够了。

神鞭 在公文上譯做了女王，說起來和世界大國的體面有關了，其實兩方面都差不多的，紅毛的外交官，却又是會搭架子的……照你的樣子是想貫徹到底的吧，常常把那些老是倨傲無禮的東西，折辱折辱，原是痛快的，可惜頂緊要的外交部却不爭氣，很怕事，到後來不是很討厭麼？

星 （微笑）外交部的腰背不硬，牙痒痒地可恨，所以代他撐腰作硬啊，這樣常常受紅毛人的欺凌是不行的。

神鞭 這我也是大贊成的，但是這不使費了多大的心力推薦你到這位置的人為難嗎？

星 陸奧嗎？有什麼為難呢，他也是骨硬的人，一定歡喜的……本來我是謝絕不幹的，他硬勁地勸我，所以勉強屈膝來做了什麼官僚的，況且除了出身於薩長藩閥以外的人，做了小官也沒有什麼上進之路的，反正前途是很明白的囉（吹一口雪茄煙）。

神鞭 唔，真是這樣的……打倒了德川幕府，却換了一個薩長幕府來，真是豈有此理，這樣的明治維新，也是虛有其表了。我們實在不能這樣安然地坐視，感得有要做一點什麼事的責任。

星（冷靜）今天是印度號從上海開來的日子……不久就要到了吧。

神鞭 是啊……那船才是出名的偷稅船，這一回真個捉牢它啊。

星（點頭）唔，我是等着它的……今天決心要不放過它了。

神鞭 好……這真愉快了……不過，那個外交部還老是那樣的但求無事主義，躬腰曲背的樣子，所以紅毛人的公使來說話起來，一下子就糟了，此地特地辛辛苦苦做的事，也許被不知不聞地打消了，那麼豈不是徒然的費力呢，只有極力把問題擴大，取那喚起國內輿論的手段。

星 唔，總想好好地大幹一下了，由舊條約所訂定的很低的關稅，也收不起來，却開眼閉眼地看着偷稅船的進進出出，取這一種方針，真不是道理，紅毛人是越來越得意忘形了……

神鞭 這回真是要教給紅毛人看看，日本男兒是個什麼樣子的。

星（吹着煙）唔，要教道他們日本國不是無人島，也有稅關的。

門房（叩戶進）喏……報長官，現在有個柳公使的屬官來了，說公使要趁午後一時開行的亞綏亞尼

號，請快把小船放出去……？

星（冷靜）這是什麼意思？

門房 是，是從前，這樣的事體，由稅關上服務的是慣例……

星 現在稅關上也還做着這些不必要的事吧。

門房 喏……（躊躇）……實在……每逢政府的高位高官的人，到外國去時，總是這個樣子的。

星 這樣的麼，這些無益的事務，我們沒有工夫管的，回絕他吧。

門房（感着困惑的樣子）是……但他是這次派遣到英國去的柳公使啊……

星 他們弄錯了，把稅關當做渡船公司了，把渡船公司的地方教給他們去，說關長官這樣說好了……

門房 是（惶惑而退場）。

神鞭 哈哈，屬官這傢伙，一定要眼睛都彈出了。

星（微笑）也許是這樣的，總是這一班人頭腦太壞了，理所當然的事情也不知道的。

神鞭 公使大人也一定像汽鍋一般滿頭噴出熱氣來了。

星 那麼就用了這汽鍋去航海倒是正好。哈哈。

神鞭 還有說過的印度號的事怎麼樣辦呢？倘照前回所講那樣溫和的手段，便扣不住脫稅品，可是倘若借了警察力，又反而有被詰責之虞。

星 什麼，他們是白晝公然做着惡事，所以此地無論怎樣辦，都合於正義的，大可不必爲了目的而選擇什麼手段。

神鞭 倘使要顧慮到手段，便是隔了一百年也不能捉住他們的惡事的，這自然不必管到用怎樣的手段，不過……

星 要借警察之力，總有點不大好，別的方法也不是沒有，這不是你已經允許替我想出個什麼好方法來的嗎？時間已經緊迫了。出了很像樣子的月薪雇用你來此地，並沒有什麼工作，原是爲要在這些地方得着些用啊。

神鞭（苦笑）說出這樣刻毒的話來……可是特別上好的辦法一時也想不起來的，還是照前次會和你談過的法子做吧。

（叩戶聲，由門房引導着屬官裝模作樣登場）

門房 把長官的說話對他說了，他說這事情一定有錯，不相信，要自身來見你說話（行禮退場）。

星 (默不發言看着屬官。)

屬官 (搭架子咳一聲，徐步進) 你是長官麼？

星 是……有什麼事情？

屬官 該是你已經知道的事情，就再說一遍也不妨。這回，柳公使拜受了大命，到英國去，要趁今天午後一時開船的奧綏尼亞號動身，現在已經到了此地，休息着。他吩咐快預備小船渡他到大輪船去，請你趕快一辦。

星 你是弄錯了，已經對門房說過，倘是如此，把船公司的地點告訴他們，你去問就行了。

屬官 (發怒) 這豈有此理……在這時候以前的稅關上，一直做這樣事體到現在了……況且不是別的，是柳公使受了皇命到英國去……

星 (遮住他的說話) 是知道的，知道的，真對你不起……所以說要預備小船，引你們到船公司去。

屬官 (焦惱的口調) 你是什麼了？以前一直是由稅關上代為照料的，到底你是幾時到此地來的，說了那些失禮的話，是不行的啊。

星 一直就這樣做着，那是錯的……稅關上已經有很多的事够忙了，此後把兼營的船公司業務，全都改

掉……。

屬官 是柳公使啊……柳公使啊……你不知道他的高貴的身分麼？放出一隻小船，不是沒有什麼大關係麼？

星 （坦然的樣子）誰都是一樣的。

屬官 （益加惱怒）說出這樣失禮的話來，你想還能做這個職司麼？倘使把現在這一句話去對公使說了，會生出什麼結果來，你知道麼？

星 （手裏仍執着雪茄煙）你就把這句話去對他說好了……還是不到船公司去，也悉聽尊便。

屬官 （抖顫着嘴唇）失禮的……失禮千萬的……你留心着……（大怒着，用力碰上門而退。）

神鞭 （不禁要哄笑的樣子，掩住口）碰到了這硬木是不敵了，這樣判官也沒有法子，哈哈哈哈哈。

星 這是什麼笑話？

神鞭 學一套的謠曲如何？

星 有這樣閑工夫，還是讀讀英書啊，我們都不是可以寫意的時候。

神鞭 但像你這樣子太單純了也不行，我稍稍學一點謠曲，很有趣，很悠暢的。

星 休，不要去弄這些，近來那些無事幹的公卿和瀕於沒落的士族之間，很流行的樣子，那正是亡國之音啊……我們爲振興國家有很多的要拼死去幹的事啊，印度號就要到了。

神鞭 先刻說話被人打斷了，取前次講過的那個非常手段怎樣。（起來走到他旁邊，用小聲講說。）

星 唔……唔……那個嗎……唔……（點着頭）

（叩戶聲，門房慌張地進來。）

門房 柳公使大人親自來了。

星 嘿（微點頭）

（柳公使帶了先刻的屬官及四五個從者，昂然進。）

屬官 公使大人自己來了，開船的時刻已漸漸近了，不要多說閑話，即刻快把小船放出去。

星 （不說話，起立行一禮。）

柳 你是稅關長官嗎？

星 是……有什麼事情嗎？

柳 （顏面神經緊張）事情應該已是知道的……預備送我上奧綏尼亞號，時間已經沒有了。

屬官 趕快一辦，大人是很性急着。

從者 假使不立刻開，趕不着了，那才是闖禍了……啊，已經只有半點鐘了……（喧嚷地亂說。）

星（冷靜）此地是稅關，我們不能效勞辦那些事……已經回絕過你幾次了，你該已是知道的……

柳（威壓的樣子）以前一直是這裏的稅關辦的事，你沒有明白吧，是很緊急了，快放小船。

星 稅關上辦這些事是錯的。外交部也不該願意叫我們做錯的事。

屬官（還要糾纏不清地說着道理）這已是火急的時候了，太可惡了。

柳 你住口……船開的時候近了，快給我預備……我命令你。

星 這種命令到船公司去下好了……着人引導你去吧。

柳（興奮的顏色）這樣說了，你還不懂麼？我是受了皇命到英國去赴任的，萬一趕不着這船，是很失儀

了，即時預備把小船放出去。

星（冷靜）你大人是受着皇命的，但本官却未曾受着送大人上奧綏尼亞號的皇命，此地是稅關，我不

能受你大人的命令，很對不起，這是沒有法子的。

柳（沉默，注視對手。）

屬官（徻徻無策）不受公使大人的命令嗎？

星（沉默）

（海上汽笛的鳴聲，大鐘的振子的聲音也鏗鏗觸耳。）

柳（看窗外）這是再不能緩慢了……喂，拜托你吧（軟懇的調子），請爲我謀一點便利，趁不着了是不行的……喂，拜托你了。

星 是你拜托嗎？是嗎？

柳（拭去額上的汗）啊，請特別爲我想個法子……拜托你。

星（輕鬆的調子）倘使你拜托，那麼想想法子看吧……喂，請你喊個人來。
神鞭 是……（開着門）是關長官叫喚，來個人。

（稅關吏二三人跑進來，並列着。）

稅關吏 有什麼吩咐嗎？

星（快快地說）是，快船一隻，立刻放出去，立刻……送公使大人上奧綏尼亞號……懂了嗎……立刻。
稅關吏 是。

星 趕緊，趕緊，趕不上是不行的……

（稅關吏急忙地出去。）

星 請馬上那邊去吧……放心好了，決不致於趕不上的……

柳 真是多費心了。

星 啊，請勿客氣（送一千人出。）

神鞭 （取出望遠鏡來）趕緊，趕緊得真好，星這人真是像小兒般的大人啊，是像大人一般的小兒吧。

……（這時汽笛又發長鳴，神鞭拿了望遠鏡到露臺上去看望遠海。）

星 （進來，苦笑而到桌邊。）

神鞭 （改容的調子，在玻璃外面說）關長官，印度號進口了的樣子。

星 （走到露臺上去）是嗎？……（取望遠鏡。）

神鞭 那防波堤的那邊，有一縷黑煙的像是。

星 唔……的確是的……哈哈，這邊是公使的一羣在去，都是像煞有介事的面孔。

神鞭 是很嚴重的樣子，我恐怕要鬧出什麼事來了，幸而他們改了態度，有了個好好的着落。

星 說受了拜托從越後也來搗米的，哈哈。

神鞭 公使大人也面色發青了的樣子……

星 是自由平等的實地教訓，……啊，這次輪到印度號了，……這次真要對不起了吧。

神鞭 那麼……（低聲說話）。

星 唔，好吧……有點鄉下演戲的樣子……好的，立刻叫家裏的書僮吧。

神鞭 我們是裝作不知道的。

星 唔……這是當然的。

（汽笛不佳叫，遠遠有柳公使萬歲的喊聲。）

（舞臺迴轉或暗轉）

第二場

地點

橫濱碼頭的一角

人物

碼頭小工，賣點心的中國人小孩，書僮，稅關吏其他多數人。

碇泊在棧橋邊的汽船，可見其用黑及紅漆抹的船腹的一部分，一面堆積着貨物，連着棧橋邊的廣場，羣集着碼頭小工，有剃髮的也有蓄髮的，也有把拾來的破舊帽子帶在頭頂的。其中有在穿着馬的腹布，也有在以糠袋包學丸，大抵三五成羣各自集合着，在地上休憩着，到船上去賣食物的中國人孩童提了箱盒，通過棧橋。

碼頭小工一 喂，中國老，有什麼吃的東西，看看？

碼頭小工二 已經過午刻了？喂，有肉饅頭什麼嗎？

中國人 沒有，沒有（搖頭）。

碼頭小工三 喂，叫你過來啊……不來嗎？

中國人 都賣完了，沒有，沒有……

碼頭小工四 說謊話是不行的，還有賣賸的吧。

碼頭小工一 你不是做生意嗎？說看就拿來了。

中國人 你們，沒有錢，白吃東西，馬鹿馬鹿（說了逃走）。

碼頭小工等 說什麼話？……這中國老！（大家齊立起來，圍打中國人，踢打，把箱盒弄翻，許多黑手爭奪，中國人發出悲鳴。）

（一個書僮到來，發出叱責一般的大聲。）

書僮 喂——喝……做什麼事？

中國人 老闆救救……這些小工常常做壞事……賊骨頭。

（碼頭小工慌張）

書僮 什麼，賊骨頭？日本人賊骨頭是不行的。

中國人 搶取點心，不給錢，是賊骨頭。

書僮 拿了多少點心？

中國人 賣賸的點心都給搶去了。

書僮 （把銀幣投入箱中）這是點心錢，那好了吧。

中國人 謝謝多謝謝……我得救了……謝謝……

（行禮而急急退去）

書僮（苦笑，以手招小工，有一二人過來）你們這樣鬧法太過分了……這裏頭腦在嗎？

碼頭小工一（進一步）啊……不知是那裏的老闆，即刻靠了你福，吃了東西，多謝你了……實在，錢是想這回做出工錢來就還的……

碼頭小工二 真是對不起了……倘使是警察的老闆，也請看過這一次，以後大家留意決不再犯了。

書僮 不，我不是那裏的人，有點要托你們的事情，想看看頭腦。

碼頭小工一 啊，這樣的嗎，頭腦現在不在這裏，我是代理他的，你有什麼事情呢？

書僮 你們中間，有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逃離開這個碼頭的獨身者吧，而且要是力氣大而身體強壯的人才好。

碼頭小工一 喏……這些人是要多少有多少的，要來是做什麼用呢？

書僮 請你替我挑出二十人來，事體再對你們講，是賺錢的事情啊。

碼頭小工一 喏，是賺錢的事情嗎？那很好，馬上給你叫齊來吧。

書僮 那麼，帶他們到這貨物堆的後面來（他先走到那地方去蹲在地上）。

（碼頭小工一，左往右來和他的同伴交談着，就集合了人數，引到書僮身旁來）

碼頭小工一 喏，老闖，這裏都是無家的，你把事情說出來吧。

書僮 啊，辛辛苦苦了，實在是祕密的事，（說話之間從錢袋裏取出鏘鏘的銀元來）好，請每人先分給一塊錢，這是預付的工錢。

碼頭小工一 嘿……把這個分給他們嗎，（躊躇着的時候，四方的黑手伸過來，怒號着而分配）

書僮 不是別的事情，先刻印度號從上海進港來了，現在就要起貨了，那船時常裝那些寶石類，貴金屬類，毛織物等等高價上等的貨物，而且是公然地偷稅的，你們也幫忙着的吧。

碼頭小工一 是，因為我們也是看上這一點的，同伴中更像等俟情婦一般地等候它。平常做了一天，至多只有天保錢十個十五個，做了一天一夜也不過二十五個，真是沒有法子的。到了偷稅的東西，却可以賺到二倍或三倍，大家都得救了。

碼頭小工二 真是不錯的，倘使不是偶然有這樣的收入，花煙間也不能去，真是……

書僮 可是，把那偷稅品計算起來，每年國家却受着幾十萬幾百萬的莫大損失，第一，還看輕我們日本國，不把條約遵守，這國的體面是喪盡了，你們不覺得可恨麼？

碼頭小工一 （苦笑）嘿，這樣說起來，原是這樣的，可是我們只不過是每天尋口飯吃吃的小工。

碼頭小工二 無論怎麼講，總是工錢多些的好。

小工們 ……全是不錯的……

書僮 唔，照你們的身份說來，這樣想也不是無理的，但在現在可否請爲一國之故而盡力一次呢？不是什麼難的事情，本來你們把偷稅品運搬到商店的棧房裏去，今天只要變個方向，把它搬到稅關的棧房去就行了，現在的一元是定洋，做得好還可以再給三元，五元也說不定，而且暫時逃開此地的時候，也替你們想好法子，不叫你們吃苦，怎樣你們幹也不幹？

碼頭小工一 怎樣？兄弟們……

碼頭小工二 這樣嗎，這樣一時拿進許多錢，好是好的，不過後來好像有可怕事。

碼頭小工三 真有點太好的樣子。

碼頭小工一 老闆是稅關上叫來說的吧？

書僮 是的，這是很祕密的，決不可對別的人說，這一回的稅關長官是個很厲害的人，要想做這樣放膽的事情來懲戒他一番，倘使你們不好好地聽話，那一元要收回而且認爲是偷稅的幫犯，立刻逐出這碼頭，這也不妨嗎？

碼頭小工一 這是不行了……怎樣？兄弟們下個決心幹一下吧。

碼頭小工二 好，幹吧……看了這亮晶晶的銀元面上，也是不能搖頭的。

碼頭小工三 照啊，照啊，況且說爲了國家，更當如此。

碼頭小工四 我們也都是日本男兒啊。

碼頭小工五 雖則衣衫襤褸，也總是日本男兒啊。哈哈。

書僮（滿足的樣子）唔，大家都決心來幹。

碼頭小工一 可是老闆，搬物事的時候，紅毛的掌櫃，亮着他的碧眼監視着的。

書僮 那東西，打他好了。

碼頭小工二 後來不要緊嗎？

書僮 什麼，怕什麼，是盜賊的羽黨，倘使來遮攔，把他拋到海裏去好了，可是頂好不要使他受傷，打死了是更加不好，這裏要大家留心，不要做得太過分。

碼頭小工們 得了這樣的許可，我們很歡喜起來幹的。

碼頭小工們 打架起來，大家是不會退縮的。

書僮 可是，不要弄錯了主意，把事情弄糟。

碼頭小工一 這個我是知道的……把塊小紅布縛在棒上，揮動着做暗號，就打上……兄弟們好麼？

（碼頭小工們點頭。）

書僮 好，說話是決定了。事情辦好之後，大家偷偷地到稅關棧房裏面的小屋來集合……我在那邊等着吧……那麼拜托了。（退出去）

○ 有趣的事情來了。

○ （弄着銀元）不是着了鬼迷嗎？……這物事倒是初次捏到手啊。

碼頭小工一 掌櫃的在那邊揮旗打着暗號了，到棧橋去啊。（徐徐去）

（海上汽笛長鳴。）

（棧橋上，日本人、西洋人、中國人等種種裝束的搭客羣衆，雜亂地通過，在這中間有穿來穿去的肩着行李箱篋的人。）

（棧橋上行人已稀少時，先刻的碼頭小工們，從碇泊着的汽船蔭裏出來，一個個背負着貨件，要向着左方去的樣子，忽然變了方向，向右方走，西洋人掌櫃 A 跳出來，「噓噓」作聲，指着左方，工人裝作不

知仍進行，掌櫃大步追去，用脚踢小工，接着另一小工也搬了貨件向右方去，掌櫃跳過去打他。）

（碼頭小工一揮着做暗號的棒上小紅布，空手的小工都集攏來打掌櫃，開始亂鬥。這中間小工把掌櫃從棧橋上擲到海裏，立刻把貨物向右方搬走，就不見了。稅關的小船救起了落湯雞一般的掌櫃們，拉他們到棧橋上。）

稅關吏甲 你沒有受傷嗎？

掌櫃 A 謝謝，謝謝……真險極了，靠你救了性命。

稅關吏乙 真是飛來的災難。

掌櫃 B 謝謝，謝謝……橫暴的，很討厭……重要的貨物怎樣了。

稅關吏甲 那是寄存在稅關上的罷，請一同去。

掌櫃 A 謝謝，謝謝……。

稅關吏乙 喂，你也一同去吧。

掌櫃 B 真多謝你……多謝……。

（連同了去。）

第三場

地點

仍是稅關長官室

人物

星亨，西洋人掌櫃 A，B，巴克公使，A 國領事，B 國領事，其他第一場的人物多數。

神鞭知常拿着望遠鏡在露臺上，望着海上，星亨在室內和稅關吏甲乙相對坐着。

稅關吏甲 偷稅的貨物都已搬運進來了，從什麼地方裝出，交什麼地方那一家商店收，都一一調查來了，是這樣子的（把簿子取出來）。

星 （看簿子）唔……這就行了……辛苦你了。

稅關吏乙 他們當做把貨件一一核對清楚了，就可以發還的，有這一心情願的心思，好像等候着這裏去問的樣子，什麼都一齊說了出來，完全是招供了。

星 （微笑）哈，怎樣嗎……不要臉的……喂，神鞭……。

神鞭 （進來）有事情麼卸貨像已經完了的樣子，別的什麼可疑的東西也不看見。

稅關吏甲 這回是辦得很好了。

星 像是如心稱意的樣子……神鞭君，快把那偷稅品的目錄抄出來，把沒收公賣的處分命令揭示出去。

神鞭 是……愉快啊……。

稅關吏 掌櫃們怎麼辦把沒收公賣的處分向他們宣告吧。

星 帶他們到此地來。

（稅關吏甲，乙退場。）

神鞭（寫着文書）看見了這個，領事們一定倒豎了眉毛咆哮進來吧，在他們看來，這是碼頭上起了海嘯的大事件啊。

星 呵呵呵呵。

神鞭 外交部也要像遭了海嘯一般地大鬧起來吧，寺山先生要不是睜圓了眼睛跌倒才好……。

星 呵呵呵呵。

（門開，西洋人掌櫃的A，B由稅關吏甲乙引導進，稍行禮。）

星 (吹着雪茄的煙) 啊，你們是落湯雞了，不要受了感冒？

掌櫃 A 不妨的……把貨物的事辦好了就回去換衣的，請快給我們做發還的手續。

掌櫃 B 真倒霉了……咽了海水不少，鹹苦的……鹹苦……

星 真對不起你們……不過保全了性命還算好的……

神鞭 恰好有稅關的船巡過，你們的性命是拾來的。

稅關吏甲 是運道好啊。

掌櫃 A 謝謝……謝謝……真不知怎麼樣謝才好哩……

掌櫃 B 全靠你們救了性命……這我們決不忘記的。

星 沒有什麼負傷吧。

掌櫃 A 是，沒有什麼傷，只有小臂上稍微擦破了一點皮，在要爬到棧橋上的時候……

掌櫃 B 我的手筋有些痛，但不礙大事。

星 唔，那還好……還好。

掌櫃 A 那貨物馬上可以發還我們麼？

掌櫃 B 雇了小工來搬可以嗎？

星 貨物啊，那個麼……？那是不會報過關的偷稅品，不能就這樣交給你們的。你們可以釋放回去。

掌櫃 A 什麼……偷稅的？

掌櫃 B 這個爲難了……我們願納稅金，把貨件交還出來。

掌櫃 A 以前這裏的稅關上不做這樣胡亂的事……

星（冷笑）以前稅關上對於偷稅貨品張眼看過的是錯的，我們要照條約上的文字，嚴重地處置，請明

白這一點。

掌櫃 A 這是不行的……你要這樣辦法，我去告訴領事。

掌櫃 B 倘使領事來說起話來，便不能善罷甘休了。真是奇怪的，一定稅關上的辦事人和碼頭小工合謀了做的。

星（仍舊噴着雪茄的煙）沒有這樣放屁的事……不論領事，不論什麼，來好了。我們有要對他說的話，

……

掌櫃 A（忽然哀求的樣子）先生，請你這一次放過了罷。

掌櫃 B 都是出了大價錢購進來的東西……稅金要多少都可以出的……

星 不行，到現在才說出納稅已是沒用了，倘使是高價的貨物，早就來報關好了。以後要好好留意。

掌櫃 A 以後總留意，這次請你恕過了，我們懇求。

掌櫃 B 懇求你啊。

星 說過不行了。你們可以回去了。

稅關吏甲 啊，回去，回去。

稅關吏乙 回去，回去。

（掌櫃 A, B 怨恨的表情，被稅關吏甲乙從背後推着出來，姍姍地退場。）

神鞭 哈哈，這樣，那積年的鬱忿也可以一吐了……啊，快些把揭示貼出去吧（出去）。

（星亨吹着雪茄的煙圈，很愉快的樣子，在室內走動。）

稅關吏甲（進來）在底下嘮嘮叨叨地說不清，到底趕了出去，他說，大家約通了做的事體，要領事來提強硬抗議，把你東洋黃面猴子的皮一張張剝下來，這樣痛罵了才走的，很不甘心的樣子。

星（苦笑）說東洋的黃面猴子……哼？

稅關吏甲 總是以以前稅關上辦事太軟弱了，說是紅毛，總先讓他二三分，所以把他們驕縱慣了，這一次才真是快心的。

星 黃面的猴子也不一定比白面的猴子，智慧低下一點，現在還要狠狠地教導他們一番的。

稅關吏甲 從此以後，再也不讓他們漏稅了，用這方法着着做下去好了。

星 身分雖則有高下，人間的眞價值却以是否正當地履行他所分配的職務而定，條約被人視爲破紙，却怕着紅毛人不敢說話的大臣，還是能够着着押扣住那偷稅貨件的稅關吏員，更加偉大，此後要出勁啊。

稅關吏甲 是，受你的指導，我們要大大地幹，大家都這樣說，這一次的稅關長官，年紀雖然小，却很有決斷，非常爽利的，在這樣長官之下做事，才有做的好處……這不是恭維你的話。

星 這樣嗎……這樣的吧。

神鞭 (開門) 領事會齊了來了……

星 哈哈來了嗎？領他們進來。

稅關吏甲 是……(退場)。

神鞭 先生們是滿面怒容呢。

星 白面猴子變成了紅面猴子嗎，哈哈。

(A國領事和B國領事連同了進來，近身來伸出手來，與星握手爲禮。)

星 啊，請坐，請坐。

A國領事 謝謝……因爲巴克公使有要和你講談的話，現在到了此地，叫我望望你。

星 這樣麼？……巴克公使？

B國領事 我們來不是別的事情……是關於今天從上海開來的印度號船上貨物的事情……我們的商人是都困惑着，請把貨物發還他們。

A國領事 巴克公使也是很耽憂着的，這倘使弄成了國和國之間外面交涉，便有很討厭的事情，爲日本計也是很不好的，所以這回請暗暗發還了的好，雙方都是便宜的。

B國領事 請照這樣辦吧，當然相當的稅金可以叫他們納付的。

星 啊，那事情嗎，那個去看前面的告示板好了，已經照條約的所訂，揭出沒收的處分，宣告公賣了。

A國領事 噯……沒收……公賣……那太兇了……不合法的……趕快去取消吧。

B國領事 不是商人們有惡意做的事，全是因爲不注意之故，不要沒收了……叫他們出一點罰款吧。

星 不行，做偷稅的事，顯露了之後，雖說肯納稅金，也是不行了，請把這地位換一換想想看，日本人到你們國裏去，犯了偷稅的事時，事後納了稅金，稅關上可以好好地把貨物發還他嗎？

B 國領事 這是空道理……那些商人們這樣要受着大損失是很可憐的，所以我請你酌量這個情形。

A 國領事 這些事件倘使常常起來，貿易公司全都要破產了，大家逃了回去，這海港也就變成從前一樣的漁村，爲日本計也是不好的。

星 (苦笑) 在商人們大受損失之前，日本到今天爲偷稅之故，不知已經受了多大的損失了，不納關稅而行密輸入的不正商人，是想一個不留都逐出去的。

A 國領事 (憤然) 你要扣押漏稅貨物，要用正當的手續來扣押才行，那些無賴漢小工一定是你去吩咐的。

B 國領事 這事情到外交部去談判，你這也不妨嗎？

星 我們不知道，要怎樣，聽你尊便好了，沒收的物品，明天就公賣……只有這樣。

A 國領事 你太頑固了。

B 國領事 你太強項了。

星 無論怎樣說是不行的，請你們回去吧。

A 國領事 失敬的話。

B 國領事 不懂禮節的。

門房 (在門口出現) 巴克公使說要見你……還說要領事先生去一去……

A 國領事 這樣嗎……

星 啊啊，領他到這裏來吧。

(門房，二領事退場。)

星 忘八羔子，哈哈哈哈哈。

神鞭 這一回是巴克公使來了，有點厲害，和卽刻的忘八羔子們不同的。

星 唔……這一次是忘八羔子了。

神鞭 這一回是忘八羔子了，哈哈哈哈哈。

(叩戶聲，神鞭出迎，引巴克公使進，公使戴着鼻眼鏡，用傲慢的態度慢慢走進來，神鞭就此退。)

巴克公使 (伸出手來) 日安。

星 (握手) 日安。

巴克公使 我今天來送柳公使的行，想起了這事情，順便到這裏來，那不是別的事，是爲了 Queen 的譯語的差誤，請你把這改了一改再送來。

星 啊，那個嗎？那不會有什麼錯。

巴克公使 不，女王的譯語是錯了，那是女皇……因爲女的皇帝所以是女皇才不錯，否則是不敬了。星 倘是 Empress 那是女皇，但 Queen 是沒有法子譯做女皇的，女王就可以了，是你想錯了的。

巴克公使 不，因爲是女的天子，所以仍是女皇。

星 你是不大懂日本話的，當然說英國話你是不會說錯的，講到日本話，我們日本人一定比你多明白些，譯成了日本話的文字，沒有要你來說東道西的道理。

巴克公使 (漸漸有興奮的調子) 不過女王比女皇是要低一級，這個我知道的。

星 那麼不要用 Queen 這個文字而改用 Empress 就好了，請你向貴國照會一下就行。

巴克公使 不勞費心。

星 那麼譯語的事也不勞你費心的。

巴克公使（變了顏色拍着桌子）豈有此理……是對於我國王室的不敬。

星 不是不敬，是當然的事情。

巴克公使 ……你是不懂的，我直接去和外交部談判了。

星 請你隨意……

巴克公使（憤憤地起立，要動身，又轉來）啊，還有……另外的一件事，聽領事說起，今天印度號卸貨的時候，稅關上指使了無賴的小工，和掌櫃打架，打踢，後來又把他們擲入海中，做那些可惡的事，又趁這時候把貨件搬到了稅關裏，並不是漏稅的事物，却硬說是偷稅的，而處以沒收，這不是太可惡了嗎？請趕快發還吧，免得惹起重大的國際問題，現在我還可以不說話。

星 這件事我們沒有什麼可批難的。

巴克公使 倘使是漏稅的，爲什麼你不用正當手段來扣押？

星 我們用正當的手續，沒有什麼不正當的。

巴克公使 不是的，爲什麼指使無賴的小工兇毆，做那強盜賊一般的事情呢？

星（吹雪茄的煙）這些事一點也不知道，只聽說貨主和小工大相打，這也是每天有的，沒有什麼奇怪

……原是被拋到海裏去的人，恰好有稅關上的小船行過，救了起來，總算保全了性命，很好運的。

巴克公使（睨視）你無論怎樣說，我認爲是稅關的吏員做的事。

星 那麼，那一個吏員做的呢？請把姓名說出來，稅關上的人全是穿制服的，不是赤裸裸搬貨物的，所以吏員是吏員，小工是小工，可以明白看出的……

巴克公使（焦躁）稅關的吏員和小工商量好的，這我知道的。

星 那麼在什麼地方商量的呢？你知道麼？

巴克公使（含怒的口調）我，我不要再和你講了，關於 *Opium* 的譯語，戲弄我國，這一回的事，又戲弄我國。……不和你談了，到外交部去嚴重談判……

星 這是悉聽尊便了。

巴克公使 那貨物到那時止，不可妄行處分。

星 明日執行公賣。

巴克公使（咆哮一般）日本官員是盜賊……大盜賊……

星（赫然怒）什麼話……再說一遍看。

巴克公使 日本官員大盜賊……

星 說無禮的話嗎（攔其面）？

（門開，神鞭和五六個稅關吏進來）

巴克公使 好你打人嗎？不答應的……

神鞭 啊啊，不要動怒。

（推來推去，公使被推倒地上，大家打踢。）

巴克公使 做什麼事……做什麼事……

（領事們跑進來，要救出巴克公使又起亂鬥。）

星（站在旁邊看着）不要給他受傷……這就是我免官罷職的時候了，哈哈哈哈哈。

（混亂之中下幕）

第四場

時

明治十七年九月

星 亭

地點

新瀉，西堀通，不動院……自由黨北陸大會

人物

星亨，加藤平次郎，其他辯士，幹事，有志者，壯士，警長，警察。

旁聽者是在舞臺上及觀客席的一隅都散滿着。

內外拍手聲中開幕。正面是大殿，內面發黑光的大柱之間，張掛着幕帷，一邊上是揭出演說人稻垣示，廣瀨鎮三，南磯一郎，野崎榮太郎，寺島正節，小塚義太郎，安東和風，鱸信行，杉山重儀，森山信一，山際八司，高岡忠鄉，大竹貫次，加藤次郎，等姓名上面，載記着講演题目的細長紙條，像琉旗一般並列貼着，而最後的地方是揭着「政治的界限……大律師星亨」

高一的講壇上，披着紅布的桌後，立有二折的古舊銀色屏風。

幹事（立在講壇的右方）……噫，現在東京的自由黨本部特地派遣到這裏北越七州大會來的大律

師星亨先生的演說。諸位想都知道，星亨先生留學於英國很久，回國之後，就司法部代言人的職務，用他的學識和辯舌，使嘖嘖的聲名聞於天下，從加入自由黨之後，拋開萬事，非常熱心為黨及為國家盡力，是

我們大家所深深感謝的，現在就請他演說，請諸位靜聽。

（在拍手喝采及星亨萬歲的喧聲中，星亨帶着金邊眼鏡，穿着便便大腹的大禮服悠悠地走上了講壇）

（監視的警長和幾名警察，靠在左方的椅子上，翻開手冊，預備筆記，會上的演說者，有志者，壯士們也屏息靜靜聽着。）

星 諸君，我演講的題目，就是此地所揭出的叫政治的界限，簡單說起來，什麼物事都有界限的，政治也是這樣，也有界限，決計不是無限的，萬能的東西，而且倘使弄錯了，妄想做那是萬能的，對於什麼事情都出手去干涉，太多做了用不到費心，那才活該，要弄到不可收拾。原來這也不是現在的日本的事體，是更廣大的世界的事，倘使取俄羅斯和德意志的政府爲例，諸君都已知道的，像德國是已經開了國會的，不過那國會不過是紙上寫着的國會，一點也沒有實際上的權力，又如俄國，現在竟不會有什麼國會，是政府政治萬能之局，所以在我的演說中引例起來，是頂適當的了……從道理上說來，政府的職司除了二件以外，是並無其他的。第一預防外國來的侵掠，第二是維持國內的安寧秩序，就是爲防止這內憂外患，有了內務，外交，軍務三部，已經夠事了，此外是沒有必要的，而且有了也只是無用之長物。在募兵的方法上

過激的思想，又無限制地干涉，當做好事，在我國幕府時代這些事並不會一一麻煩政府的，也未必都是無學文盲的了，這樣說來，這些全是多管的閑事用不到的費心……

警長 講的人，注意！

旁聽者 這真是不要多管閑事……住口……好好地聽着……

星 ……而且，在他們的國裏，人有等級，那等級是政府以規則置定的，這個是大貴族，那個是小貴族，這是什麼那是什麼，等等的，那是很不好的（從旁聽者中對啊對啊的呼聲）。因爲人不是生來就有什麼貴賤的差別的，說貴的並不是生三隻眼睛，也和我們同樣只有二隻眼睛，而且他們的國裏的貴族，反而比一般人民還不懂事的更多，請看吧我們幕府時代的貴族——就是所謂公卿或者大名等等，很有無智的，所謂不辨菽麥的是很多的，若果如此，那麼貴族和平民並不是身體上有什麼差別，是政府特別用規則來製造出那些等級來的，這是中了政治萬能的妄想的毒，是越過了政治的界限而做了分外的事，但不好而且是有害於國家的……

警長 （起立敲桌）說話的……中止……

（聽衆發哄聲，警察滾蛋……好好地聽……少管閑事……不懂政治的界限嗎……等等喧聲一時

齊起。

星（看着警長）好，懂了……諸君，人間的等級，有天爵，即是應該由自然所授與的多或少，高或低來分別的……那個演題的姓名上面，不知是誰給加上了這叫做大律師的頭銜，大律師是代言人生意經上的招牌，不是可以寫出來給講演的人撐場面的名辭，這也是不知什麼人做的多管閑事了（拍手喝采）。

警長（徐徐走近去，拉他禮服的裾。）說叫你中止，你不聽見嗎？

星 聽見了，所以已經中止了，即刻的演說而說着另一種的演說……不是說日本，我們倘使辦理俄羅斯的政治，一定斷然停止此種徒然的意外的有害的事。倘使我做了我國的執政大官，決不做這些事的。

警長（走上演壇）請住了口……住了口……我認你的演說，有妨治安，命令解散中止……趕快走下講壇來。

星 什麼？因為有妨治安，所以解散中止；到底在什麼地方有妨治安的？

警長 這是不能說明的，一定要知道，請你到警察局來好了。

星 我們不是想到警察局裏所以來問的，因為你要中止，所以要問你什麼地方有妨治安的。即使我一個人不說話承認了，倘使集在此地旁聽的二千人不答應，那不要說解散而且怕還要鬧出大亂子來了，你

倘使歡喜這樣的，那也不妨，至少你倘希望安穩地解散的，那就有要說明的義務，到底什麼地方是不好的，請你說出來啊？

警長（暫時沉默——漸漸開口）演說全部都不行。

星 這是可笑的，……你說演說全部都不行，但我只演說了一半，將要慢慢地移到本題上，爲什麼你現在就知道全部都不行呢？

警長 唵，……那是……

星 還放在我肚皮裏的東西，你不會有知道的道理吧，到底，法律你懂不懂的？

警長（躊躇）……唵……那是在職務上必要的事情是知道的。

星 那麼問你，照集會條例上看來，演說會的開或閉，是由最初提出請求的會主或發起人負全責任的，辯士不過對於自己所講的演說負責任而已，但是你對於並非會主也不是發起人而只不過是辯士的我們，下中止解散的命令，是違反法律的，條文中有中止，或解散的文句，不是說中止了一定要解散，你真懂法律的麼？

警長（暫時沉默）……這裏不是和你講論法律，本官是以職權來命令中止而且解散。

星 這是你弄錯了的，對於辯士命令解散是違法的，所以也就沒有效力。

警長 （激怒的調子）但本官以職權行施此事，倘有不服的，到警察局裏來好了。

（講演的人和有志者走過來勸住星）

幹事 （起立）諸君，你們已經知道的，現在受了中止解散的命令，很對不起，演說會是閉會了……不過演說會雖是閉會了，但仍照預定，續開懇親會，有志者請大家自由參加，座位請仍舊，不必變動而旁聽，不旁觀也不妨的……

警長警察 大家出去，回去……解散了……解散啊！

（有志者齊起立抗辯……已不是演說會是懇親會……你們才該退去的。）

（橫暴啊……太專制了……打啊打啊……回去，回去……場內有哦阿哦阿的喧噪聲。）

警長 （用力的調子）現在演說會中止解散了，我們且回警察局一次……但是若使借了懇親會之名而濫發煽動民衆的言論者，決不恕宥的……有適宜的取締佈置着，請大家留心着。

旁聽者 ……沒有你們的事了……不要再搗亂……回去回去。

（警長命警察撕掉演題的紙，把演壇和銀屏風也取去，更將幕帳拆下）

幹事 佛前要表一點敬畏，請把幕帳放着……我們等一回拿下好了。

警長 黨員留在這裏，旁聽者非回去不行……大家回去……回去了。

幹事 大概都是出了懇親會會費的，不是僅僅來旁聽的，不要太壓制了，發生意外的大事……請萬事讓發起人來管吧。

警長 唔……那麼，你們要負完全責任的……好吧。

（警長警察退場。）

幹事 諸君，現在就開懇親會，要分配點心和酒了，請大家到這邊來。

（一部份的人由觀客席走到舞臺上）

加藤 喂，諸位……來圍了星君圍坐吧……坐舒服了，大家再好好地談。

幹事 （向觀客席）那邊諸位的點心和酒，因為人數太多，一時還分配不到，還要等二三十分鐘，請大家原諒幹事的照應不周，請大家稍等候一回吧。

（舞臺上有圍了星而作圓座的，分着點心和酒開始酬獻，燭火是拿進來了，談笑開始活動。）

幹事 星先生的法律談，倒使得他們一時為難了。

加藤 哈哈，星君的屁理是有名的……可是大概的對手，總被難倒的。

星 屁話，對手說出屁理來，此地就用糞理去難倒他了，哈哈。

有志者一（微醺的口調）獅子搏兔，施其全力，是先生的戰術吧。

加藤 兔後面有叫做藩閥的大妖怪，所以難敵了，哈哈。

有志者二 俄羅斯和德意志的實例却好了，總有點覺着刺痛吧。

星（看轉來）雖不是政治的界限，這樣周圍被帳幕圍住了總是侷促的樣子，撤去了怎樣？

幹事 不過佛像是看見的……撤除嗎……

（二三人起來，撤除幕帳，護摩壇的那邊，尊身的不動明五的立像，在煌煌的燭光中儼然出現護摩的煙也冉冉地上昇。）

星 啊，不錯，這裏是不動院，那就是本尊嗎……唔，威勢好極了……握住了降魔的利劍，站在猛烈的火燄之中，真想說他是我黨之士呢……

幹事 說就是那運廢或什麼人的古名作，有名的本尊。

星（起來走近去）唔，這我中意了……（住停凝視那不動尊。）

有志者三 這樣說來，星先生却不是有些像這不動尊的樣子嗎？

幹事 唔，對了……

（星亨迴身轉來時……星先生萬歲，不動尊萬歲的聲音……一齊起來。）

星（苦笑）唔，倘使我們沒有像這不動尊一樣的把身體和心神都化爲火燄而手執降魔的利劍奮戰到底的覺悟，如何能把那藩閥的金城鐵壁打倒呢！

幹事 先生是不動尊……是現在政界的不動尊……

有志者……不動尊萬歲……星先生萬歲……舉他身體啊……擡他起來……和不动尊比長吧……

來啊，來啊……

（許多人集攏來，把星亨擡起身來，立到不動尊前面……歡欣的閑叫聲，酒杯從各方面傳過來，立着而使他喝，也有因醉興而燒香的，打鈺的，極其熱鬧。）

（這時警長從右方上，招呼幹事，細說着些什麼。）

幹事（走到已經復坐在先刻位子中的星身邊）先生，先刻的警長又來了，說要會會你……

星（帶微醉的口調）唔，是想來喝酒的吧，叫他進來。

幹事 不是說笑話，是警察的事情……是說先刻的事情……也許是關於先刻演說的。

星 叫他到這裏來怎樣？

幹事 （到警長的地方，即回轉來）……說請你到外邊來一來。

星 這樣嗎？……那麼去吧。（坦然地起來，到警長處）……有什麼事情嗎？

（警長默然，交給他拘票。）

星 （凝視）這樣嗎，知道了……還給你吧。

警長 （拂然）不是要你還，請你署名捺印。

星 （冷靜）這些事情不做也可以。

警長 你侮辱本官麼？

星 這拘票上載着依侮辱官吏罪拘捕，確是如此的嗎？

警長 是的。

星 那麼，這總有點錯誤了，還得好好地談談再來。

警長 （強硬的調子）不要說失禮的話，那有什麼錯誤！

星 這樣嗎……沒有錯誤嗎？

警長 怎麼會有錯誤呢？

星 這樣嗎？但是對於有階位的人，是不能馬上拘捕的，要去宮內省做點手續吧。

警長 自然是這樣的，但現在這些閑話沒有說的必要罷。

星 不是閑話，我是有階位的。

警長 （不解的樣子）噲……爲什麼有這樣的？

星 是從六位。

加藤 （插口）唔，星君在十年前做過稅關長官的。

警長 （換了表情）……喏……這樣的嗎？這是失禮了……那麼再會……（匆匆退場）

幹事 討厭的東西，這次又碰了個大釘子。

一同 痛快痛快！（拍手）

星 我們本來把階位看做討厭的事物，到了這時候倒是成了以毒制毒的東西了。哈哈。

第五場

時

明治二十年四月

地

玉鳴館假裝舞蹈會

人

假裝的男女西洋人及日本多數，黑衣的假裝人羣。銅卸製服的男人多數，其他。

以管絃樂的合奏開幕。

西洋式的大客堂，鋪着緋色絲絨地毯，中央有通到走廊的大門，左方有螺旋形梯子，各式各樣化裝着的男女日本人西洋人的羣衆，混亂地跳舞着，結成人波。

高高的天花板上，裝着花的瓦斯燈，突然明亮起來，種種扮裝的人，有扮小丑的，有著戰鎧的，有作威尼
斯貴族樣子的，有梳日本古頭穿祿的，特別着人注目，其中也有太田道灌與山吹女和第六代的豬，也有
穿普通的燕尾服而只戴一具假面的，也有穿着路易王朝時代的服裝的典雅式子的美女子惹人注目，
跟樂曲的進行，華爾支，普爾加，狐步舞等等變換，而舞蹈羣衆的狂熱，也漸漸高去。

螺旋形梯子上面，這些奇怪地假裝的男女羣衆擁擠地休憩着，高舉了赤酒青酒的玻璃杯，叫喊着高笑着，拍手歡呼着很熱鬧。

有的是在舞蹈的產地訓練過的，技能極高，或者又有莫名其妙的滑稽人，一切在統一中有着混亂，在雜音的底下響着諧音。

一曲終了，音樂停止，舞蹈的羣解散之後，假裝的男女各自隨處結成小隊，用小扇子，眼和眼相視而微笑，愉快地私語着，接吻高身材像西洋人的黑假面燕尾服的人，追蹤山吹女的身後，太田道灌又從後追去，小丑要纏住路易王朝時代的美人，却被嫌惡，像捉迷藏一般的戀愛遊戲，連接演出，一面緋緘的鎧，支着大身的槍，和甲冑的羅馬武士相談笑走着，第六代的豬，不問誰人，只和婦女惡戲着，日本古頭用強力拉走最流行洋裝的假面美人，奇奇怪怪的景像，無休地出現，全是沉默的劇。

走廊的內面，有擴大筒的聲音說：「飲食物已經預備好了，先生女士各位，請到庭園裏去。」於是假裝的男女之羣徐徐向走廊出去。

大廳空了之後，從螺旋形梯子後面轉出黑假面的威尼斯貴族，拉了黑假面的路易王朝美人的手出來，女人不住掙扎着，男人握緊她手，到耳邊細語哀求的態度，女人乘隙飛步逃走，男人撲過去抱住了，要

用強力而接吻，女人發出一「啊……嗜」的一聲叫喊，強頑抵抗，抓去了對手的假面，戎顏的有黑子的面孔，露了出來，銅扣子的看守二三人奔過來，男人舉手，看守吃驚而行敬禮，男人回頭看，再走到走廊去，自己退下了假面的女人喘息着說些什麼話，嘲笑，走上梯子去。

（音樂第二次開始，假裝的各組男女，再是跳舞着而從走廊進這大廳來，忽然右方的裏面，有高聲吟詩句的聲音。）

爭取銖鎊費如塵，

絃歌湧出滿城春。

煌煌金殿夜明晝，

不照寒村菜色人。

（手中執劍的黑裝束的一羣覆面男人，黑旋風一般亂舞着，從右方突進來，假裝的女人吃驚而發聲悲號，假裝的男人狼狽而呼叱，不受什麼制止，黑裝束的人羣亂揮那發亮的白刃，高歌着流行的自由歌，發狂一般地亂舞着，跳舞的各組受壓迫各自逃走。）

在天為自由之鬼，

在地爲自由之人。

自由啊自由，自由

我和你相結連理，

天地自然的契合。

千年萬年到無限，

直到這世界完滅。

我們中間的結合，

怎能讓仇人破的。

不能讓仇人破的。

了。
(黑裝束的舞劍和高歌，暫時占領了這大廳，就高聲奏着凱歌，這一羣又像黑旋風一般從戶口出去

(緋緘的鎧的男，脫了假面，瘦削的尖面，眼睛炯炯發光，揮着大身的槍，踏踏地出現，威尼斯貴族，小丑，日本古頭，猪等都棄了面具集合，侍役搬了椅子，開臨時緊急會議。)

丑角（爆裂一般怒號的聲音）真是豈有此理的東西……豈有此理的，馬上去拘捕起來……。

豬 已經下令叫部下的都到此地來了。

耕織鎧 現在到此地來的是小兵，在後面有操縱着的人，捉住了嚴重處分，也是無益的。而且總理，頂要緊的還是這幾天在議會裏討論的那個條例，趕快實施起來怎樣？頂好就在今夜，那是兵貴神速……。

日本古頭 唔，對啊，對啊，我也贊成的啊……。

威尼斯貴族 唔……到了這地步是沒有別的方法了，決心實行那保安條例吧。趕出了這帝都十八里之外，一時總也不能動手動脚的，他們都是山嶽黨，倘使此地不先下手為強，一定是要晚下手遭殃的了。

丑角 唔，是不能延緩了，今夜就辦好吧，第一是有妨害於改正條約的……。

威尼斯貴族 唔，對於今夜的外國紳士淑女的客人，實在沒有面目，不把這些野蠻的東西，根本解決，這才是國辱，發布條例是要經過勅裁的，實行的準備，是今夜就預備好吧。

耕織鎧 唔，這樣辦法最好，沒有別的方策。

日本頭 唔……是阿，是阿沒有別的……。

豬 那麼，那保安條例即時就要實行了嗎？

丑角 唔……你一定是能幹的……好好地幹……

豬 可是，倘不靜安地接受那退去命令，便要發生不知怎樣的騷動了，只有部下的人，是不安心的。緋緘鎧 唵……那些人民怕得像鬼一般的，你忽然說出這樣膽小的話來了，這是什麼緣故？

豬 要有怎樣的事件發生，這一次是有點估量不來了。

緋緘鎧 人手倘使不敷，爲維持治安是什麼也不管的，開軍隊出去。

日本頭 我也這樣想……。

丑角 唔，他們是和亂臣賊子同樣的，拘捕是不必說，倘使反抗，可以格殺不論的。

威尼斯貴族 到了非常緊急的時候，取什麼手段也不妨的。

豬 這樣的麼？那麼我來幹吧，賭了生命我也要來一幹的。

（豬皮的人脫下了他的豬皮，成了有銅釦制服的。他吹那暗號的警笛，銅釦子制服的一羣握了劍柄，跑着進來，整列敬禮。）

脫去了豬皮的人（裝出威嚴）諸位辛苦了……。

丑角 這一來是放心了……我們還是暫且出去，再在別地方開會吧……此地仍舊讓他們來。

威尼斯貴族 我們這樣坐在當中，是對不起特地請了來的外國紳士淑女了，條約改正是危險的，唔，啊，給他們看一點餘裕也是必要的。

緋織 這也是不錯的，這一回的事就交給他辦去好了，（說了之後，對豬皮的人耳語，再就都離開了他，大家同進入裏面。）

脫了豬皮的人 （對室內排成一隊的銅釦制服的人）先日來叫你們調查過的極危險的注意人物的住宅，即刻一家一家派定了人去嚴重監視着，明天是要放逐到皇城外十八里地點去的，倘使不服命令而起反抗的，不妨拘拿起來，更強硬的打殺也可以，懂了嗎……還有先刻揮着刀劍闖入此地來的人，去追踪去，把他們拿住，立刻出動去辦。

（一隊人行敬禮，就散出去。威尼斯貴族，緋織，丑角，日本頭，各各擁了舞伴出來，太田道灌伴了山吹女出來，音樂又作，開始跳舞，假裝的男女又擁到大廳裏來。）

（脫去了豬皮的銅釦制服的人，站在旁邊注目看這亂舞的樣子。）

（幕）

第六場

時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憲法頒佈大祝日

地

石川島監獄舍 典獄面會所

人

星亨，片岡圓吉，加藤平次郎，井上榮一郎，熊谷三平，石山真澄，細川芳正，荒井高義，天本彥一，其他典獄，監守，獄丁等。

（右方的板壁，嵌着鐵格子的窗，左方也是同樣的板壁，一角上是出入的戶口，正面玻璃門的近邊高起一段，放置着桌子椅子等，低處的地板上，放有一二條板櫬，通過玻璃門，可以看見沿着灰色牆壁的長長走廊的通路。監守獄丁等引了赭褐色服的囚人進來，監長片岡圓吉在先，繼以細川，加藤，荒川，井上，熊谷，加藤，石山，天本及其他的人，星亨也在裏面。）

監守（從高的地方）現在典獄有要同諸位說的話，請在這裏靜靜等着。

片岡（謹慎地）是……。

荒川（低聲）總算地獄門開了，我們有放出去再見天日的希望了，可是，只差了一日，死在這裏的人，真是可憐的……

細川（含淚）唔……這樣說來，所以我不願被放出去了……一定，在前面有許多人來迎接着的，在等俟着的罷，上野的妻房和孩子也想想看他平安無事的面孔，顫動着心胸，在人羣中的吧……和他們見面，真難忍的。

星 唔，上野嗎？……（交臂沉思）

（這裏那裏噪地談話之聲高起來，也有啜泣的。）

監守 大家不要說話，靜靜地等着。

片岡（環視轉來）諸君，我們還未曾正式受着放免的宣告，還不會是自由的身體……請再稍稍忍耐一下……靜靜地。

（暫時沉默）

（一角裏又起談話聲，調子漸漸高昂……）

井上 ……真是這苦頭吃得太長久了，……攻擊那極其橫暴的閥族政治，爲什麼有罪呢？那個保安條例

真是粗製濫造的天下的惡法，把沒有罪的我們，關禁到這黑暗地方來……現在怕不能高枕而臥了，開了國會之後，是我們的天下了，那要給一點顏色看哩。

熊谷 唔，這一回倒轉來，拿住他們關到這裏來……不是把他們充軍到極惡遠地去，肚中是不舒服的。

片岡 (炯炯地看) 諸君，請靜一些。

石山 在這正要釋放的時候，又犯到了什麼侮辱官吏罪，那是不上算的，注意啊。

天本 唔，口爲禍之門，暫時謹慎吧……。

衆人 (哈哈地大家點頭輕笑)。

監守 噓！

(暫時沉默)

細川 (低聲對星說着)……他也是抵拼了的樣子……本來是脾弱的，這裏是從低下冷上來，好像侵

犯了腎臟的樣子，我去看他，却一把抓住了我手，眼淚滴滴地掉下來，當做他話也說不出來了，却是不然，聲音很清朗地說哩……「我已經要死了，你們再到光明的世間去，去盡心竭力鞠躬盡瘁地奮鬥吧，戰

了再戰，把他們打倒地上，聽得他們倒下去，地上去發聲，我在黃泉也奏了凱歌而瞑目的」……。

星 唔……唔……因為他是個血性男兒啊……（點頭）。

細川（嘎聲）不要說這些無氣力的話，你也和我們同出去的，我們同志都站在第一線上戰鬥的，無論怎樣，只再熬一刻，勝利是我們的了……這樣激勵了他，都說出「不要說寬慰的話，死，我一點也不怕的，我們同志受非法的虐待，被關禁在此地，也是要有個人死在這裏的好，我的屍體的重量，不是也加增你們復仇戰責任的重量嗎？」……反過來激勵我們的，所以更是這胸口受被抉一般的悲哀……。

星 唔……真有氣概的……。

荒川 你總還是通夜守在他身邊，照應服侍了他，還可以交代得過，像我們，他的臨死也不會一見，却又要拋撇了他的屍身出去，真像有點不設朋友的樣子。

細川（長太息）所以，我是不願被釋放出去的……。

星 唔……尊貴的戰友的屍身，是不能這樣地拋放於敵陣中的……啊，總有法子吧……總想個法子吧。
細川 說想個法子這裏是和世上不同的，這裏是當然的義理人情都講不通的，這些物事全被那個鐵門彈回轉去的……。

星（有自信的樣子）也不一定如此，這是和別的事情不同的，我們用誠心打去，無論怎樣的鐵門，也沒

有不開的。

片岡……請靜着……是我監長的責任……

監守 大家請肅靜……

（典獄穿了式服，隨從了看守，進來，一同行禮。）

典獄………今天是可慶賀的紀元節，而且此外在宮中執行那從古未有的憲法頒布的大典的一天，由一視同仁的可感謝的聖慮，特別下了大赦令，因此大家的罪都赦恕了，今天今時起，就釋出去，沐浴這樣的天地日月一般廣大的聖德，要各自深銘於心胸，永矢勿忘，今後要做陛下的忠良的臣民，好好地服從法律，守社會的秩序，慎勿爲過激之言論行動，以自取罪戾，各自須奮勉自己的常務，爲國家社會盡其本分………在這裏很久，一定受着苦惱了，本官只不過忠實地履行職務，請要原諒這一點………噫，大家現在可以到更衣室去換了衣裳，再查查各自的攜帶物，拿了走開這裏………噫，靠了頒布憲法的光，今日今時，諸君都是青天白日之身了，恭喜恭喜………

片岡（起立）即刻的訓話，很感謝地拜聽了。當這頒布憲法的大典，廣大無比之聖恩，也下降到微微的我們的身上，一同除感泣之外，沒有別的話可說………還有在獄時，多承種種厚待，種種深情的照拂，對於

典獄以下職員諸君，我們深表謝意。

（一同行禮。）

典獄（親近的口調）啊，諸君一定是很受苦了，從今天起可以振翅而自由飛翔了，外面稍稍下着雪，可是還不礙事……好，大家快快去換衣服吧。

（要退出去。）

星（進一步）請等一下。

典獄（驚惶）噯，有什麼事？

星 不是別的事，同志的上野富左右君，終於在昨夜病死了，屍骸是還不會處理而橫陳着的，只有活着的我們遇了大赦而出獄舍，把死者棄在後面，實在於心有所不忍。

典獄 真是很可憐了……只差了一天。

星 因之就想請求把這屍骸交給我們同志帶出去，我們同志想擡了他一同出去……

典獄（沉思有頃）……噯……從友朋的情誼說起來，那是很合理的，不過釋放的人，從此地把屍骸擡出去的例，以前不會有過，所以沒有法子。

星 我不是問有沒有過這種先例……我們活着的人，刑期未滿，也是因了大赦令而赦免了從來的罪，下着這樣可感謝的聖旨，可是死了的人，罪和刑罰是同時消滅了的，而且又有一視同仁的大赦令下來，當然是比我們要先出此地的。自然，他雖則已經成了屍體了，也不想比我們先出去的吧，我們守着了一同出去，他一定也滿足的，請交付給我們吧。

典獄（暫時沉默）啊，這樣的嗎……那麼我總到主管機關去問一下看，也許要很費時間的……諸位的出獄延遲了也不妨嗎？

星 那沒有關係。

細川 倘使不行，我們也不想出獄的。

典獄 那麼請等一下……因為此地也已經有電話了。

（退場監守等也隨同了退。）

天本 喂喂，這樣費了時間不是討厭嗎？

石山 何必說到什麼時候都等候的那麼閑話。

星 什麼是閑話，那不是當然的嗎？

片岡 啊啊……正像星君所說的，把同志的屍骸棄在獄中，殘生着的我們搖搖擺擺出去，不是有所內疚於心的嗎？差不多是替代了我們而戰死的他的屍骸，我們同志護衛了出去，不是沒有再好的事情了嗎？

（遠地有音樂的聲音）

井上（從窗口望出去）啊啊堤防的那邊，豎起大旗，有帶着軍樂隊的來了，不是來迎接我們的嗎？……加藤 慶祝頒布憲法的花車也拉了來的吧……

態谷 不，一定是同志來迎接我們的……死了的上野君的夫人孩子也來的吧，可憐的，還是什麼也不會知道的，只當做可以會見活人的却突然把那屍體推出去，給她，也許要氣絕的……真有點難受啊。

星 ……（親暱的調子）可是我們也許會像上野一樣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變了屍骸而歸來的……縱使開了國會，也不能安心，我們的敵人是到處掘着陷阱的。

片岡 唔，這是星君的說話不錯的……

典獄（進，監守等隨從着）啊……主務省的指令是來了……說因在這時候所以特別給你們通融一下。

星（感激）謝謝……那麼到上野那裏去吧……就把他的屍體擡在前面，走我們突進新的戰場去啊。

(細川，荒川，熊谷等，和星在先頭走。)

片岡 我們也去行一個禮吧(起身走)。

天本 這囚人的衣服，一下子脫去了，也是有些留戀的，哈哈……。

石山 唔，人這東西真是胡鬧的……不過死了的總吃虧了。

(說着，大家出去，音樂接連響着，獅子舞的笛，大鼓的喝采聲，很熱鬧地響着。)

監守甲 (從窗望出去。)

監守乙 (進來)外面真熱鬧。

監守甲 (轉身)唔，因為是頒布憲法了，來年就要召集開國會，百姓從這時起，減低稅金，什麼要說的話，說出好了，世界大變了，是大鬧着的，我們也得稍稍增加一點月薪才好。

監守乙 不過稅金減低了，月薪也許減低的。

監守甲 不要說笑話，那是益加弄不好了的。

監守乙 那麼我們也做國會議員去吧。

監守甲 不是說要直接納付國稅十五元的嗎？

監守乙 那是選舉權啊，規則上是無論怎樣的窮人都可以做國會議員的。

監守甲 可是沒有人選你呢，哈哈……。

監守乙 我們都是不幸的嗎？

監守甲 可是那些放出去的人們，這次可以做國會議員了吧，理由又多，口舌又好，都是很能幹的人。

監守乙 唔，因此所以被現政府注目，都關到了此地來，但是那些人，到了監獄裏來，也還是坦蕩蕩而很得意着的，真難以應付，早早放了出去，我們也少了一樁心事。

監守甲 這是這樣的，好像是動物園開了柵欄把獅子，虎，豹，熊，羆之類放到了世上去的樣子。

監守乙 唔，被咬着了的人，才是飛來橫禍哩，哈哈。

（這時，走廊裏，已經換了服裝的星等，以擔架擡了白布被覆蓋着的屍體，走在前面，其他徐徐地肅靜地跟在後面，整了隊伍進行，典獄嚴肅地送着，外面有音樂之聲，監守甲乙見此，也謹謹行敬禮。

（幕）

第七場

時

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

地

第五議會

人

星亨，青井品三，杉松謙三，岡菊造，田中忠造，稻田鼎，神鞭知常，山田喜一，山村七彌，立川仙平，其他議員，書記，守衛，多數。

舞臺上有議長席，演壇，政府委員席，議席。

（斜面裝置，頂上爲電氣照明，議席只見其半。）

開幕

青井（老人，在議席有輕浮的帶大阪土音的話演說。）……杉松氏的現在的演說，是用議員資格說話的嗎？前天是用政府委員的地位演說了，今天又用議員的資格說，這是彈唱並作的樣子，很不容易聽的嗎？……（笑聲四起）……請決定了是彈絃子，或是唱詩的任何一方，還是杉松君不能定着一面的嗎？請問？

杉松（在議席上）回答現在的問題，杉松謙三是議員，又是政府委員，此地的諸君，倘使真是希望政黨內閣責任內閣的話，我想總可以明白的。但是青井君做堂堂的政府的大臣時候，議員就是政府委員，一人坐了兩面的椅子，行政治同時領導人民，一定懷着這樣心思的吧。我只說這一點話够了。

星議長 請付表決，現在的問題，是非常準備金法開不開二讀會的問題，贊成二讀會的請起立。

（起立者少數。）

星議長 少數，那麼本案是決定不開二讀會了。

岡 一百八十號……有緊急動議。

星議長 一百八十號……

岡（登壇）諸君，本員提出決議不信任衆議院議員星亨君上奏案。喊了被告的名起立，站在被告的前面演說，是一件很苦痛的事，這也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實在無可奈何。星亨君是諸君已經知道的，身任衆議院議長的榮職，却又做着那大阪米穀交易所的顧問，這正是把糞土塗到金冠上去一般的行為，而且再由這惡因緣之故，和那邊的商人等，有在築地的妓院裏私下會合的事實，而且近來，又和受有賈職罪嫌疑的古藤農商大臣和金鏡事件的佐藤次官有可疑的關係，是目下的新聞紙載記得很厲害，

成爲社會輿論攻擊的目標了，這樣的議長，我們不能信任。因之最初我們有要他潔身自退的決議，倘使星亨君果是知道議院的應該尊重，就當立時辭職的。

「好好……是啊，是啊……爲什麼不走！」（等喧聲四起）然而星亨君不但不辭職，次日，毫無感覺地坦然走進議院，老了面皮坐到議長席去，我們沒有在這樣恬不知恥的議長指揮之下，進行議事的理由，所以又馬上決議了休會以求星亨君的反省。但是結果怎樣？今天不是他又老着面皮來坐在議長席上，司理議事了嗎，這樣一次再次地侮辱議院，把我們議員的面子都糟蹋作踐完了。那是田中牛馬，不是人……。

○ 老面皮的！

○ 靜，閉口閉口。

○ 你們的面孔比泥還醜。

○ 「放屁……命他退場……令他退去……」

（喧噪）

星議長 大家請靜肅些。

岡 我和星亨君是本求沒有什麼恩怨的，（說謊……僞君子……住口……）星亨君做議長，整理議事場的手腕，我實在是從衷心讚賞而且感謝的，特別是這議場陷入非常混亂的時候，有破裂一般的大喧鬧時，他的奮不顧身，守職負責的事情是令人永遠記及勿忘的。至少在命令議員退席時，這對於改進黨或他自身所屬的自由黨，毫不作差別，不分親疎遠近，是着着地執行的（這些閑話休多說……忘却了不信任決議麼……老昏了麼……靜聽）……而且由星亨君的發議，我們行了保持議場靜肅的秘密誓約，星亨君原是這樣尊重這議場，而傾注全力去維持秩序的。議長這人的職務，是依法律來支配議院，而在這以上保持德義的秩序，我們認為是更加重要的，而且星亨君也是承認這一點，所以使我們行祕密的誓約的。這樣細微周到地關切到，我們這議會的體面品位和威信的星亨君，我們是從心尊敬，同樣而且要在這以上，我們尊重這議會，而且尊重它的體面品位和威信。

（是啊，是啊，拍手大喝采。）

因為這緣故，星亨君當然要服從這議會的不信任決議案，而潔身辭退的，在這樣愛護尊重這議會的星亨君，該應一無異言，非立刻辭職不可的。但是怎麼事呢？星亨君把這決議認為不當，放言他沒有遵守的責任，還是毫不知覺地天天到這裏來，這正像一個泥垢滿身衣衫襤褸的乞丐，坦然地走進盛裝的體

面人羣裏來，乞丐倒還好了，這却又是議員又是議長，那是多麼不知廉恥，不知德義，怎樣的不負責任啊，此上已經沒有別的方法了，所以把這不信任案再作爲上奏案，使本人深深地恐懼改悔。請把議案朗讀一下。

星議長 可以。

書記 本院決議不信任議長星亨，故不願其繼續在職，臣等曩依議員法第三條薦奏星亨，猥辱勅任，此均爲臣等不明誤瀆天聽所致，誠惶誠恐，謹以奏聞。

星議長 這個可以不可以作爲緊急動議的事，不必加以討論，就付表決吧，贊成緊急動議的請起立。
(起立多數)

星議長 贊成的多數，就把這個作爲議題，再讓我先說一句話，請諸君注意。我在上回的決議案時，已經說過的，凡不會深察在他人行動裏面所隱蔽的內心的機密，只從表面上輕輕下是非善惡的判斷，那是越權，是非法，諸君的言動，只是徒然想陷害我個人，所以我認爲是違反憲法精神的不當決議，我不感着有要遵守的責任，因爲這對於憲法要遺留惡例的，因之不論是決議案或是上奏案，非立憲的物事總是非立憲的，星亨決不爲了這些而自行處決，因爲衷心並沒有負疚的地方，我先說明這一點。

田中（盛怒起立）什麼，什麼……還不知罪嗎？說這樣亂話……提出上奏案是不是平常的事啊，是揮淚做的啊，不怕天嗎，這不忠的！

星議長 不可以隨便發言，請注意。

田中（怒號）什，什麼話，你才該快走下議長席的，快快地走下議長席來，叫副議長代替。

星議長（冷靜地）不可以隨便發言，倘使不守議長的命令，沒有法子，要命令退席的……

田中 什麼話！咆哮起來，由旁邊的人勸止了。）

○ 一〇五號。

星議長 一〇五號。

稻田（從議席）議長即刻的說話，我以為很不妥當，說諸君的言動是非立憲的，說不能留憲法以惡例云云，這真叫糞夫不能知自身的臭了，所謂內心的動機怎樣，表面的判斷如何，這些話原是可以隨便講的，就因為身後不乾淨，所以說出這樣話來的。在現時的問題是至少議院裏已經有了不信任決議案來表示了意志，做議員的應該尊重此意志而立刻決定自身的進退，這才是憲法的精神，倘使這議院的不信任決議，成了失其效力，那麼有問內閣的鼎的輕重之力的，由議長一人的叛逆的行動而成了全無效

力的了。諸君，沒有火藥的彈莢，有什麼用途，失了硬度的刃，紙也裁不來的，但是議長却要從彈莢裏把火藥取出，把刃鋒鏗鈍，使這議院達成自殺的行爲，現在沒有別的法子，只有立刻可決這上奏案，以求議長的處決，還有這是關於星亨個人的問題，議長當然退到議席上來，讓副議長替代。

○ 是啊，讓副議長替代。

○ 這是當然的……當然的……

○ 替代替代……下來下來……（喧噪）

星議長 我請大家注意一下……前回的不信任決議時，立刻就請副議長替代了，現在那案的大體主旨，已經明白，自己衷心一無內疚之點，我要仍在這議長席上，進行議事，請各位原諒。

（「什麼話，什麼話？……不要臉的……下來……下來。」一角裏喧噪。）

○ 一一〇號。

星議長 一一〇號。

山田 （在議席）法律上也許可以這樣的，德義上是不行的，請叫副議長代議長。

星議長 在議長認爲這沒有德義上的問題，因之不認在德義上有退席的必要，叫議長退席，是向議員叫

他退出議場一樣的，議員不能命令議長退出議場。

（一角裏胡胡地喧鬧）

○ 二八九號。

議長 二八九號。

神鞭（走上演壇）我和星亨君黨派是不同的，但是反對這議案的，（退去……謹聽……）不錯，星亨君做着米穀交易所的顧問，和商人在妓院裏會見，那原不是可以稱許的舉動。（是啊，是啊……不對不對……）但是以辯護士爲職業的議員，做着銀行公司的顧問的人，恐怕也不是少數，這在議員就不要緊而議長做了就不行嗎？（拍手……是啊，是啊……否否……）還有，和商人會見的，也不止星亨君，現在這上奏案贊成署名人當中的安部君，山村君和提出緊急動議的岡君，不是前日和我一同在帝國飯店和絲業商人會見的嗎？這中間也還有到妓院去的人，（這是假的……不要說謊話……僞善者不要面皮……）不必說，這個問題，是交付保護獎勵金的事，我們不能贊成的事情就此了結。因爲是議長，不可和商人會見，議員就不妨事，這不是太可笑嗎？（否否……是啊，是啊……）這些風潮，在誰都不能說是好的。政府的官員，也出入於妓院酒樓，差不多沒有藝妓便不能飲酒的樣子，至於講到商人和他們談

起國事來，便說國家的事我們不知道不管的，我們的目的是在賺錢。這樣的時勢繼續下去，此後要變到怎麼一個樣子，前途真有點可怕。星亨君的意思，恐怕在掣引此等商人，使他們知道同是賺錢的事情，也結合於爲國家的公利公益，同時覺醒他們政治的眼目，使成爲自己的同黨，說起來是做成政黨政治地盤堅固的混凝土材料，而使那些現在還有強固的根株盤結着的藩閥政治，完全枯絕的一種廣大的遠慮來的計謀，也不是不可以假設的。（詭辯，詭辯……住口……星是受着賄賂的……休說失禮的話……又不是你……）星君自然原不是聖人君子，但是決不爲了有限的賄賂而頭昏目眩的，和商人輩到妓院去，那裏的無恥小人，是眼上生了節穴的人的話。（是啊，是啊……否否……問題外的……不要辯護了）……而且，這上奏案文句中有三百議員謝不明之罪，即是說我們是混蛋，什麼道理都不懂的人，惶恐地上達聖聽，也是無恥極了。這樣話可以從我們的口中說出來嗎？（是啊，是啊……否否）希望這案立刻否決。

○ 一三六號。

○ 一〇四號。

議長 一三六號。

山村（在議席上）本席對神鞭君質問，謝臣等的不明，爲什麼不行不好？我們依照議院法，選出三人的議長候補者，薦奏上去，特意因了我們的信任而蒙勅任的星亨君，是這樣的不德無義……。

星議長 說話慎謹些。

山村……（興奮的調子）侮辱了議院還恬不知恥地在職，而且……（恬不知恥地在職而且……有

這樣學舌的人）……混蛋……。

星議長 題外的話少說，啊，一〇四號……。

田中 我在這樣橫暴的議長之下，進行議事，是非常不愉快的啊，看那不要臉的面皮好了，一個人對手着三百人，侮辱了這樣子算什麼？（是啊，是啊……忠造少吐暴言。）

星議長（苦笑）不要太興奮了。

田中……以前這裏不是帝國議會，是一個星亨個人演技小戲院，我們不是議員而只是觀客……這樣，上不能對君王，下無以告國民，我們能說盡了職責嗎？不能說的，這個小戲院，須得趕早變轉來成爲真的帝國議會，爲這個上奏案也好，什麼也好，天意也一定嘉納擴清議會的熱忱，希望滿場一致的可決。（是啊，是啊（拍手）……狂人。）

○ 一二六號。

星議長 一二六號。

立川（登上演壇）本席是大反對的。從憲法論上講來，這樣的上奏案陛下如何處理，大概是可以推測的，可以設想有陛下直接免議長之職的事體嗎？……而且促發大權的發動，是把責累歸到皇上一身，那是不懂立憲政治的常道的人的事，結局，這是想由此以逼議長自決的苦肉計，但議長如沒有這意志，諸君對於一個的星亨，不是什麼法子也沒有的嗎？（住口……退下去……混蛋……）或者，再假定議長換了，那麼看那些，那候補者的岡君，是用了那機關報到什麼地方都去敲詐錢財的老犯，（失禮千萬的……取消……）又或者山村君，那又是因為信州的山林發了大財的，（不要亂說）又或者角田君，是交易所的顧問律師……若說星亨君是不潔白的，那麼這些諸君，是更加不潔白了，啊，不潔白了。（混蛋……跟班的少說閑話……拉他下來）不但如此，改進黨和國民協會諸君所以窘星亨君的內面理由，是因為星亨君和江藤陸奧妥協了的一個根源，不其實是表面上裝着妥協妥協的樣子，而不知不覺之間，自由黨會執掌了政府，這是討厭的，是油豆腐被老鷹抓去的一種恐怖心和嫉妬心，一氣爆發了之故，（說什麼話！……拉他下來……侮辱我黨……豈有此理……）

(大喧噪……一羣人衝到演壇來，到處起了爭罵亂鬪)

星議長 請大家肅靜……命令山井，小田，大山，三君退場。

(守衛使三人退場)

田中 (還到議長席) 你才是該退場的。

星議長 隨意離席出座，是不行的。

田中 你到底有良心的嗎？

星議長 比你們還多有一點鋼罷了。

田中 混蛋(要衝過去)。

(守衛遮住他)

星議長 命令田中忠造君退場。

(守衛圍近去引了怒罵的田中去)

○ 除名啊，除名啊……。

○ 把議長除名啊……把星除名啊……。

○ 卑劣啊……陰險啊……混蛋忘八……。

(各地點起着亂鬪)

(演壇上立川在中央，各派的議員圍住了大亂鬪。)

星議長 現在宣告休息……(搖鈴)。

第八場

時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地

星亨宅

人

星亨，夫人常子，明女役鶴，神鞭知常，書生二木，橫山，壯士，青年等。

幕開

舞臺爲黑幕，於昏黑中現白影。隨即變爲骸骨的樣子，此骷髏的四肢，忽作有規律之運動，紛紛向上下

左右離散又集合，暫時之間，繼續着使人覺得滑稽而又陰慘的相互混合的情緒的一種跳舞。（應用提線木偶人）

不久這終於消滅，突然在清晨明亮的陽光中，上方爲書齋，被如城壁的書架所包圍，右方爲客室，中置柚木桌子，壁屏間掛着「日蓮上人」的畫像，又插着燕子花。在書室中穿衣服的星亨，靠在書案上，展着書籍，假寐着，牀邊所積堆的幾冊書籍，紛紛落在地上，突然他醒了，環視四周。

星亨 啊……又是通夜了嗎……可笑可笑……

（說了，翻着書頁再耽於讀書。）

（神鞭知常，穿了晨禮服，和色白而容儀端肅的星夫人常子，一同進客室來。）

神鞭 啊，先生仍舊是個讀書狂人嗎……昨夜進了書齋之後，不會出來……唔……真吃驚了。

常子 近來又是很膠着的樣子了，我恐怕他於身體有礙的呢。

神鞭 不過，那却和藝妓狂妾狂是不同的，所以不怎樣耽心也不要緊。

常子 是的，這個……

神鞭 喂，星君，什麼了？（去開書齋的門，常子危坐在客室中，伺候着那樣子。）

（星不還顧，仍舊讀着書。）

神鞭 喂，你也好好休息休息了，要生蟲出來了。（仍舊不理，所以走過去……）喂，老兄，已經是朝晨了，天亮了。

（星仍舊注視着書本上。）

神鞭 （頓足發聲）喂，星君。

星 噓……

神鞭 什麼噓啊……喂，是我來了……（突然搶去了他看的書。）

星 （才仰頭凝視）不要來擾鬧用功。

神鞭 有事情來的。

星 還是讀書的時間啊。

神鞭 這是我知道了來的啊，請旋轉身來。

星 隨便走到我的書室裏來是不行的……不過，不是你恐怕也沒有別的人會這樣亂鬧的了……

神鞭 唔，不是你也沒有別的人會這樣招呼客人的吧。

星 到底在這個時候，是爲什麼事來的？

神鞭 爲什麼事來，也是因爲耽心着你才來的。

星 說什麼話？我不是這樣地頑健着嗎？要你耽心什麼呢？

神鞭 唔，這是這樣子的吧，照你的氣性看來，是愈受壓迫，反撥愈厲害的，愈遭打擊，愈加激起反抗的。那裏的報上曾說過的，像是鋼鐵和橡皮所做成的洋囡囡，哈……。

星 洋囡囡是太失敬了，我這樣也有人的魂靈的啊。

神鞭 唔，有得太多了……總之，快去洗了面吃早飯怎麼樣？

常子 （探頭望）請你到這邊來吧。

星 唔……。

（走到客室裏來。）

神鞭 這幅「日蓮上人」從那裏拿來的？

常子 （因爲星默然笑着）上回到池上的本門寺去上亡母的墓祭時借來的。

神鞭 這樣的麼……你近來不是說和峨山和尚也會見過了嗎？是發了什麼願心嗎？

屋（吸着雪茄煙）唔，會見是會見了……說話很有趣的和尙，說滿足於一己的安樂的是小乘，給世人也享安樂的自利利他之心是大乘，我便說我是相信自利利他的一致而辦着一切事務的，所以已達大乘之境了，說笑說的。

神鞭 唔，你是深信着這樣而做的，可是世間却常常要對於特別努力作事的覺得礙事，吹毛求疵，故意中傷，這還是好的；而且還要暗中陷害，所以討厭啊。

常子 ……我去燒一點咖啡來吧（退場）。

星（吹雪茄的煙）近來的報紙上攻擊嗎？漸漸猛烈起來的樣子啊，但那些物事，倘一一要去注意關心，便什麼事也不能做了。

神鞭 那是這樣的，是不知道你的真的性情啊。渾身沾了泥做着基礎工事的，被責叱裸體，被嘲笑那姿勢，而反是高坐旁觀的，世間却當做是聖人君子，所以可惡。其中有尾上裝飾而弄那舞文曲筆之徒，我們看起來獠獠的尻笑，但竟有把這個信以為真的人，所以可怕。

星 相信的人讓他相信去好了，又不能一一去聲明辯解的。

神鞭 可是，去年的跌倒也是這樣子的。我們為打倒薩長幕府那個理想，奮戰多年，到了現在，那理想的一

端是漸漸實現了的今日，特地由你登臺閣，得了交通大臣的位置，却又不能不馬上又拋棄，那真是可惜的。

星 唔，那是像由自己的力來推倒了自己的樣子，我們是來日方長啊。

神鞭 所以，這裏稍稍取一點明哲保身的方針怎樣？不要去什麼市會議長啊，你看那個市會的房子是像白砂糖黑砂糖的塊堆積起來的，總是懂懂地聚集着，攘奪權利的羣蟻，不是從這些地方拔腳出來，反而後來有好處的嗎？

星 可是我，却老不歡喜那東洋式的但求無事主義，坐定了沉思苦索是頂不贊成的，活在世上一天，要積極地活動一天，才是做人的本分，不要活着要活動轉來使這社會時時刻刻循環着新鮮的血液，就是活的人了，就是人的生活了，這一種信條是永未變更的，管什麼攘奪權利，那總也有有限的，還是着着地進行工作事務，決算起來市民該是更多得些利益吧。

神鞭 可是，把賄賂這東西輕輕地看做訴訟事件的訟費一樣，右來左去只是過手一下的你却不同，利權常習的人，質地很不良，結局都要弄到你一人身上的。

星 唔，這個我也不是不想到的，我真覺得只圖私利之輩漸漸多起來，很是討厭……我們血腥滲透和薩

長幕府相爭鬪着的地獄一般苦惱，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是全不理解的，只做照外面的樣子做……我們的敵人有着一種權力作武器而且操縱着政商……利用了政治的機密來做投機生意……而且也還敢私下動用國庫金，所以無論何時都備着很大的軍用金，將這些作為敵人，而我們是赤裸地去奮鬪，是很費了一番苦工，打他們到了這地步，也該是有負傷之處了……（寂寞地笑）

神鞭 唔，因為敵人也不擇手段，所以此地也不能選擇手段，有什麼論好論壞呢。可是時代已是大大地變動了，堂堂的薩長的堅城，也動搖起來了，我們是將要成功了吧，是漸漸要改變新裝的時候了。

星 唔，這是我知道的。

（常子進）

常子 喂，你的洗臉怎樣？

星 唔……（退場）

常子 神鞭君，我一人心裏真憂急着，你看是怎樣的，有法子嗎？

神鞭 他不是個能聽從旁邊人忠告的人……雖則忠告的那邊在做方面是低着二三段所以不行的，

……可是倘使他自已覺得了，便會立即變過樣子來。

常子 對於家裏的人，誰都親切的，很是留心注意的，走到了世上去爲什麼那是一味強硬的呢？

神鞭 在家庭中像貓一般地柔順，那是夫人的手腕厲害之故，跑到了外邊便放出虎豹的本性來了。

常子 我這樣又有什麼手腕呢？

神鞭 啊，那是說笑，不過是說夫人的淑德高厚之故啊。

常子 啊唷……討厭的。

星 (小學生裝的明，帶了進來) 對神鞭叔叔行禮啊。

(明行禮)

神鞭 唔，阿明你早啊，……上學校去嗎？今天是星期幾？

明 明天是星期六，所以今天星期五。

神鞭 星期五了嗎？

星 這個人是很聰敏的樣子啊。

神鞭 唔，好好地用功吧……

明 有着很多的書本要怎樣用功都可以的，這樣想了就能用功了，是嗎，父親。

星 唔……父親的書，寶實是還太難，讀不了的，哈哈。

（常子指揮着女中鶴把咖啡杯等搬到桌上來。）

星 （取麵包和咖啡）這是我的早餐啊……。

（明坐在旁邊要求）

常子 明因已經吃過了嗎？這父親的都要喝是不行的。

星 ……要吃就給他吃好了，不可以呀，不行啊……我家的夫人是良賢的，只有說這點不行，那個不行的，是很討厭的，孩子是被嚇得萎縮的，不行主義於家庭是有害的。

常子 不過，倘使照你這樣放任起來，又要像前幾天那麼下痢了，那時你又變了眼色喊着醫生醫生，要就起憂心來了。

神鞭 哈哈這個，老哥吃癩一次了。

星 什麼話，怎麼會吃癩的，我倘使不裝着耽憂的樣子，大家便要大意了。

神鞭 哈哈，你的反手拳是難敵的。

星 （沉思的樣子說話）可是人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把這皮剝去了有肉……把肉剝去了有骨

……終結還是骸骨了，所以是骸骨跳舞着啊。

神鞭 說出奇怪的話來了？死這一種事情你也想到的麼？

星（苦笑）死這一種事情，無論怎樣想去，總是沒有法子的，本來不論是誰，死了都是自由平等了，但這是不行的，不是在活着時就自由平等是乏味的，所以在活着的時候，我們爲了這事盡力工作一分即是
一分，工作了才是人間，我們未生以前，世上充滿了人，我死後，人也仍舊充滿世間，就是工作一事，是人間
從前代傳到後代永不停止的東西，這即使只像骸骨的舞跳，也有什麼要緊，這就好了，即使不好，也沒有
別的法子。

常子 啊，你說這樣的話是我初次才聽到的。

神鞭 反正誰都免不了一死的，這樣想想也不妨，可是像你這一種想法，却太無望了。

星 就使太慘淡，是事實如此，也沒有辦法，理由是閑人想出來的，……可是我死了之後，因爲沒有特別積
蓄着的金錢，只可以把那些書籍賣了吃，那怕也有二三萬元好賣吧。這樣辦，這孩子的教育費也有着落
了。

常子 討厭的，這些話突然說出來。

星 可不是我年紀也很大了嗎？哈哈……

神鞭 在橫濱打巴克公使時候，我們都還很年輕哩。

星 唔，都是很年輕的，但是現在元氣也不衰老啊。

神鞭 啊，還是元氣太旺盛的樣子。

書生二木 （從次室說）常來的那一班人來了。

星 唔，讓他們在那邊等着。

常子 明因，上學校去了吧。

明 是……父親，母親，我上學校去了來。

神鞭 我回去了，明君一同走吧……市會議長還是不做的好，再請想想看吧。

星 唔……那麼請再來。

常子 真是怠慢你了。

（送出去，星就帶了五六個壯漢進來。）

星 唔，好，大家都來了……橫山也來了嗎？

(薩摩辨的書生，從在一行之後進來在末座行禮。)

星 明後天是星期日，運動會怎樣了？

壯士一 還有什麼運動會呢？(把從門口抱進來的報紙拋在地上)……那不是太豈有此理了嗎？看了今天的真忍不住的，……打倒公盜的巨魁，那是什麼話呢？無論怎樣說是政敵，對於先生敢加上這樣極端的侮辱的，今田這個人一定是神經錯亂了……

壯士二 我們大家都說現在可以有相當的行動決心了，先生也千萬不可大意，聽了報紙的煽動而起來做傻事的也許會跳出來。

星 (注視着) 聽了報紙的煽動最先起來做着傻事，怕不是你們吧？休休！

壯士一 ……噫……決不牽累到先生的。

星 即使打掉了那個破舊的報館也沒有什麼好處，……要寫的儘他寫去罷，不久就會寫完了的，反是你們應該想想你們前途的事情，大家都很年輕，不久就有重大的責任擔子壓到你們的肩上了，不問你如何。此後的日本，是很不容易的。

壯士二 所以先生的地位是更加重大了，那些因為嫉妬之故而要計畫推倒你的，該加以嚴重的懲治，才

是正義。

壯士三 先生也許可以不介意，可以任他們施放這樣無責任的壞話，社會上對於先生要起誤解了……我們是不忍的。

星 啊，請大家靜靜地聽，有這樣的機會我所以對你們說的。被說壞話，受損失，生命危險，這三樣災難在人情上誰都不歡喜的，可是在衷心只一志盡心於國事的人，若沒有以身拼受這三個災難的決心是無用的，所以我是一點也不受挫折的，而且反是更生起了奮鬥的勇氣，你們也不要去做那發傻的事情，運動會也去開一下吧……要去涵養點英氣啊……

（壯士等沉默……有啜泣的）

（這時在大門口有鬧的喧聲。）

壯士二 什麼，不是有亂暴的人來了嗎？（起立）

星 什麼，二木在怒喊着的……討飯的吧（吸着雪茄）

二木（探出頭來）先生，可疑的人來了，是社會民主黨的人，一定要見見先生，說你是知道的，已進了大門來了。

壯士等 我們去趕走他吧。

星 不忙，等着……前回舉行了發會式就被解散的可部幸田的部下吧，的確是有電話來過的，見他們吧，那也是賓客……你們到會客室那邊去吧。

壯士一 先生，不妨事麼？

星 唔，沒有關係的。

（壯士等退場，由二木的領導，兩個穿着破爛西裝的神經質的青年進來。）

星 啊請坐吧……那個黨立時被解散了，照現今的時勢是沒有法子的。

西裝青年一 愈受壓迫，我們愈深潛到地底下，到地底去到處埋着根，等到太陽出來照着之後，茁芽有時候的，希望我們決不捨去的……

西裝青年二 不是壓迫所能屈服的。

星 唔，無論到什麼時候都要照這樣的元氣幹去。

西裝青年一 我們這時有想出小冊子的意思，在這事上奔走着。

星 唔，秘密出版嗎？

西裝青年一 這次倘使再壓迫起來，也許取那個方法的。

同二 因之，在創刊號上，想把你先生批評一下……因之，有些想來向先生請教的，就是那成問題的橫濱的理立事件和最近的市街鐵道不歸公有而叫田宮一派的資本家去辦的動機。

西裝青年一 知道了你先生的立腳點上的意見，作爲參考材料……

星（吹着雪茄的煙）哈哈，這由你們的意見隨意評論好了。

西裝青年一 可是，那個電車，我們想來照現今的時勢是當然由市辦的，

西裝青年二 那當時的板木伯的意見，不是很先見了時勢的麼？

星……一切重任了官僚根性很深的人，將來又要無辦法的……政治這東西，不可不有理想，但若不在理想以上把握住實際，又是要踏空腳的。

西裝青年一 先生因了這件事情，據說取得了很不少的扣頭？

西裝青年二 當然是，先生周圍的部下，利用先生之名的是很不少的……

星 你們是比我知道得更仔細的樣子，哈哈……

西裝青年一 無論如何，現在的資本主義政治只是向各方面擴展他的腐敗，所以若不把基礎改建在社

會主義上面，一切都要破滅了的。

西裝青年二 是什麼都被金錢玷污了的現代啊。

星 (點頭) 唔，那是同感的，蒲魯東這人，曾說過有趣的話，說一切的財產都是盜賊的。

西裝青年一 (暫時意外發呆) 嘿，先生，你研究蒲魯東的麼？

星 (微笑) 讀的，讀着的，說商人，取薪俸的，放利息的，賭博，發財票，皆是和掏摸偷兒一樣，對於金錢，現世上的一切，都是罪惡，瀟去那灰汁的，便是你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那些東西了。

西裝青年二 你先生是贊成我們的主張的嗎？

星 哈哈，倘使像你們一樣的年輕……可是我們是有今日的事情要做，你們的是明日的事情……捐一點錢去吧，你們的目的是這個吧。

西裝青年二人 是…… (抓頭)。

星 (叫常子) 錢包呢？

常子 …… (從懷取出來交他)。

星 (取出鈔票來，冷靜地說) ……啊，是盜賊的分贓物……拿了去。

（西裝青年二人，相對視而躊躇。）

星 請再來談吧，可是什麼都非拼了性命去幹是不成的……（獨語口調）喪失了一切才是獲得一切

……哈哈。

西裝青年二人 是……那麼拜領了。

（躬身行禮退場。）

壯士一 （出來）先生，那些東西，你爲什麼要給他錢呢？

壯士二 社會主義的不是國賊嗎？

星 我們也一直被人當做國賊的，現在不還是這樣嗎？……對於你們的運動會也捐一點吧。

壯士三 可是我們不能這樣無感覺……

星 不過借了運動會的名目去放蕩是不行的，把車錢，棧房錢，零用等算了，問夫人拿去，啊……（把錢包

拋出）。

常子 那麼，到這裏來（退場）。

（壯士等起立退去。）

星 喂，橫山，慢走一步，有事情……別的人到那邊去。

（橫山一人留着蜷縮在一角。）

星 再過來此地一點……你是什麼了？

橫山 真是好久不來拜問了。

星 不是問你這些事，你是混帳極了。

橫山 俺，真對不起……

星 不要再假作糊塗……把此地的婢女……把鶴懷了孕的是你啊，一定是你啊，好好說出來。

橫山 （吶吶不能出口）不，我決不敢……

星 要想推到二木身上也不行的，推說合格了代言人試驗而搬出這裏，就是想含糊過去……鶴已經全說出來了。

橫山 可是我……

星 有什麼我呢……她現在回來在這裏了，你若說不知道，叫她來對證吧。

橫山 由那個女人怎麼說，我總是不知道。

星 不要一味強蠻……你的兒子在她肚子裏，你是她肚中孩子的父親，這是不動的事實。

橫山 這個兒竟是誰的孩子……

星 (熱烈的口調) 再不要推延了，你要和她結婚的。

橫山 不過先生，這是太強挨了。

星 什麼強挨呢？

橫山 無論怎樣……誰看來都不調和的。

星 (銳烈的口調) 什麼不調和……說是橫濱的漁家的姑娘就不行嗎？

橫山 (強的口調) 是……因為這樣門第太卑微了……

星 (咆哮樣子) 混蛋……我的母親也是橫濱捕魚人的姑娘，世間所說門第卑微的人，是生出強的兒子來的，貴族富豪的白哲姑娘，只會生軟弱的，鱗蟲，你看我是捕魚人姑娘的兒子……

橫山 不過先生是例外的。

星 有什麼例外呢？……看那裏，那個上人也是安房的漁人的兒子啊。

橫山 ……倘使爲先生我是捨棄生命也不辭的，要和這樣無教育的女人結合，請你饒了我吧。

星 這個糊塗蟲，說捨去生命也不惜的，却又不肯和那女人結婚，這是什麼話呢，好，你不肯我來制治你一下。

（說了跳過去打橫山）

常子 （進來）啊，什麼事？這種動蠻動武的事，住手。（勸阻）

星 去帶鶴來，無論如何要叫和他結婚。

（常子退場）

星 ……怎樣，你結婚嗎？

常子 不要緊，走進裏面去（帶了鶴進）。

星 鶴，使你肚中的孩子成了私生子是可憐的，……一生做了黑暗中人誰都受不了的，和橫山結婚吧，我

來管這事。

鶴 知道了……

常子 橫山君，鶴一時回到了父母的家裏，被發見了已懷孕，大受責罵，泣之不已，只得又到這裏來，覺得太可憐了，所以我們就收留着她，倘使是懂道理的人，決不會不聽先生的話的，……你放手好了。

星 鶴對於這個薄情的人，不是已經無意了吧？

鶴 ……我是……一生也不忘大恩的。

星 唔好，那麼橫山，怎樣？

常子 若不放手，橫山君不是不能說話的嗎？

橫山 （苦悶的樣子）只有這件事……

星 什麼還逞強麼打死你了。

常子 你，太亂暴了……先生這樣動怒還是第一次哩，橫山君向先生陪禮。

星 喂，回答出來。

（壯士等從次室探頭）

壯士一 先生，什麼事情啊？

壯士二 橫山對先生無禮了嗎？

星 不因為他做錯了事體，所以懲治他一遭……但大家安心好了，因為他也不致於是玩弄了女人不負責任的輕薄男兒，橫山和鶴不久就要結婚的。

橫山（泣着）先生……這是我的不是了。

星（放手）唔，本來是的，原來就很明白的。

（一座沈默）

二木（跑進來）政友會本部有電話來了……。

星（冷靜地）這樣麼……今天又不能不到市參事會去，現在就走吧。

鶴 穿什麼衣裳？

星 今日穿好久不穿了的西裝吧。

——迴轉舞臺或暗轉——

第九場

時

與前場同日

地

市參事會議室，左方爲玻璃窗，正面爲板壁，在一角上有門，右方也有門，中央有黑的大桌子，旁圍置椅

子若干。

人

星亨，參事會員數名，助役，書記，伊葉正太郎，神鞭知常，星夫人常子，江藤總裁，原啓，板木伯，其他，幹事，豫審判事，醫師，壯士，侍役，市吏員等多數。

幕啓時灰色西服的星亨和參事會員數名，圍着大桌而議事着，助役書記也雜在其中。

參事會員一照卽刻所說的理由，購入這個伊豆的石山，價格上可說相當，其實還是很便宜的，這在市的道路橋梁，築港建築及其他工事上，要有必備的必要材料，所以倘使假契約人的名義手續上有什麼不合，可以變更一下，趕快締了契約就好了，我這裏報告給委員並說明我的意見。

星 這個石山不是說離開裝船的地方很遠的嗎，而很不方便的嗎？專一說着價錢便宜便宜，可是運費之類計算進去，反要變成很高價的，這是使市民吃虧受累的。而且假契約人的辦法也不對，把他人的所有用自己的名義出賣是賊盜，這一種惡損客拿來的物事，即使現在要改變名義也不行了，又有什麼照例的那卑下的金錢問題……從中漁利的問題糾結着，我是絕對反對的。

（參事會員暫時注視着星亨）

參事會員一 唸……你說絕對反對？

星 (點頭) 唔……是的……

(暫時沉默)

參事會員二 星君倘使絕對反對了，誰也沒有別的話罷？

參事會員三 (還不斷念的樣子) 也沒有什麼怪奇的問題糾結的話……

星 ……有種種聽到的話哩，這也是市當局者不行，應該再宣明一點責任，把這問題撤回的。

參事會員四 那麼這麼辦吧。

參事會員五 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

助役 對於這問題有別的什麼異議嗎？……那麼撤回了……現在休息一下吧。

星 唔，這好吧……飯還沒有來麼？……喂，老兄(叫着參事會員二三)趁這時來戰一次嗎？喂，把盤拿來。

(吸着雪茄悠然地發話)

參事會員三 ……(從角裏拿出將棋盤來)留心，這一回是要報仇了(開始擺棋子)。

參事會員六 到底那一面強些……

（另一邊有輕輕地私議着的人。）

星（擺着棋子）今天在政友會本部和原啓連下二盤，他連敗了，看他真不服氣……好，來吧。

參事會員三（下着棋）……真的那個輸了的，有點難說……

星 把角道讓開了麼？

參事會員三 ……留心不要把車塞殺了……

參事會員六（觀棋）把車看得比王將還要緊嗎？……

星 不行。

參事會員三 你看，不是車動不來了嗎？……等一等嗎？

星（搖頭）不是等。

參事會員三 那麼拿脫了呢。

星 放屁，這是這裏擺錯了一着。

參事會員三 那麼是等一等了，……好，等你。

星 放屁，不是什麼等，這棋子的擺錯了的。

參事會員三……這樣二手三手前再重新下過是不行的。

星 不是下過，只不過擺錯了……

參事會員六 哈哈哈哈哈，星亨——橫衝通過嗎？

侍役（拿名刺進來）星先生，這個人要會你……

星（頭也不迴）什麼……現在是緊要關頭……這麼一來不是怎樣都不妨了嗎？

參事會員三 看了人家的步法再這樣走，是太不行了……

星 沒有什麼不行……那是當然的。

侍役 四谷教育會的委員伊葉正太郎，對於先生在教育會上發表的意見，有話要和你談談。

星（不在意）教育上……不，現在沒有這樣閑工夫……好，怎麼樣？

參事會員三 要來拿桂了嗎……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惜的。

星 那麼要了來……王是預備逃走了吧。

參事會員三 放屁……

侍役 先生，怎麼樣？

星 現在不行不行（侍役退場）。

參事會員六 唔，東邊形勢不佳。

星 弱的輸是一定的，旁人不可教的。

（侍役搬出各個人的午飯來，參事會員分散於各地而吃飯。）

參事會員三 肚子餓了不能戰嗎？

星 趕快結束了吧……怎樣？

參事會員三 王手飛車嗎？……卑怯啊……慢着，等一下……

星 不好等的，……堂堂地戰啊。

參事會員三 到怎樣地方都是任性的人，這一着重來過……

星（苦笑）輸了嗎？……那麼放過你。

參事會員三 不是輸。

星 不要不服輸……

（對手把棋子放下了。）

星 什麼了……（快笑）

侍役 洋食來了。

星 好……（取匙）今天從朝晨起一直大勝。

參事會員三 馬上要叫你討饒。

星 和你總是高着一着的。

參事會員三 馬上就要自大，所以討厭。

參事會員一 還有一個收買老鼠的問題，也非得快快解決不行的。

參事會員四 唔，趁星君在這裏時，快快解決了吧。

星 唔，那個嗎……是的……一氣辦完了的好。

參事會員二 當做鼠疫是停了，却又出來，夏天真是討厭的問題。

參事會員一 疫菌是傳佈到了什麼地方，完全不明白，所以沒有法子。

參事會員三 說壞話的口中，又捏造出我們又把鼠疫作為材料而圖謀自利了，真惱人。

參事會員五 把我們都看做了百斯篤，真沒有辦法。

星（動着匙）我還要到別個地方去，請不必拘束就開議吧。

參事會員一 那麼，我們來開議吧。侍役，去對助役說聲。

（衆人再圍住大桌，助役帶了書記進來。）

助役 那麼開會了……議案上已經有的，收買捕鼠是二十二日即明日是截止期，可是在大學方面又發見了有菌鼠，還不能大意放鬆了，因之有再從市的預算裏支出二萬五千元，繼續收買的議案，不過近來是有什麼市費濫費的這些攻擊之際，也是可以考慮的，不過這是市民保健衛生上的大問題，所以無論如何總想決行，請大家熟議一下。

參事會員一 介意了那種無意義的攻擊，把百斯篤疫苗撒散於全東京市，弄出了這樣大事，那才是無法補救的。我贊成原案，以爲繼續收買捕鼠是當然的。

參事會員二 贊成？

參事會員三 任讓那鼠疫蔓延開來是不對的，大概沒有異論吧。

星（起立）我是不贊成的……就是百斯篤病菌的原因是什麼，在醫生中間也聚訟紛紜，並無一定的說頭，真實的事情，是還不知道的。不但如此，這市支出了很大的金錢所收買來的捕鼠斃鼠之中，不是一

隻的有疫菌鼠也不會發見嗎？其中最厲害的，是從市外的各地去把鼠買來再做生意的也有。這種黑心的有菌鼠，才是發見了就該可以打殺的必要。市的費用是很艱辛的時候，這事還是停止了好吧。倘使百斯篤菌從大學裏不絕地出來，那麼把發生有菌鼠附近的房屋，毫不顧惜地放火燒燬好了，還是這樣乾淨。

參事會員一 噫說放火燒燬？

星 連根都燒絕了才好。

（參事會員等聚頭竊竊私論着。）

（這時，五十歲光景鼻端條直的色白而穿羽織着袴的，伊葉正太郎，排了正面一隅的扉而慢慢地走到星身旁來。）

伊葉 （走近身去用談話的口調）上回在市教育會的演說，你大罵孔孟道德是但求無事主義，又說不要管舊道德如何，只管幹去做去，總是不錯的。

星 你是誰啊？

伊葉 （突然大喊）我是伊葉正太郎，是來斬你這國賊的（立刻抽出白刃來）。

星 下去！

（開始格鬪，衆人覺到了這事，齊立騷鬧起來有用椅子來打的，有凭在椅子上而跌倒的，有逃走的，助役以下數人，圍住而捉住了伊葉，星倒在地上）

伊葉 啊，成功了……國賊除去了……愉快……我決不逃躲的……。

（吏員與侍役多人出入着極其混亂。）

伊葉 （被牽着去）知道了嗎？……斬奸狀在懷裏。

（從門口出去了）

（星的倒着的周圍，聚立了人羣的大圈，警察和醫生跑來，不久預審判事，檢事等進來，行檢屍，查問證人等，一時很混雜——這都在人羣所圍的圈子內進行着——）

（不久用雪白布所包裹的星亨的屍體，安放在大桌子上，玫瑰的盆花放在他枕旁。）

（星夫人常子，由人引導着進來，臉色蒼白，悄然進。）

助役 真是飛來橫禍……。

參事會員等 真對不起，沒有別的話可說……。

（夫人目禮徐徐走到屍身旁，默拜而佇立着——沉默）

神鞭（飛奔進來）不行了嗎？……不行了嗎？……（急步到屍身畔）真是冤枉了……

助役……咄嗟之間起來的事情……真像做夢一般……

神鞭……啊……夫人……殘念啊……

常子（沉着的清寂的調子）會鬧出這樣的事情，我連夢中也不想到的……

神鞭 兇手捉住了嗎？……是誰嗾使的？

助役 不像是平常的無賴漢，現在正審問着。

參事會員一 他說着斬奸狀什麼，恐怕是出於淺見的心來的。

神鞭（罵的口調）大混蛋……做出發傻的事來了……傷着要害了啊？

醫師 是，第一擊的直刺着貫左肺部是致命傷，此外又斬了二三刀，這刀法不像是外行。

神鞭（嘆息）殺死了稀有的人物了……暗殺那爲人民戰鬥的總帥了……星是不擇手段的但這種

卑怯手段是不計算在手段之中的……啊今朝晨剛會到過（附了屍體而哭）。

助役……爲了市計畫着許多大事着的，現在什麼都不行了……

神鞭 不但爲市……依我說起來，就要成爲日本大棟樑的人，太不成樣子地折摧了。

參事會員等 江藤總裁來了。

江藤（憂愁滿面肅然地進來，原啓跟着）……接着了電話，我還當是假的，真是了不起的大事了，說起來今天是禮拜五，正是凱撒被刺的日子……（向屍體默拜）……殘念……怎樣的一種野蠻行爲，還有封建時代的人剩留着……

神鞭 侯爵，你們也太多做了封建時代的夢，長長和藩結托了之故，以致星君要這樣的惡戰苦鬪……促你決醒的人，是這樣一種死法的。

江藤 這樣說了，也許是這樣的……啊夫人，真是沒有話可說的。

常子 生前多蒙你照拂……比之去年的大病死了，我想還是這樣的好……這樣想我也放開心了。

（沉默）

原（長時的默拜之後）真像夢一般的事，午前在本部二人還下着棋過的……真是夢了。

參事會員等 啊，板木伯來了。

板木（對衆人目禮）啊，接得電話吃驚了……可惜的人物……（默拜）……夫人，真是飛來橫禍……

神鞭 原君，你也是剛愎的，不過不敵星啊，但是到了這地步，繼接星的志向的，在政友會是只有你了。

原君 唔，我對於大概的人是不輸的，對星却讓先一步……那個後繼是很不容易的，不過照他的氣象，不能死在床上像毫不足怪的樣子。

江藤 （寂寞的笑）說這話的你，是死在床上的怎樣的？也很危險，要留心啊？

原 總裁也老而益壯，是怎麼樣死法也難知的。

板木 （走近去）……先行的入，總都有做犧牲的覺悟的……本來我們幸運不佳，不曾被殺死了（寂
笑）。

（黨員壯士數十人成羣從門口肅然進來，在屍體前排成半圓形合掌默拜。）

（玻璃窗上，有夕陽的紅光，常子夫人，江藤總裁以下立着而嚴肅地默拜。）

（在大沉默中幕下）

（依日本戲曲全集本譯出）

阿武隈心中

人物

久米正雄作

阿久津留藏 農人 五十歲

同 留吉 他的長子 二十六歲

同 留二 他的次子 二十三歲

豐 姑 他的甥女 十九歲

今泉 猪八 他的弟 馬販子 三十五歲

高橋七造 留吉之友 村里會書記 二十五六歲

伊東作太郎 鄰村之人 農人 四十歲光景

三瓶久作 阿久津家傭工 六十歲左右

僧侶，隣人，村中的姑娘，郵差，葬事的工人，及村中的百姓。

時代

現代 事件起於某年之秋末

地點

東北地方的某農村

第一幕

阿久津留藏的家屋。古舊而陰暗的農家的內部。左半面是泥地，靠牆壁邊雜亂地堆置着種種農具及草薦，及臼等項。正面是出入的門，從門口可以望見院子中的雞冠花鳳仙花，浴在秋日光中。

右半面是高一地的地板，上面鋪着蓆子，一端的盡頭，放着火爐子，近旁散亂着廚房用具。對着院子的正面是用紙門遮隔着。右方用板壁隔開，可以通到裏面的起坐室。

一切都被煙煤燻黑，是農村的舊家樣子。

開幕時，這家兒郎的表妹豐姑，面向裏，從正面的出入口採光，在煮繭而做絲。

繭鍋中透起淡淡的熱氣來。絲車的軋聲與近旁傳來的阿武隈的水聲交混着。

又聽得了五六里外的紡績工廠放汽管，正是正午十二時了。

她聽得了這聲音，起來到爐灶邊起了火，把釜掛在鉤子上，再回來做絲。

這時，村里會的書記，高橋，穿着舊的禮服，梳着西式分髮的頭，是鄉村青年會員的樣子走進來。

高橋 啊，豐姑娘，你一個人嗎？

豐姑 噫，大家都到田地裏去了。有什麼事情嗎？

高橋 不，事情是什麼也沒有。聽說留吉君回來了，我是來看他的。真個回來了嗎？

豐姑 真的。是昨天晚上回來的。

高橋 唔，是真的回來了。我心裏怕他一到了東京去，便到死也不想回來了。回來得真好。豐姑娘，你也快活的吧。（稍戲耍似的看她）日日夜夜一心一意地等着的人呢，哈。

豐姑 （面紅）討厭，我不知道這些事！

高橋 怎麼不呢。留吉君的出去是爲了你，回來也是爲了你的緣故啊。

豐姑 那裏，那裏會有這些事。留吉哥是早已把我忘掉了的。在東京，他更不知有多少要好的人哩。

高橋 什麼講，那裏會有這些事。就是這一次的回來，也是記着了你而回來的。

豐姑 那裏，那裏會有這些事。他連看也不看我一眼的。

高橋 那麼，他爲什麼回來的呢？我只當留吉君已經有了職業，可以生活，所以回來找新娘的。

豐姑 在東京做了什麼事，爲什麼又回來，他一點也不說。昨天來了之後，一直低着頭，口也不開。

高橋 唔，那麼對他父親也不說什麼話嗎？

豐姑 唵，是的。舅父本來又是這樣少說話的人，所以也不問他，也不責他，二個人都一聲不響地合上了嘴，相對坐着哩。

高橋 那麼他父親惱怒嗎？

豐姑 不像動怒的樣子，但也沒有什麼歡喜。

高橋 到底回來的時候，是怎麼樣子的？

豐姑 我剛巧上街去了，本來不知道的，但問過久作伯，他說，在傍晚，天色已經是面貌辨不清楚的時候了，突然走進了一個年輕後生來，口裏說：「父親，我回來了，以往的事情，請不要再提，恕過了我罷。」

高橋 那麼，父親怎麼說呢？

豐姑 因爲黑暗之中，一時之間，舅父摸不着頭腦，不知是誰，等到知道了是留吉哥，也只說「留吉嗎？你進來吧。」

高橋 唔，後來怎麼樣呢？

豐姑 說是他不說什麼話，把搬出來的飯吃了。

高橋 再呢？

豐姑 沒有別的了。

高橋 對留二君也不講什麼話嗎？

豐姑 是的。

高橋 對你也不說什麼嗎？

豐姑 (稍帶嬌態) 是啊。

高橋 見你在這裏，恐怕他吃了一驚吧。

豐姑 起初好像是不知道我是誰的樣子哩。

高橋 那是當然的。你同三年前的你是完全不同了，況且到這家裏來，是夢裏也想不到的。

豐姑 便是我，倘使父親母親不是去年夏天遭了赤痢病亡故，也一生一世不會到此地來的。

高橋 真的，世上的事情真是奇妙不可思議的。當時，留吉君說了要你做新婦，他父親一句話回絕了他，怒氣衝衝地說「做生活還不會像個人，就要老婆了嗎！」就是這個原因，留吉便走了出去，過了三年，你的

父親母親都死了，你來住在此地了，說姻緣這東西，真是奇妙極了。反正你是這樣到了此地來，倒不如當初就許給留吉君做新婦更好。

豐姑 那也是不行的。

高橋 還有，不是這樣說嗎？不是說他父親現在要把你給留二做新婦了嗎？

豐姑（低頭） 留二哥近來曾提起過這話……

高橋 若說現在有做留二君的新婦的心思，那時爲什麼……

豐姑 我總覺得留二哥……

高橋 有點不情願嗎？

豐姑 沒有啊，雖不是這樣……

高橋 因爲留吉君回來了，還是留吉君好嗎？

豐姑 ……（點頭）

高橋 那麼留吉君沒有回來的時候，你是抵拼着做留二君的新婦嗎？

豐姑 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高橋 什麼沒有法子呢！說這樣話的女人是更沒有法子啊（停頓一刻）。怎麼樣？留吉君回來，是很體面的樣子嗎？

豐姑 穿了叫做什麼米澤綢的亮光閃閃的衣服哩。比從前面孔也白皙了許多……

高橋 從東京來的，自然變了漂亮男人了。那麼又要惹得村上的姑娘們發瘋了，正像你的使得此地的後生們發瘋一樣。

豐姑 （作怒色）喔，又來了，不知道的。

高橋 怎麼不知道呢，你這害人的（走近去）。這面孔（伸手要撫摩她的面）

豐姑 討厭！

高橋 好像誰回來了。是留吉君嗎？（從出入口探首望）不是留吉君，他們大家從田地裏回來了。

豐姑 真的嗎？（離開絲車，去看掛在爐灶上的鍋子。）

（父親留藏，弟留二及工人老農久作，一同進來。）

高橋 諸位，今天天氣好呀。

留藏 （注視他的招呼）有什麼事嗎？

留二 (插口) 村里會有什麼事嗎？

高橋 不，我是來看看留吉君的，聽說他回來了。

留二 (譏嘲的調子) 還有帶便來調戲豐姑娘一下吧。

久作 也許這倒是着重的事。

高橋 不要說這些屁話了。誰做這些事呢，問豐姑娘就知道的，喂，豐姑娘。

豐姑 (完全裝不聽見樣子)

留二 哼，看啊！

久作 在這些地方，女人倒是比較正直的。

高橋 啊，這真是無名的冤枉。

久作 所以扇子店的老頭子曾說過的，人倘使一次做了壞事，第二次不會做的，也派給他身上了。

高橋 我輪得到你們說話的事情，一次也沒有做過啊。

留二 不做更要留心。此後請你不要在豐姑娘獨一個人的時候，來嚙嚙嚇嚇。

高橋 (用一種反抗的態度) 你這樣不放心豐姑娘嗎？但你放心好了，豐姑娘是早就決定是留吉君的。

無論誰從旁邊怎樣伸出手來，她一動也不動的。

豐姑（怒聲）說什麼話！你這個人穀了，這些話。

高橋（但你先刻不是說過的嗎？）除了留吉君以外，誰都不情願，留二君是死也不情願的。

留二（面色轉成蒼白，看着豐姑。）

豐姑（要哭的神氣）說謊！說謊！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呢！

久作（搖着頭）這樣說來，老人只好旁邊站開了。

留藏（一直沉默而看着這樣子，突然去捉住了高橋推他到門口）高橋君，再會了。

高橋（出去，在門口，惡意的恭敬）啊，真是擾鬧你們了。（向着留二，再一次說）豐姑娘，是不用你耽心的。

（去）

留二（默然看着高橋的去，隨後緩緩走向豐姑）豐姑兒，先刻高橋說的話是假的吧。

豐姑（哭着，點頭）

留二（真個是假的嗎？唔？唔？）

留藏（留二，算了吧。問什麼蠢話。）

留二 唵。(離開)

留藏 阿豐，快些吃飯了。

豐姑 唵。(走到爐灶邊來，把鍋子放下，端整膳食。)

留二 真是沒辦法的小鬼。因為有了那小鬼，村上不知有多少後生被他教壞了。哥哥也是因為同他拌了
淘才逃出家門的。這小鬼手裏鋤頭也掌不來的。

久作 也不止他一個人。現在的後生，大抵都是這樣的。像我這樣生到地上來，和土地永不能絕緣的人是
一個也沒有的。真的農人，恐怕到我們這一代要絕了。

留二 看我好好地做個農人。接替了父親來好好興起這哥哥所拋棄的這家門。

留藏 (坐在爐灶前面，默然聽着。)

久作 你一個人怎能勝得了時勢。留吉本來也不是嫌惡這家的。都是時勢的緣故。都是因了時勢變得這
樣子的。專心弄着泥土，吃着蕃芋和清水，還不如到鎮上去，到香煙廠做工一天也可以掙八毛錢。是這樣
的時勢。只要東京去趟了一趟，便穿得錦繡滿身回來的時勢。到了這田地，我是只能一聲不響退開了的。
除了一聲不響在旁邊看着之外，是沒有法子的。要改轉時勢的方法是沒有的。

留藏 那麼不要說怨話了。

(大家沉默)

豐姑 喂，飯好了。

(大家不說話，坐於灶爐邊的黑色古舊矮桌邊。)

留藏 (向豐姑) 留吉沒有來嗎？

豐姑 今朝上出去後，沒有回來過。

留藏 那麼我們吃吧。

(大家開始吃飯。)

留二 哥哥到底是爲什麼事回來的？(沒有回答) 喂，父親？

留藏 不知道，你要問，你問他好了。

留二 是。

久作 現在的時勢，都是莫明其妙的事。

留二 豐姑兒，對你他沒有說什麼話嗎？

豐姑 是的，什麼話也沒有——

（沉默，只有各人吃飯的聲音。隔了一刻，留吉進來。剃平頭的面色蒼白青年，從服裝上看出像商店掌櫃的樣子。）

留吉 回來遲了，對不起。

留藏 唔，快些吃飯吧。

留吉 是。

久作 大少爺，對不起我們先在吃了。

留二 到田地裏做了工回來，肚子是很覺得餓的，所以沒有等你，就先吃了。

留吉 那裏，我遲了很對不起。

（留吉坐在豐姑匆匆替他預備的座席上。）

久作 大少爺，今朝到什麼地方去了？

留吉 我到坟墓上去拜了，到了母親的坟上，還到（見了豐姑一眼）豐姑兒的雙親的坟上去。

豐姑 啊，真對不起（行禮）。

久作 大少爺還記得你母親在世時的事情嗎？

留吉 記得的。

久作 那時候，這阿武隈川上還沒有架鐵橋哩。村上邊還沒有青年會哩，大家都很平安地過活着。想想是可笑的，我總覺得那時像每天都是好天氣的日子。

留二 我小時，家裏邊還要熱鬧。

久作 是的。像我這樣的長工也還有三人。後來一個走了，二個去了，到現在只有我一人了。時勢是拋放下了我着着地望前去了。我們已經沒有用了。雖然沒有用了，却也不能死。倘使能死，死了是多麼好呢。可是，我們去死的力都沒有了。

留吉 (像突然記起了似的) 好像在那一冊書本上讀到過的。說東北地方正是這樣子，起步得遲了，不能進展，但也沒有決心死去。於是不得已糊糊塗塗延宕着維持現狀，那是頂可憐的狀態。久作 深奧的理論我是不懂的。但你是學問太多了的不好。但這也不管了，我除了這樣糊糊塗塗地延宕，沒有別法的。

留吉 說這是頂不行，這樣糊糊塗塗的延宕。反不如下一決心，看到底是落在那一邊……

留二（有幾分的緊張）那麼你哥哥以爲這個家門，也下一個決心把它倒壞了的好嗎？

留吉 這不能一概而論，倘使有另外的復興的方法，那麼還是把現在這樣半生不死糊糊塗塗的倒壞了的好。我說。

留二（作寬相）哥哥，你是來倒壞這家的嗎？

留吉 來倒壞這家？那會這些事，我總也不會把生身的家都忘了的。

留二 總是只在你歡喜記得的時候記起的吧。這些話原不該出之於我做弟弟的口中的，你歡喜去就出去，歡喜來就回來，我原來不會說過一句閑話，你自然也總有種種口實可推托。不但是我，我什麼也不說，想來父親也總有許多話要對你說的。

留藏 留二，閑話不要多說。

留吉（銷沉）這我的只願自己原是不好，我也知道，父親和你自然都有可說的話。我錯的地方，我服罪，請你們寬恕。

留二（稍覺意外）我並不是要哥哥陪罪。

留吉（再向父親）再懇求父親，寬宥了我。

留藏 這些事可不用管它。留吉到底你預備此後怎麼辦？

留二 是啊，請你先把這一點說明白。

留吉 這樣說來，無論如何，不能不對你們說明了。我實是來有求於父親和留二的。

久作 （飯已吃罷）我先到田地裏去了（一個人出去了）。

留吉 所謂請求不是別的，我想稍借一點錢，所以回來的。照理應該是有了小小的成功，才可以來見你們的面，但因有逼不得已的用途，非有三百圓不能過去，所以除了到此地來商量之外，別無辦法。

留二 三百圓？

留藏 三百圓是一筆很大的款子。

留吉 是的。這是因經營上的必要，只要有了這一點，現在那交易也可以十分有希望了。

留藏 營商事是什麼啊？

留吉 噯……做着綢緞布疋的生意。

留藏 說要那個資本金麼？

留吉 是，尋得了好的貨品，只要把這貨進了，賣出去是很有把握的。

留藏 這明白了。但是，你以為只要回到了這家裏來，三百塊洋錢是滾着的嗎？

留吉 不決不這麼想。

留藏 那麼怎麼辦呢？

留吉 我要懇求你們是這樣的，暫時把這家宅財產借我，去做個抵押。真是求懇你，（父不答）留二，也求你的答允，幫助做哥哥的一下吧。

留二 我是不願意的。這些話你太自在了。把我們特意如此流了大汗而耕作的土地去做抵押，我不願的，無論誰怎麼說，我總不願意的。父親，你這樣一句話也不說，莫非想要允許哥哥的請求嗎？這也太殘酷了。父親總也不會忘記我們這樣地拼了性命工作着，是爲什麼的。都不過是想把這家門從新振興起來的一條心思啊。喂，父親！

留藏（沉鬱的樣子） 想去抵押，也沒有土地了。留吉，你難道還在做着孩子時代的夢嗎？我家所有的田地只剩了五六畝了。

留二 就是這五六畝的剩下來，也靠了誰的力呢？

留吉（拼命地） 那麼，這一點也行，就借給我吧，對不起，我懇求。

留藏（不睬理，站起來）
留二，久作在等着，我們田裏去。

留吉 請你等一下，父親。

豐姑（不知不覺要止住的樣子）
舅父！

留藏（一面整備着出去）
什麼事？

豐姑 ……（自覺其多事。）

留二（向豐姑，很柔和地）
這些事你不用管的。

（留吉低着頭。二人要走出門，迎頭碰着隣村的人伊東作太郎進來。）

伊東 飯吃過了？（二人站住）
來得剛好，你們還沒有出去請稍等一回。

留藏（不快）
有什麼事嗎？

伊東 說有什麼事嗎？
留藏君，你不是很明白的嗎？
在我面前還要什麼裝假糊塗？

留藏 所以說爲什麼？

伊東 上一次的桑葉錢，說還，還，到底幾時還呢？
今天請你確確實實說一聲。

留藏 要錢，今天不是沒有的。

伊東 你既能這樣說，我也不能不說了。那麼爲什麼河南的阿定媽媽的桑葉錢，你已還了呢？
留藏 有，所以還了。

伊東 爲什麼不先還我呢？

留藏 錢沒有了，所以不有了，自然還。

伊東 不要說這樣的話了，不是只有十塊錢嗎？拮据的不是你一人。我也想去趕這次的馬市，賺一點錢，本錢不費是很爲難的，請你還了吧。

留藏 留吉，你聽見嗎？（留吉俯首。）

伊東（看了留吉一眼） 況且不是說令郎從東京回來了嗎？我今天是一定要拿去的，請爽爽快快拿出
來吧。

留藏 沒有。

伊東 那麼坐在這裏等到有。我今天是抵拼了來的，不拿到手決不回去（坐下）。

留二 伊東君，今天父親心神不好，而且錢也實在沒有，請你不要說話回去罷，我懇求你，決不拖長下去，請
你再等五天。

伊東 聽厭了。等五天，我坐在這裏等的。這又不是喝清水的百姓，不是阿久津地方的大財主嗎？十塊錢，怎麼會沒有，不肯拿出來罷了。

留藏 你，賴在這裏不走嗎？

伊東 當然。

留藏（沉鬱）出去！

伊東 那麼拿錢來。

留藏 不出去嗎？

伊東 不拿到錢，不去。

留藏 出去！（沒有回答）不出去嗎？好，你不去也要叫你出去。（走近去，抓住他的領口）出去！

伊東（拉脫那手） 做什麼事！

留藏 小子，你不出去……（說着一面拿起倚在壁邊的硬柴來，沉鬱地走近去。留二和豐姑急急地去阻止）走開，不要攔路頭（用陰沉的眼光注着伊東）。

伊東 要打人，你打打看。誰來怕你的嚇勢。

留藏 小子，還要放屁嗎！（猛然摔開了留二，要奔過去。留吉急忙過來阻止。）

（在這喧鬧之中，叔父豬八進來。他是個馬販子，有農村的流氓的樣子。）

豬八 什麼事情，這樣熱鬧呢？

留二 啊，叔父，來得正巧。現在因為伊東君來催借項，父親發了怒，正沒有辦法。

豬八 真嗎？哥哥，為什麼這樣動怒呢？這不像是你的事。

留藏 唔，（又回到沉鬱，柴任留二奪下了）

豬八 到底為什麼會鬧到這樣的。要留藏哥的動怒，必定是有了很大的事情哩。

留吉 不，叔父，道理是這樣的。

豬八 啊，阿吉嗎。說你回來了，原是真的。唔，那麼……

留吉 先是我對父親說了些無趣的話，在他不高興的當兒，那個人來了，說不還錢要坐守在這裏，所以父

親發怒了。

豬八 這樣嗎？（向伊東）那麼伊東君，你是這裏坐守嗎？

伊東 是的，豬八君，我實在也是忍耐不住了。

豬八 說借項，到底是多少錢啊？

伊東 十塊錢。

豬八 十塊嗎？——這個給你似乎太多了，也罷，我拿出來（從皮袋中取出洋錢來）。今天我是財主啊。現在要到馬市去，是備着一點資本的。喂，十圓，拿去吧。

伊東 啊，那真多謝你了。拿了這個，就沒有話了。那麼我收了這個。

豬八 那麼，拿了趕快去。

伊東（收了錢） 對不起，真攪擾了。

豐姑 今泉舊父，真對不起你了。我現在才放心。

豬八（注視着豐姑） 你這樣的對我道謝，我真歡喜哩（用一種好色的眼色）。你甚麼時候看去都是可愛的。

豐姑 啊，討厭的舅父。

留二 叔父，真是你拿出了不妨嗎？

豬八 什麼，到了馬市上去賺五塊十塊錢是不算一回事的。

留二 真的。

留吉 不過真是對你不起。

留二（對默然站着的留藏） 父親也說一聲謝謝呢。

留藏（默不發聲）

豬八 什麼，這些話說它幹嗎？哥哥的氣質我是知道的。哥哥心裏還以為我不必多管這閒事的。不過今天還沒有阻止我拿出錢來是比平常溫和了。哈哈。

留藏（突然說） 留二，到田地去啊。

留二 是。

豬八 那麼你們做生活去吧。我再和留吉談談就要到馬市去的。明天再來。

留二 那麼我們出去做生活去。

（留藏和留二出去。豐姑收拾整理食具。）

豬八 怎樣了？阿吉，好久不見了。

留吉 一向不會問候你，很對不起。

豬八 我和你都不能做真的農人，大家很爲難吧。但你現在却出山了，很好。

留吉 那裏來的出山，同失敗了回來一樣的。

豬八 那會有這些事。你不會失敗的。在東京做着什麼事啊？

留吉 做那個股票號的經紀人了。

豐姑 （不意擡頭，作不審狀）

豬八 真嗎？那有趣極了，我一生一世想做一次這樣的事情。在鄉下牽了馬跑來跑去總不是事體。

留吉（要換轉話頭） 馬的拍賣情形，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吗？

豬八 只有馬房是縣裏拿出錢來造得很好了，除此以外，都是和從前一樣的。

留吉 這樣麼，我小時候也時常去的。在圈子裏面，馬的主人各自牽着馬繞走，在四面看的馬販子，時時喊

出「五塊怎樣——」「十塊怎樣——」把那價錢逐漸擡高去。

豬八 是的，我也是做着這事情。

留吉 到了晚旁，馬販子把買得的馬，十四都連在一起，在它們的捨不得別離舊飼主而嘶嘯之中，都牽了去。

豬八 在這一點馬是很可愛的，母馬和小馬分賣了時，那別離的樣子，真像人一般哭叫的。

留吉 叔父，很賺錢嗎？

豬八 唔，倘使不稍賺一點錢，歡喜的老酒也喝不成了（把煙盒藏好）。那麼去想法子賺一點錢來。

留吉 你要去了嗎？

豐姑 舅父，再坐一回去啊。

豬八 你這樣說了，我千年也會坐着的，但這樣生意便做不成了。回來時再來看你的俏龐兒吧。再會了。

留吉 再會了。

豬八 再會啊。（以指探豐姑面頰）留吉，把這姑娘交把你，真是托貓管魚了。

留吉 不要說笑話。

（豬八笑着出去，二人相視而笑。）

留吉 豐姑兒，叔父所說的話聽見了嗎？

豐姑 唵，今泉的舅父是時常說這些玩笑的。

留吉 這也不壞啊。你也不要離我得這樣遠，請過來些。

豐姑 俺（順從之靠近去）。

留吉 回來之後，還沒有同你好好兒談過話。這三年間怎麼樣？也有記起我的時候嗎？

豐姑 何止這樣，我是天天在等着你的。

留吉 不過這三年之間，這俏面孔不知被別個男人觸摩過幾次了。

豐姑 這些話——

留吉 那麼留二一定是親過不少回數了。

豐姑 啊，說這些話，這是一次也沒有，一次也沒有的。

留吉 說謊吧。不是兩年都同住在一屋子裏嗎？留二會放過這樣可愛的人。

豐姑 但是真的啊，真沒有的。誰和留二什麼——

留吉 說謊沒有用的，面孔上明明寫着。

豐姑 寫在什麼地方，一點也沒有。

留吉 不過留二這樣說呢。

豐姑 假的，說謊。那是他隨口捏造的。

留吉 真個沒有嗎？

豐姑 要是這樣疑心，由你考查好了。

留吉 那麼，眼睛給我看看，倘使心無內疚，能正正地看着我的。

豐姑（正色直看他。）

留吉（相互注視着，突然）豐姑兒，有什麼地方可以只容二個人說話的地方嗎？

豐姑 這裏面的柴房就很好。

留吉 你留心着的嗎？

豐姑 是。

留吉 從前是和留二什麼人——

豐姑 啊，又是——

留吉 那不再說玩笑了（沉默有頃）。但是你真有到柴房去的心思嗎？

豐姑（失望而低頭，偷看男人的面。）

留吉 是啊，忘了吧，忘了吧。看着你的俏臉龐，把什麼事都忘掉了吧。現在這是我唯一的逃難地了。

(豐姑不懂這些話的意思，仍是茫然地看着留吉面上浮起的歡喜和苦痛的表情。)

幕——

第二幕

柴房的前面。正面看見卑陋的柴房的入口，近旁佈滿大小的稻草堆，有柿樹一枝高聳，似爲之統御然。前一幕的次日，同是秋天的黃昏，前庭滿地浴着夕陽的紅光。

雁羣啼着飛過。阿武隈川的水聲也很清楚。

開幕時，舞臺面暫時空虛，少頃，父親留藏和久作肩荷剛洗乾淨的鋤頭，從右方上來。二人沉默而走了過去。隔了一回，留吉從左方上，耽於沉思的樣子。同時留二肩上擱二三樣農具，從右方上來，二人在舞臺的中央碰到了。

留二 啊，哥哥，你到什麼地方去？

留吉 不到什麼地方，就想在這一邊走走——

留二 不是另外有什麼事情吧。

留吉 唔，並沒有特別可說的事。

留二 那麼正好。我實在有一句話要對哥哥說，現在你可以麼？

留吉（稍遲疑） 唔，現在也不妨。

留二 正好誰也不在這裏，我是要對你說的。但放心，決不多費你工夫。我們去在那裏稻草上坐了講吧，只消一回工夫。

留吉（坐在近邊的稻草上） 那麼，是什麼事呢？——

留二（也坐下來） 這句話實在不是我弟弟口裏應該說的，不過不說，事體是無了局了，所以今天我決心要對你說，話不是別的，想你早早回東京去了吧。

留吉 唔，這，我也想回去了的。——

留二 你來還不過一、二天，就要這樣催逼一般勸你去，你也許心裏不爽快，當做我做弟弟的太無良心了，但請你也代我們想想看。這樣說了也許你要發怒，自從你來了之後，這家中就不行了。父親從昨天起，就不說一句話，你又是只顧長吁短嘆，近來連豐姑兒也不安心的樣子了，連多嘴多舌的久作也少說話了。辛辛苦苦地做了一天回來，大家像陌生人一般對坐着吃飯，同嚼沙泥一樣——這些事，說起來都是你哥哥來了之後才這樣的。

留吉 這我也覺得很對不起的。我心裏真是怎地不安哩。私下陪罪着哩。

留二 我並非要來問你謝罪不謝罪那些事，倘使你心裏果然覺抱歉，就應該早早下個決心回東京去了。我懇求你，我求你不要再來麻煩年老的父親和我們，也不要再來攪我們的家。在你，也許是因爲來設法一點資本的，沒有辦到，便不願動身，但要把這家裏的財產做抵押的話，那是不行，第一對祖先也對不起。而且父親已經說過了不允許的話，是再也沒有法子了。所以我勸你還是放開了這條心，早些回東京去，在你是更合算。

留吉 那也用不到你代我多費心思，我早就想過了。

留二 那麼，爲什麼還這樣一天天延宕下去？

留吉 有種種難說的理由哩。不知不覺地延擱了一二天是有的，你既然這樣說，我也就把這事情歇手吧。我聽你話，我回去。

留二 那麼幾時回去？

留吉 明天。

留二 明天什麼時候？

留吉 等我到晚上吧。我還有要見見的人，要談談天的人。

留二（沉默有頃） 你還是這樣放不開豐姑兒嗎？

留吉（站起來） 說這樣的屁話！

留二 關於豐姑兒我也得先對你說，我娶她爲妻的事情已經決定了，請你稍留神一點。

留吉（強作冷靜） 唔，已經定做你的新婦了嗎？什麼時候？誰定的？

留二 父親和我都早已這樣決定了的。

留吉 那麼她自己呢？

留二 她自己當然也承認的。

留吉 真個承認嗎？

留二 那會說謊！（隔一回）不但空是說話。終則在你哥哥面前，事實上她早已是我的了。

留吉 說她已經允許你要求的事情過嗎？

留二（浮起不好意思的微笑） 唔，是這樣的吧。長久住在一間房子裏，那不是當然的嗎？又何必這樣地

吃驚到面孔變色呢。

留吉 唔，這樣嗎？（隔一回）但是，倘使在和你有這種關係以前，先和我也有了關係的，你怎麼辦？

留二 那有什麼呢？我無論豐姑兒有什麼事情，已經決定要娶她的了。

留吉 但是問題並不是在你和我的心裏。無論你怎樣地決定，倘使她不答允，你也沒有法子吧。以前有過什麼關係之類，在這時候去決定她的所有權，是一點也不能有用的。她是屬於你或屬於我，是要由豐姑兒現在的心去決定的。

留二 那麼倘使她是願意跟你哥哥的，你是就想把她帶走嗎？

留吉 倘使她果有這個決心，也許就帶了她去。但是我也沒有問過她，究竟她心中怎樣是不知道的，你既然這樣着急，那麼我們把她請到這裏來問問看，怎樣？到底她願意你還是願意我？

留二 哥哥，你不是先和豐姑兒私下訂了約麼？要和豐姑兒二人使我當場出醜嗎？你知道你自己會得勝的，所以說這些話。

留吉 那麼，怎樣辦才好呢？

留二（要泣的聲氣）哥哥，我這樣懇求你，你還不答應嗎？這樣你不太忍心嗎？我想你總不是特地回來把我的幸福一件件都要打碎的（差不多泣下）。我求你，我求你好好地回去了。只要你去了，豐姑兒仍

舊做我的新婦，想來她也不會再反對的。說這些話雖是太無氣概，太自私自利了，但我這樣拜着求你。

留吉（長時間的沉默之後，忽然閃電一般） 留二，那麼我的請求你也允許了我嗎？

留二 你的請求是什麼？

留吉 把家產借給我。（留二發呆無言）這在這促迫的談判之際，更是提出自己的女人來作為交換條件，我自想也很覺是恥辱。但我現在是在拼命要錢的時候。在你的生活上必要有豐姑兒以上，我是要着銀錢。我並不是想賣女人。但我的這一種心情，你總可以理解的。哥哥也懇求你。怎樣？

留二（沉鬱地） 那麼，你是說把豐姑兒給了我，把家屋借你去做抵押嗎？

留吉 是的。你先刻說我要打碎你的全幸福的話。但倘我就這樣回去了，那是怎樣的？不是我的二個希望都沒有了，也就沒有生活的意義了嗎？所以請你答允我。我也求你。

留二（擡頭） 哥哥，你要做的生意，真靠得住嗎？

留吉（悲哀的樣子） 唔，我想一定有希望的。

留二 那麼，要借的錢，也就可以還的了。

留吉 是的，所以請你允許了。

留二 那麼，一定就還的，不會錯吧。

留吉 唔，決不會倒賬的。

留二 哥哥，沒有法子，我答允了。

留吉 借給我嗎？多謝多謝，我這樣拜謝的。這樣，我才是得救了。謝你，謝你。

留二 你雖這樣地高興，我心裏可不大舒服。哥哥，我要做到這樣的，才得娶豐姑兒，是不能不恨你的。

留吉 真是對不起，留二，我總要報德你的。

留二（起立） 那麼快快到父親那邊去，商量這事情吧。

留吉 我們這樣辦麼？你也一同去懇求了，想來父親也不會不答允了。那麼拜托你（起立）。

留二 一同去求求看，但豐姑兒一邊靠得住嗎？

留吉 唔，這你放心好了，叫她嫁你。

（二人從左邊下。舞臺面暫時空虛。雁過啼聲頻發，其間也時時夾着河川的水聲。）

（少頃久作搖着頭從左上。他口中在說着什麼話，一邊收拾晾在柿樹下的豆類。）

（這時隣人上。年約三十餘，一個很樸實的農人。）

隣人 啊，久作大叔，你在這邊忙着嗎？

久作 忙也沒有什麼忙。

隣人 怎麼？你東家好麼？

久作 不見得好。雖說不好，但我是慣了的，也不覺得什麼，在別的人看來，却有點可怕呢。

隣人 那麼，今天還是不去的好嗎？

久作 有什麼非見他不可的事情嗎？

隣人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不過今天到馬市去了來，那個馬販子的豬八，托我帶個口信。

久作 這樣嗎？那麼對我說了吧。現在那正屋那方面，他們父子間好像在商議什麼事情的樣子，所以我也避到了此地來。唔，今天的馬市怎樣？

隣人 和往年也差不多。今年有了一匹非常出風頭的馬，叫做什麼亞拉伯種的。說這種馬在皇上的御馬園裏也找不出來的。價格要三千元，那不令人吃驚嗎？

久作 被別人的馬嚇倒是沒法子的。管它三千元五千元和我們是沒有關係的。

隣人 照你這樣一句話一概說完了，在世界上我們一點也沒有有趣的事情了。像你這樣的無論什麼事

情都不想知道都不想看看，那也未必是好的。

久作 這也是不錯的，我很知道這道理。但沒有法子，只能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地一天天過去。近來馬市也不想去看看了。

隣人 雖則每年差不多，我們却也覺得很有趣的。今年馬來得很多，也很有幾個賺了錢的馬販子。此地的豬八，也很有興頭的樣子。

久作 這樣嗎？那麼說的口信是什麼呢？

隣人 說今天就要回來的，要此地來借住一宵，去對豐姑娘講一聲，托托她。

久作 什麼事，特地說的是這話嗎？

隣人 在那個市梢頭的叫田中屋的酒店裏，喝得醉天醉地的說的話，但也許不能作準，但我是受了託，所以不能不來說。

久作 唔，真的。那麼辛苦你了。這事我知道了。

隣人 那麼，真是拜托了你。再會了，你慢慢地做吧。

久作 再會了。勞駕得很。

（隣人下有頃，久作也把事情做完，退場。舞臺上又空虛。隔了多久，夕陽的光漸淡。）

（豐姑悄悄地出來，四面端相了一回，用稻草縛在柿樹上，輕輕地走入柴房。隔了好一回，留吉上，比以前憂慮的樣子。走到了柿樹之下，忽然看見了稻草的暗號。作悲慘的微笑。輕輕地乾咳二聲。豐姑出現於柴房的門口，用手招他。留吉欲行，在周圍看了一轉。忽然像看見了什麼，急作手勢令豐姑藏匿。）

（書記高橋從右方上。）

高橋 啊，留吉君，正是巧了。我正要來看你，到你家裏，恐怕說話又不方便，正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不給你家裏人知道，和你一個人談談。

留吉 不過，我現在有一點事。你說的是什麼事呢？倘使怎樣，我晚上到你府上再談吧。怎樣？

高橋 不必，一說就明白的。實在爲你昨天晚上說的話，我想就借到了印子錢也可以。我所知道的放債的，今天恰巧有個到村里會來了。我說同他談起，他心裏有一點允許的意思了。不過也要和你見面一談，所以我把他帶在那邊。不管成功不成功，你會一會他好嗎？

留吉 但是放印子錢的是要抵押的吧。

高橋 當然，能有抵押最好。表面上沒有，倘使是長子，只要有父親的蓋印也行。

留吉 高橋君，我已經絕望了。抵押沒有什麼也沒有的。父親總不會允許的。不是不允許，即想允許也沒有東西了。在去年的養蠶大失敗時，從農工銀行借錢的抵押，大半已沒有了。

高橋 啊，你不要這樣的失望啊。倘使如此，也只看你決心如何，自有辦法。總之你見見他再說。今天只會會面就可以。也許過日因此得着好處。

留吉 這也不錯。

高橋 暫時會會面吧。倘使不好，像我隨口說了謊的樣子，很不好的。只要稍微一息的工夫。

留吉 那麼去見見他吧。在什麼地方？

高橋 在那土橋旁邊等着，是很近的。

（二人急從右方走去。隔了好一回，豐姑悄悄地從門口出來，看門外的樣子，目送其行，暫時佇立。不久從遠處來了醉漢的聲音。漸漸近來了，知道是豬八的叫聲。豐姑急急躲開。）

（馬販子豬八，喝得爛醉，從右方上。）

豬八（舌音不清） 唔，來了……豐姑兒……出來啊……女孩子……拿水來……舅父回來了……照

你的話回來了……阿豐……不出嗎……還不出來……

（倒在稻草上狂叫着。）

（其時在柴房中的豐姑，見了這副形相很怕，從裏面把柴房的板戶掩閉。）

豬八（忽然見了柴房板戶的動）呀，那門怎麼自己會關了。真是無奇不有的怪事了。誰在那裏啊，是誰

啊？（沒有回答）誰啊？（豬八猛然站起，向柴房走去，推門，門不開，更用力推，漸漸開了一半。望進去）啊，

是豐姑兒嗎？爲什麼在這地方（轉身走了進去就把門閉上）？

（夕陽完全收了影子，天色已是昏暗了。隔了一會，留吉從左上，再見四周圍。又見了什麼人，站定了很性急地等着。）

（郵差從左上。）

留吉 有信嗎？

郵差 「阿久津留吉先生」是你嗎？

留吉 是的，（接信）辛苦你了。

（郵差退。留吉急看信的背面，拆了就抽信，就讀。讀去漸漸在他的動作上，明白現出驚愕的樣子。有絕望的表情。他差不多要發聲大叫，把信團團搗，用手拉頭髮。）

（這時，推開了柴房的門，豬八抓住了豐姑出來，留吉看見了這樣子大驚，匿於稻草堆之後偷窺着。）
豬八 啊，來，一同來，一同來，做我的老婆。不是講定了的嗎？八月初一晚上的事情，你忘記了嗎？從那時起，你已是我的了。所以到我的地方去，做我的老婆吧……什麼，什麼不願意，不願也沒法子。我無論怎樣要你做老婆的，所以來，一同來啊。嫁給了留吉那還了得嗎？好，來啊，來啊（說着還要拉她去）。

（留吉不能忍，慢慢地走出來。）

留吉 叔父，你做着什麼事，說着什麼話？

豬八 （吃驚放手）唔，你在這裏嗎？我什麼事也不會做，什麼也不做。（叭叭地說着，像逃走一般退）

（留吉呆然，目送其去。但即回復注意於伏地飲泣着的豐姑，走近去，拉她起來。）

留吉（詰問的樣子）豐姑兒，你做了什麼事（沒有回答）和叔父幹着什麼事情被他怎麼樣數說的？

（沒有回答，只是泣着）一味泣着不是明白不來嗎？我是問你做着什麼啊（突然發狂一般）做了什麼？說出來，說說（抓住其其領口，推倒之）賤貨！要說也說不出罷。你昨天用那一隻嘴來說謊的，用那一隻嘴說不會和男人有往來過的。用那一隻嘴說和留二也沒有什麼關係的空口白話。叔父所說的話，也都是真實的吧。好，你回答我。有可以回答的話，說出來！

豐姑（泣着）留吉哥，這太過分了……無論怎麼樣，那些事情是沒有的，沒有的。

留吉 不行，不行，嘴裏說不，現在有證據都不行了。我想到了和你這樣賣淫一般的賤人到現在還有來往，真是懊喪極了。對於像禽獸一般的心，即刻以前，還受着牽引，含羞忍辱，爲了你而偷活着，我是多麼愚蠢啊。（泣聲）這樣說也像還放不開你的樣子，豐姑兒，我剛才還以爲即使什麼都失掉了，還有你是我的。現在呢？我什麼都沒有了。真是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忽然低聲）我是要去了。對於這家，對於污垢的你，已經沒有關係了。（要走）

豐姑 留吉哥，請等一等。

留吉 什麼話？

豐姑 我的心一定亮給你看，一定表白給你看。

留吉 這些話我不要聽，也沒有這必要。我去了，去了再也不回來了。隨你去做留二的新婦，做豬八叔父的老婆，只要你生活過得好就是了。我對於你已經不存什麼別的想頭了，請你也不要再記着我。那麼我真去了，請你替我向大家告別，再會了。

（豐姑泣倒於地。留吉決心走開，走到了舞臺的邊上，立住了脚，用望着遠地的望向天空前方。又徐徐

走回豐姑泣倒的地方。

留吉 豐姑兒，我只對你一個人說的話，我是到底不能再回東京去了的。實在我到此地來並非來設法資本的。實在因了用了主人的錢來做股票生意，虧蝕了三百元，是來想法子彌補的。所以這錢弄不到手，便不能回東京去（隔一回）。更是看了現在接到的信，主人好像也有點覺得了似的。所以，更是弄不到錢，難回去了。

豐姑 那麼，不回東京，到那裏去？

留吉 我自己也不知道。還是到什麼地方去找朋友看再說哩。（隔一回）但是大概總到可去的地方去吧。那麼再會了。請你時時記着我吧。

豐姑 那麼請你保重身體。那個陪罪，我一定做的。

（留吉從右方退。豐姑一人仍泣着。）

（四圍漸漸暗黑了，阿武隈川的鳴瀨更加清楚。隔了好一回，在大屋方面，傳來留二的叫着，「豐姑兒豐姑兒」的聲音。聽得了這聲音，豐姑突然起立。暫時諦聽沉思，再看四周圍，急急從右方下。）

（留二的「豐姑兒，豐姑兒」的呼聲——）

(接着留二從左邊上。)

留二 (在柴房中及四周探望) 豐姑兒! 哥哥! 二個人到底同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滿面不安的面色, 聳耳靜聽。)

第三幕

阿久津家的內部。舞臺與第一幕同。不過在左方擺着祭壇, 又有覆着白布的一具棺材。其間香燭之類, 整然地具備着。

前幕的次日晚上, 暗黑的家中, 點着二三盞煤油的洋燈。

家裏除留藏留二外, 有隣人及村上的男女四五人, 都在伴靈守夜。開幕的時候, 和尚在佛前禮拜, 正是誦畢了枕經的當兒。

和尚 (禮拜畢, 退出靈前, 向大衆微點頭, 卽着席就坐。)

留藏 (沉鬱地) 很辛苦了你。

和尚 不必客氣, 這樣的成佛, 是近來少見的事, 我當做是功德, 很用心地唸經了。

——幕——

留藏 真多謝你了。

和尚 留藏先生，這樣的一次亡故了二個人，你也很覺寂寞了吧。

留藏 唔，那沒有什麼——只覺得有些惱怒罷了。那已經死了的糊塗孩子，原是什麼也不知道的往生去了，但還活在世上的我們，此後却免不得要聽着那討厭的閑話。死了還要出醜，想想看，真是蠢才！

和尚 是有非死不可的緣故嗎？

留藏 就是這點不懂，爲什麼是非死了出醜不可呢。本來那個小子的心情，原也有些難以理解之點。

和尚 也就是年輕的過失吧。年紀輕的人真沒法子。（回顧姑娘們微笑）。

留藏（向姑娘們） 啊，姑娘們，你們特地來了，去上一回香吧。也請你們把我家的阿豐，看做榜樣，不要走

錯路。

和尚 真的，真的。照平常的豐姑那麼柔順的樣子做人。

姑娘一 但是，我們倘使有肯一同去死的人，我們也願意死的。

姑娘二 真的，真是這樣的（相互牽手）。

姑娘三 可是非死了不能結合，又是怎樣的不幸啊。真是可憐啊。

留藏 啊啊，無論怎樣地說也沒有法子了。還是快些上香吧。

姑娘一 那麼，我們先上香不妨嗎？

和尚 啊，不要客氣，只願上香吧。

（姑娘們點頭，交互到靈前禮拜。）

和尚 怎麼？那麼我回去吧。

留藏 你要回去了，留二，點個燈籠來。

和尚 諸位，我先走了，再會（接取了留二給他的燈籠）。啊，真費你神。留二君，你也不要失望悲觀。每一人

都是有他自己的運命，沒有法子的。懂麼？（留二不語點頭。他就從門口出去。）啊，天河是這樣亮了。秋天

漸漸深哪。再會，再會（去）。

（沉默——）

（不久姑娘們也各自告別了回去。）

（留二默坐佛前，長時間瞑目。久作從外回來。）

久作 回來了。

留藏 久作嗎？事體怎麼了？

久作 都辦好了。那市上的葬具店，剛巧有現成的花，叫他們今夜就送來。還有這裏的墓地和豐姑娘的墓地，都已到村里會陳報過了。

留藏 掘坑的人也托好了嗎？

久作 萬事都已托了做工的，放心好了。

留藏 這樣嗎，真辛苦你了。快上來吃飯吧。

隣人 久作君，你很辛苦了。

久作 啊，新吉君嗎，還有三次郎君也來了，很好，伴靈的人愈多愈好。

村人 可是只有我們這些不說話的人，只有更加寂寞罷了。

隣人 卽刻不是這掘坑的話嗎？我們明天也在那一邊幫忙吧。要放二具棺材，坑穴也非掘得大些不可。

村人 我也幫那邊的忙去吧。

久作 不，那邊人手已是很彀了。你們還是在這裏幫忙吧。坑穴分開掘二個，已經分別托好了人了。

隣人 那麼是分葬的嗎？

久作 豐姑娘是葬在她雙親的墓邊的。

隣人 唔，留藏君，真是這樣辦嗎？

留藏 唔，照規矩是這樣的。

隣人 這是太可憐了，留藏君，請你把他們合葬了吧。也該稍微諒諒已成了佛的心情。

留藏 你知道死人的心嗎？

隣人 不是心中的嗎？

留藏 爲什麼你知道是心中呢？

隣人 不是說屍體一同上來的嗎？

留藏 那個小泉的壩上，無論怎樣的溺死人，都從那裏浮上來的。一同上來，不能就說一同死的。

隣人 那麼，留藏君說不是心中嗎？

留藏 也不說不是，也不能說是心中。我總覺得好像這事是別有緣故的。即使是心中，也一定另有原因。樣

子太奇怪了。

隣人 這樣說也是不錯的，但二人的相互相愛着，却分毫也不是假的。所以還是看做心中更自然。所以請

你把他們合葬，這也是功德。

留藏 不，即使是心中，各家也自有各家的墓。

留二（一直在佛前瞑目坐着的，突然說）父親，求你，我也求你，請你把哥哥和豐姑兒葬在一處。不是這樣，我總覺不安。請你把他們合葬。求你，父親。

留藏 你爲什麼也說出這樣話來了？

留二 父親，你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所以能說或者不是心中，我是很知道他們二人的心的。一定是心中。一定以爲在這世上二人不能結合了，所以一同去死的（泣着）。父親，現在我也只得說了，阻礙他們二人結合的就是我。我也不想到哥哥是會這樣的，這樣割捨不得豐姑兒的。我單戀着豐姑兒，想強奪她過來。想把哥哥趕逐出去。於是哥哥去死了。殺豐姑兒的是我。我現在正不知要怎樣地向他們道歉才好。除了把他們的死骸合葬以外，更無別法。父親，我求你，請你把他們合葬吧。求你求你，我終生的懇願，倘使不把他們合葬，我心上怎麼過得去！

留藏（默然坐着。大家都不說話。）

留二 父親，真的，我怎麼辦才好？我同殺死了他們一樣的（懊喪欲絕），對不起，對不起。

留藏（徐徐說） 你是在你的地位，不是除此以外，也無別法的嗎？既往不咎，事體已經過去了，也沒有法子。不必就憂。

（一座的人又沉痛而歸於沉默。此時遠遠來了誰人叫喚的聲音。不久，豬八同前次一樣，爛醉，一路叫喊着進來。）

豬八 喂，誰啊？出來！殺阿豐的是誰啊！滾出來！把你一拳打死的。把阿豐殺死了哪，誰啊，畜生，出來！（坐在門欄上）

留二（變了血相逼近去） 叔父，你是說我嗎？說是我殺死她的嗎？是叫我出來嗎？

豬八 什麼，你殺她？混帳東西！殺的人，天神知道。哼，有趣。你殺死的嗎？有趣，說是你殺死了。畜生，爲什麼要殺她，有理由說出來！

留藏 豬八，幹麼，醉得這樣子！

豬八 醉了？哼，從今天朝上喝的葬酒。醉是當然的。醉了不行嗎？

留藏 大家都在這裏，你靜一些。你說這裏是什麼地方？你眼中不看見二具棺材嗎？

豬八 哼，棺材二具嗎？知道的，阿吉和阿豐的吧。太出風頭了，會做出心中來的。混蛋小子（隔一息）但這

一定有什麼道理的，啊說出了，活活的人這樣死了就算嗎？到底是誰殺的？那裏的那一個殺的？（大家沉默。叔父也聽了自己聲音的回響而竦然。）天神是都知道的。

留二（走過去）叔父，對不起，請你寬恕我，是我的不是。我從旁邊也愛上了豐姑兒是錯了。想把豐姑兒從哥哥的手裏奪下來，作為自己的，那是我錯了。

豬八 唔，這樣說來，你也是想着阿豐的嗎？唔，那麼，現在知道了，這是不行的嗎？（叱責）真不行的。知道是錯了的嗎？

留二 是，我明白了。真的倘使不是這樣，哥哥也許不至於死的。

豬八 真的嗎？好，既然能堂堂地認了錯，我也寬恕你，再去賠個禮。

留二（一心誠懇地下拜）真正對不起得很。

豬八（注視着那個樣子，忽然縱聲狂笑）哈哈。你真個誠心賠罪嗎？蠢才！只這點點的小事，用得到這樣不安心嗎？只這點點小事，賠什麼罪？喂，他們的死，是他們自己不好，不是別的人的什麼罪過。說你不好哩，我不好哩，斷沒有這些事。世界上是沒有惡人的。喂，人都是好人。做不好的事，因為不知道，偶然不留心做了的。所以不要就憂。喂，留二，決不要就憂。

留二 無論怎麼地這樣想，心的苛責總免不來。

豬八 哈哈，像你這樣膽小的人，酒是頂好的藥，酒啊，喂，久作，拿酒來！拿出酒來！伴靈不是非酒不可嗎？不要再延宕了，快拿來，給這膽小的人喝。

留藏 喂，豬八，你還不好好地靜起來嗎？

豬八 哥哥，你說不要給他酒喝嗎？

留藏 噠了，趕快好好地回去。

豬八 知道的。回去的。叫我不回去也要回去的。但在回去之前我說一句恨話，請好好地記牢到底不願使他們二人結合的是誰？把他們生生拆散的是誰？使得他們死了的是誰？

留藏 說是我嗎？

豬八 是的，現在才覺得嗎？

留藏（沉鬱地） 你要這樣想，也只得由你。恨話也由你說了。但是等後來酒醒了，再想想是誰的不是。

豬八 說什麼，老不死的。說酒醒了再想想，惡人總是惡人。神道總全知道的。

留藏 這自然。神道也饒恕我的。

留二（無意識地）神道也饒——恕我的。

豬八（突然）喂，久作，對不起，拿一杯水給我。

久作 是，水由你喝多少吧。水一點也沒有害的。（交茶碗給他）

豬八（接取了，一氣喝完）那麼，我回去了吧。

留二（叫喚）啊，真的我什麼好！

豬八 有什麼什麼呢？要活就活着，要死就死去（起立）。啊，我回去了（踉蹌走出去）。

留藏（目送其去）醉了真沒辦法的。

隣人（今夜真是什麼了？

留藏 都是些昏頭昏腦的人，真討厭。

留二 但叔父所說的話，那都是真的。

留藏 屁話！那個醉鬼的醉話好聽的嗎？每人有他一個人活下去的路，而且也得依照了那條路活下去的。

留二，還是好好地把阿豐的事忘了吧。全忘了做起生活來，明天起太陽又照在我們頭上了。喂，久作，對嗎？

久作 自然對的，年紀又還輕，後面有很好的日子哩。

留二 是啊，做工啊，即使寂寞也活下去啊。

（葬儀店的工人們擡了白色葬事用的紙花進來。）

工人 啊，晚上好啊。我們是葬儀店，把花拿來了。

留藏 唵，那麼辛苦了。那麼休息一回喝一杯去吧。

工人 是，這是你們定的兩對。

（大家接了花，插貢起花。舞臺突然變白，漂浮着悲慘的色調。沉默。）

工人（忽聽得阿武隈川的水聲） 那聲音是什麼？

久作 那是阿武隈川的聲音。

工人 唵（吸煙草）。

（大家沉默，靜聽水聲。這時突然有一村人進來。）

村人 借光借光，又出了大事了。好像此地的豬八君那樣的人，掉落在川中了。

留藏 什麼？豬八麼？他是醉着的。

村人 是的，我正在想撒網，站在那河岸邊上，看見像豬八那麼樣的一個人，高聲叫喚着什麼，走到土隄上

來，就一直跌到了川中。

留二 那麼——

村人 覺得奇怪，急忙跑去看，從暗裏望，水面上也不見浮着什麼。

留藏 唔，這樣的嗎？

村人 那也許是誤錯跌了下去的。不快去看看嗎？快些，我要跑去報告警察。

留藏……

留二 好，立刻去。喂，大家去啊。真是飛來橫禍。要是人弄錯了才好。

（大家急急出去。後面只留着留藏久作，與葬儀店的工人。）

工人 什麼事啊，到底是？

久作 又是一個人死在川中了。爲什麼道理我不知道，這也是時勢之故吧。像現在那麼樣傾軋得厲害的時節，是有不能再活下去的人出來的。

（幕徐徐下）

（依日本戲曲全集譯出）

短夜

久保田萬太郎作

人

專造

金屬彫刻師

伊三郎

重吉

鐵店

澤

房母

房

伊三郎妻

芳

專造妻

時

大正八九年頃

地

淺草駒形河岸附近——專造的住宅

專造，伊三郎，重吉，澤，四人圍坐在食桌邊。——食桌上有已經吃殘的一二盆西菜（很通常的東西如炸豬排，生培菜之類）和二三個空了的酒瓶，很疎朗寂寞地陳列着。——拿出酒菜之後，至少已經過二時間的樣子。

七月初的某夜時已深更。

在未啓幕以前的沉默，到啓幕後還暫時寂然地繼續着。——專造，伊三郎，重吉，澤，各人都靜守着各自的心境而不開口。

燈火的光却特別明亮。

專造（突然轉頭向隣室）喂，還不好嗎？

芳（在隣室）噯，一回兒……

（再歸到沉默）

（戶外有麴擔子的笛聲。——漸漸遠去。）

（隔了一回）

（芳離開了隣室的長方火櫃，把新煖好的酒送到專造旁邊來。——專造接着，——芳隨即再回到隣

室。撥着火櫃中的炭，又加水到銅壺中去。

專造 (向重) 趕着熱再來一杯吧。

重吉 謝謝你，我已噀了。

專造 啊，不要客氣。

重吉 對不起，對不起 (取起自己面前的酒杯)。

專造 不，這酒已是……

重吉 嘿…… (喝乾了杯中原來騰留着的冷酒，再把杯子伸出到專造面前)。

專造 …… (替他酌酒)

重吉 好，噀了。——真是對不起，(喝了一口酒，再把酒杯放下)。

專造 (向伊三郎——很冷落的樣子) 伊三君……

伊三郎 (徐徐擡起頭來)

專造 熱的喝一杯嗎？

伊三郎 …… (沉默，又低了頭)。

專造 (停了一回——向着澤) 媽媽怎樣?

澤 我已經斃了。——替你們酌酒吧(伸出手來)。

專造 不要客氣。(自己倒到自己面前的酒杯——放下酒瓶。)

重吉 (取出時錶來看——突然) 真是鬧到了這樣晚……(飲乾酒杯中的騰酒。)

專造 不要緊,再喝一杯……

重吉 不要客氣,已斃了。(把酒杯覆合在桌上) 真是很擾鬧了你們了……(放好他的手帕,煙盒之類。)

專造 怎樣——不必這樣性急……

重吉 那麼,現在我回去了。——真是對不起了……

專造 那麼,再喝了一盅茶再走吧——等一會兒(拉住他,要叫芳。)

重吉 (他也制止他) 不必了,已經很斃了……

專造 嘿……

重吉 不,時間已經是不早了,所以……

專造 這樣的嗎?

重吉 反正在二三天內再來拜訪你好了。

專造 (阻止他的樣子) 不，這個——這回我來好了，——我到你的地方去，——常常只是勞駕。……

重吉 不，請不要說這些話……

專造 在你很忙的時候真對不起。

重吉 一點也沒有什麼功勞——(向伊三郎) 那麼伊三郎君，我們去吧。……(站起來)

伊三郎 (無言)

重吉 (再度) 伊三郎君。

伊三郎 (無言——身體也不動一動)

(專造怒視伊三郎——澤也仰頭偷窺一般看他)

(隔了一回)

重吉 (淡淡地再說) 回出去吧。——去，回出去了。——等到什麼時候，在這裏，這是對不起人家的。

伊三郎 (無言)

重吉 喂……(催促他)

伊三郎 (無言)

(隔了一回)

專造 (抑制住了心中湧起的憤怒) 說話還沒有明白嗎? 伊三郎君。

伊三郎 (無言)

專造 (再說) 還沒有明白嗎? 你……

伊三郎 (無言)

重吉 (插入中間) 喂, 伊三郎君—— (輕聲) 不使你吃虧的——總之, 不使你吃虧的……

專造 (突然怒罵一般向伊三郎) 還沒有被我罵毀嗎?

(芳和澤看着專造)

重吉 (向伊三郎) 這不行——你這樣不行的——再還要給此地麻煩是不行的——太自由自在了

——這是太自由自在了。——太放任了。——真的——

伊三郎 …… (無言——深深地低頭)

重吉 (向專造) 請你不要動怒, 我在這裏替他賠罪了——請你平了怒氣。

專造 你這樣說了，我真慚愧。——真的這個人既然已經交給你管了，原用不着我從旁再管什麼的，——不過，真是太不像個樣子了，在旁邊看看也耐不過的。

重吉 不過這也——說話沒有明白——因為沒有明白所以也不能回答怎樣了，——意思總是已經達到了的——意思是達到了才……

專造 (插進口去) 這個，一定要把善惡利害仔細教他的。

重吉 (抑制他) 回到了家裏，還想好好地，——把他的真心好好地再仔細問問清楚。——伊三郎君也是，有因為種種關係，要說的不會說——要說的不能說的話，還很有着的吧。

專造 (無言)

(重吉對伊三郎輕輕地不住說着些什麼——湊近耳朵的樣子)

(較長的間隔)

重吉 (再改容) 真是擾鬧了你們，到這樣很夜的深夜。——(向芳) 老闆娘，真是常常有擾了。

芳 (離開火櫃旁) 你不要客氣，回回都怠慢得很，——請向你太太也請安。

重吉 謝謝你。

芳 白天天氣很熱，那不行。到夕晚風涼時候，倘使到觀音廟去拜佛，那麼，請你對你太太說叫她帶同了小寶寶順路到這裏來玩玩……

重吉 謝謝你，——我回去對她這樣說吧——該當早早就來給你問安的，常常碌碌忙忙不得空閑，就失禮了。

芳 你小孩子很多，我想她原是很忙的……

重吉 特地，請你也不必，倘使你有便走過我們近邊，也務必請到我的小家來玩玩。

芳 我也真想要來一次才好。

重吉（向澤） 媽媽那麼再會了，——對不起。

澤 真是勞駕了（慌忙行禮）。

（重吉使伊三郎起立。伊三郎斷了念頭的樣子茫然起立。——走出此室向格子門去——專造，澤，芳起身送出去。）

（隔了一回）

（格子門的聲音——「請安置了」「請安置了」的相互說着的聲音，帶有深夜一種寂聊的樣子。）

（隔了一回。）

（戶外，狗吠一時大作。——專造在前，芳澤回到原處來。）

（誰都不說話。）

（舞臺正似潮水退了之後的那樣無聊心境所支配。）

（隔了一回。）

專造（向芳）什麼時候了？幾點鐘？

芳（收拾桌上的狼藉物）先刻已經敲過一點鐘了。

專造 過了一點鐘？

芳 是。

專造 這樣晚了嗎？

芳 是。

專造 叫他們都先去睡了嗎？

芳 叫他們去睡了。——只有廚房邊的人，還沒有睡。

專造 也叫他們快去睡吧。

芳 是。

專造 (整合領口) 夜深了真有些冷……

芳 這是……

(女傭上——想搬去盆碗整理桌面。)

芳 先去關了外邊的門再來搬。

(女傭就走到格子門的地方去。)

專造 (取了剩有餘酒的酒瓶) 喂,把這個再去熱一熱。

芳 (接了站起來——向澤) 俺,媽媽,不要去勞動吧——一下子就來搬去的。

澤 嘿……(幫助的樣子,伸手一一整理桌案。)

(芳走到火鉢邊。)

(隔了一回)

(女傭關好了門戶轉來——從澤手中接了菜盆,欲走出去。)

芳 把這放在廚房間好了——明天再去弄乾淨吧。

女傭 是。

芳 你可以就去睡了。

女傭 真對不起。

芳 (向專造) 房姑怎樣呢?

專造 唔。

芳 那麼，去那邊時，就叫房姑到這裏來……

女傭 是(出去)。

(隔了一回)

芳 (把熱過了的酒瓶子拿來) 也許還不很熱……

專造 (接着——不說話——篩酒後就喝了一口)。

澤 (行禮) 真是種種得罪了。

專造 (制止她) 啊，慢慢，房姑要來了……

澤 (不說話)

(燈火的色更鮮明)

(房登場——去坐在澤的旁邊)

專造 (向房) 房姑，總之照預定的樣子辦到了。——伊三郎給重吉帶到他家裏去了。

房 (不說話)

專造 這樣之後，你和你母親可以安心了。——真是不要緊了。

澤 真多謝你。——費了你許多的心……

專造 還有，那個離婚據……

澤 嘿。

專造 這是由重君在那邊叫他寫來的，——重君叫他寫好之後，總會拿來的吧。——所以請存這個心……

澤 真多謝了。

芳 (插口——不放心的樣子) 但是能照重君所說的順順從從地就寫嗎？

專造 (放言) 就是不寫他也沒有法子。——即使現在再要硬掙，那東西也是成不了什麼的。

芳 不過……

專造 照每次一樣，放蕩不羈，酒喝得爛醉過日子，糊糊塗塗拖延過去是不行的——這一次是有我，介在中間了——有個我在中間啊。

芳 （無言）

專造 再要尋開心，我是不答應的！

芳 （追加的樣子）而且還有重君的一個人也關涉在內。

澤 給他也是有了種種麻煩了……

芳 （向專造）重君這個人真是有良心的。

專造 （無言——獨自注酒而飲）

芳 到什麼時候都不忘記以前的關係，很替伊三君出力。即使被拆了很大的爛污，也還不灰心——真是難能可貴的。

澤 （點頭）真是不錯的。

芳 只受着老東家的恩惠，小東家是什麼也不會受過的。——這樣說了——倘使偏了良心這樣說了，說

話也就完了——也不能一口派定他是忘恩負義的……

澤 那真是……

芳 自己吃過苦來的，幫助別人起來，也自不同呀。

澤 這麼樣出世了的人，原也有值得到這樣的地方的。

芳 人事雖則說靠運氣，但也不能說專靠運氣的——也要有值得到這樣的虔心……

澤 真不錯啊。

專造 (突然)房姑。

(房仰面——芳和澤也停止了談話而看着專造。)

專造 這是爲慎重之故，我要問你一聲……

房 (沒有話說。)

專造 假使——假使過過了二年三年之後——倘使伊三郎的行爲性質完全改變過了，酒也不喝，什麼也不做，即使在大路上賣一杯五分的冰淇淋也要養活親同胞——假使成了這樣的人——房姑，你是怎樣的？

房（沒有說話。）

專造 說怎樣是問你回去還是不回去的？

房（沒有說話。）

專造 媽媽的意思前回問她過了——媽媽是無論怎樣決不肯再給他了——明白切實地說了的。

房（沒有說話。）

專造 可是，不是媽媽的丈夫而是你的丈夫啊。——所以不問問你的心思——不先問明了你的心思，將來保不定會生出怎樣的錯誤來，是很難講的。——到了那時候，被說擺着像煞有介事的面孔，他的年紀是空大的，我都不願意。

房（沒有說話。）

澤 ……說這個的（指着房）回答不好，就要打了踢哩，說行爲討厭便二日三日都留在外邊，——好容易回來了，却又是醉得人事不知的樣子，——說了什麼總是討厭出去，——沒有你們的事——開口就這樣說，也不管是半夜哩，會大聲叫喊，——這還是好的……

專造（阻止她）媽媽這是知道的——你不知講過多少次了。

澤 (住口)

專造 所以，我不是說的嗎？——要使他的心情完全變過了，酒也不喝，什麼也不做，即使在大路上賣一杯五分的冰淇淋也不使親同胞受餓——倘使變成了這樣子——不是明明白白說倘使變成了這樣子嗎？

澤 嘿——不……

專造 媽媽的怨話太多是不行的。

澤 …… (沒有說話)

專造 (再一次向着房) 怎樣啊？房姑。

房 (沒有說話)

專造 真是沒有什麼繼續了嗎？

房 …… (沒有說話)

芳 (看不過的樣子) 這個，你——你是太無理了。

專造 爲什麼？

芳 無論什麼樣都是無理的。——（向房）喂，房姑，不是嗎？

房 ……（沒有說話）

芳 話已經講到這地方了——等到取到了字來的東西之後……

專造 （反是嘲笑的样子）說到離婚據誓約等等東西，撕破了不過是字紙屑啊。

芳 } ……（沒有說話）

專造 （端起酒杯來却又向房）幾年了，結婚之後？

房 （差不多難以聽清楚）五年了。

專造 （獨語的樣子）真快啊。——（喝酒）

澤 ……那麼樣的費了你許多心血——特地玉成起來的事，却又要……

專造 ……（沒有說話）

芳 那時的伊三是柔順的膽小的——心裏想的也是一半要說不出口來的樣子——只一些些時候怎

麼就變成了這樣呢？

澤 想到這一點我也是奇怪的。——說變是那麼樣的變也少有的了。——說到酒，以前也不是這樣能喝

的……

芳 即使喝，也沒有見他喝醉過——給人看了醉面孔是難為情的——是這樣子的——這個，現在却——

——（向專造）喂，到底是爲什麼啊？

專造 不是很明白嗎？——不懂世事的突然被投到了世間來之故啊。

芳 ……（沒有說話）

專造 嬌養慣了的，是當做抽開屨斗來，必定有茶果放着的寶貝。——那還擋得住世間的大壓力嗎？

芳 不過……

專造 照我說起來，一點也不會變了的。——是和從前分毫不差的伊三——和從前一樣心中想的一半

也說不出口來的不中用東西。

芳 ……（沒有說話）……

專造 以前是有地位。說來總是勝見的兒子——有備前屋的小東人的地位啊——所以是好的。——所

以是好了——但是現在沒有這個地位了。——所以酒也爛喝了，也自暴自棄來了。——若不如此怎麼

能過日子……

芳 ……（沒有說話。）

專造 所以想起來是很可憐的（忽然很親暱地）。

芳 （被感動）這是，啊，這樣說起來，——在他自己一點也不會知道的時候，財產早被別人奪去了，而且是自己的財產，又被哥哥自由處分了，最後的不幸，又是哥哥也死了。——不幸，說起來，真是大不幸呢。——要自暴自棄，想起來原也是不得已的，不過……

專造 ……（沒有說話。）

芳 不過——雖然如此。

專造 ……（沒有說話。）

芳 既已如此了，若不就照這樣子定個辦法，——若不定個方針，想出來重振這勝見家的家聲。——伊三君倘使不幹，還有誰來幹呢？

專造 ……（沒有說話。）

芳 （就轉向澤）喂，不是很重要的身子嗎？

澤 那個店舖弄到這樣子，世上對於伊三郎君有種種的說話，——說起來伊三郎是因爲有了像房這樣

的一個妻房才這樣的——差不多要說近於這樣的話了，——每聽到時，我真在你前面不好說出口來，心中是怎樣地難受啊。

專造 這又是怨懟了。——世上由他們怎麼樣說着，你不是沒有內疚之必要嗎？

澤 嘿。

專造 先刻媽媽說，種種費你的神，這樣說來，我真不知怎麼講才好哩。——真是慚愧之至。——本來媽媽說那硬爽爽的話，——說了硬爽爽的話而不肯的，是我勉強勸了才許給他的房姑兒。

澤 說這樣的話……

專造 (接下去) 這也不管，——以前不必說，現在伊三郎是房姑的贅物了。——伊三郎是靠着房姑吃用的……

澤 …… (沒有說話)

芳 (向澤) 真是全靠了房姑的力呢。——房姑倘使決定了心思辦了這事之後，伊三郎也……

澤 不決不是說要教人改善——要人改悔的意思實在是沒有的——不過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之故……

芳 ……（點頭）

澤 不過可感謝的事體，是藏前的師父說，倘使是這樣子，那個，你知道嗎？

芳 那個政子呢。

澤 那邊是很願意幫我們的忙。——介紹徒弟給我們，近來又把她（指房）不知道的新譜抄來給我們。對於我們種種的照應。

芳 那是很好的……

澤 這也是這樣說，——我也是這樣就安心了。——即使不成功，這一回且照這樣子慢慢地耐性做下去看。

芳 像房姑這樣的高手，而任他無所施展地擱着原是可惜的。——這也還是這樣辦最好。

澤 （全是善意的。——更樂觀的樣子）學的時候雖則原不是想依此爲生的……

芳 （無言）

（隔了一回）

專造 講到什麼時候都不會有斷頭的。——還是睡吧。

芳 是啊——那麼把這裏收拾起來……

專造 媽媽的床鋪在這裏？

芳 不在樓上和房姑的鋪在一處。

澤 不必，我是——地方很近……

專造 無論說怎樣的近，這個時候，叫女人獨個兒可以回去的嗎？

（突然戶外，狗狂吠起來——從遠而近起來。）

（隔了一回）

（有猛烈打着板窗的樣子……）

專造 （側耳）是誰？

（「是我——請開一開——對不起請開開門……」有空虛的聲音急說着——當然不很清楚地

——聽到）

專造 是重君啊。

芳 真的……

〔專造示意芳去開門。——芳放了要搬開的桌子，走去。〕

專造

〔向房〕房姑，到那邊去……

〔房聽從他的話，急急離開。〕

〔隔了一回。〕

〔跟了門的開放，從外面跌進來一樣的聲音。……「啊重——啊，伊三君也是……」芳是驚愕而狠
狠地說着這些話。可以聽得。——不久芳回進來。〕

芳 俺，重君和伊三君都負了傷……

專造 負傷？

芳 〔向澤〕媽媽，請你……

〔隔了一回〕

〔澤急忙起來，——伴同了芳出去〕

〔芳走在最前，重吉，伊三郎，澤一同進來。重吉和伊三郎都變了臉色，衣裳也處處染滿污泥，有不是尋常的樣子。——芳隨即走到隣室去。〕

專造 (向重吉) 怎麼了?

重吉 嘿…… (強作笑容)

專造 說負了傷,在那裏?

重吉 不,沒有什麼。——真一點點……

芳 重君在脚上——伊三君是手和脚…… (說着也拿了藥和綑帶之類過來。)

(隔了一回——芳由澤幫助着,處治重吉和伊三郎的傷創。)

(忽然誰都不說話。)

(燈火的光白洋洋的。)

芳 (綑帶完了之後) 藥水滲痛嗎?

重吉 不……

芳 伸出來——把脚伸出來……

重吉 嘿。

芳 真的……

重吉 嘿。

專造 沒有意思的客氣，重吉——請隨意一點，——真是隨意一點的好……

重吉 嘿。——那麼真失禮了（伸出脚而坐）。

專造 （向芳）拿熱的來……

芳 （點頭）

（澤還沒有把伊三郎的創傷包好）

專造 爲什麼又有受傷的事？

重吉 （抑制心情）真是慚愧得很……

專造 ……（沒有說話）

重吉 這樣的一種沒禮數的樣子，真是不該來見你的，不過……

專造 但是，你出去了之後……

重吉 這裏別了你走出去，到了廢橋——到了那裏一定有車子——心中這樣想的，不巧，也許時間太遲

了之故，一部也沒有……

專造 (點頭)

重吉 走過了橋總有吧。——平常在那病院的角上總密密排着的。——倘使實在沒有，那麼到了石原總也有法子可想。——這樣盤算着，要走過橋去。——這時，忽然，伊三郎趁我的不備，一溜煙……

(專造向伊三郎關了一眼，——在近身的澤和遠在火鉢旁邊的芳，都看着伊三郎。伊三郎像石頭一樣動也不動。)

重吉 逃脫了是不行的。——我這樣想，立刻回轉身來抓住他。——却硬要掙脫去。——我又硬不給他脫身。——在拉拉牽牽之間，不覺……

芳 你們是跌倒了……

(芳在前把新烹熱的酒壺拿到了桌邊來。)

重吉 大約是石子上滑了一滑。——抱着，二人一同倒下去……

芳 危險，真是……

(專造無言)

芳 請喝一杯吧……(取酒杯給重吉)

重吉 嘿，多謝多謝（受酒。）

芳 你不痛嗎？

重吉 不，不怎樣大痛……

（芳給重吉注酒）

專造 （激烈地）伊三君……

重吉 啊，等一會……（遮住他——放上酒杯）

專造 ……？（看着重吉）

重吉 等一回，我有話要先說……

專造 對我？

重吉 是。

專造 ……（點頭。）

重吉 （硬勁縮回伸出的脚，坐正了身體——拱手懇勸地說）我再向你告罪。

專造 重君……

重吉（接續說下去）不曾顧想到自己的粗疎無用，關於伊三郎的事體，一直到現在始終夾進你們親戚的淘裏來，又說了些什麼話——也許你們以爲是越出範圍來管閑事的多事人的——無論怎樣真是對不起你們了。

專造 ……（沒有說話）

重吉 ……不過，我是你們知道，受着勝見的前代老東人的非常重大的恩惠——從十二歲上就吃他們的飯，受着照拂，現在總算能够一個人獨立撐個場面，也都是老東人的恩典——我想對於那恩惠的幾分之一——即使是萬分之一，也有一點回報，因爲一心想這樣，所以想對伊三郎盡一點力——倘使是能勝任的，我是想做到這一步……

專造 ——（沒有說話）

重吉 雖然如此做了，到了今夜，我才明白知道這不是我們該出頭露面來干管的。

專造 ……（沒有說話）

重吉 我們的這樣那樣多管着，對於伊三郎反而是不行的——反而要成爲這樣的事體，現在我是明白了。

專造 ……（沒有說話。）

重吉 你要說我是負不起責任的孱頭，輕蔑我——那也沒有法子。——我是甘願受那責叱，我想現在就此不再管這事情了，請……

（隔了一回）

專造 啊，明白了。

重吉 ……（不說話。）

專造 我只能說你的話很不錯。

重吉 ……（沒有說話。）

專造 真是了。你才能忍耐到現在。——大概的人都早就要耐不住的。

重吉 ……（沒有說話。）

專造 對不起該是我們這邊向你說的。

重吉 請勿客氣。

專造 ……（沒有說話。）

(隔了一回)

重吉 那麼，失禮得很，我此刻就想告辭了。

專造 請你不必客氣。

重吉 (向芳) 真是對不起，重重地擾鬧了你們。

芳 (說話簡單地) 很簡慢了。

重吉 (向澤) 媽媽，像你所聽見的我是沒有法子了。——請你原諒……

澤 (無力) 真是對你不起了……

(重吉起來。——芳和澤也起來。)

專造 恕我不送了……

重吉 不要客氣，請便。

(重吉就走出去，眼離了伊三郎——芳和澤送出來。)

(隔了一回)

(專造把茶杯裏注滿酒——飲之……)

（伊三郎仍像石頭一般不動。）

（燈火的光益加白澄。）

專造 把這個搬開去。

（芳和澤回進來時，專造讓他們把食桌移開——照他說的話芳和澤二人把桌搬進隔室去。）

（戶外的犬吠——叫了一陣即止。）

（隔了一回。）

專造 （向伊三郎）到這邊來。

伊三郎……（沒有說話。）

專造 在那邊說話是聽不清楚的。——不再到這邊來一點嗎？

伊三郎……（沒有說話。）

專造 （奔湧上來的心情）你真是存着個什麼心的？

伊三郎……（沒有說話。）

專造 （再重）爲什麼，對重吉，你……（說到這裏，忽然看到了伊三郎的顏面。——詰責的樣子）爲什

麼，你是爲什麼泣的？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有什麼悲哀？——有什麼悲哀到要泣呢？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作耍也早早地歇手！

（隔了一回）

伊三郎 （突然仰起頭來）我要請求你，叔父……

專造 什麼？

伊三郎 給我見一見房姑……（抑住着眼淚。）

專造 （冷然）爲什麼？

伊三郎 見了便知道。——給我見了便知道。

專造 ……（沒有說話。）

伊三郎 說要離，就離也可以。——離可以，所以在離以前——離之前給我見一面……

專造 你在那麼做着什麼？你即刻是做着什麼的？

伊三郎 ……（不說話。）

專造 我即刻說過的話，你一點也沒有聽得嗎？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房姑對你已經是絕了希望了——絕望了之後，是想和你斷然分離的心思。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可是你是無骨無骸，靠不住的人——由你的自己在喝醉了的時候，便會說出，要去，走好了的話——這樣說起來，是你不喜歡，你出去是應該的——等到了那時候，却又不捨扭扭捏捏地不放賠罪，是一定的。她看透了這一層，房姑在你不在家時，已經逃到神戶的姊姊的地方去了——不是先刻明明白白這樣對你說過了嗎？

伊三郎 不要說這些話，叔父——我懇求你——能會見讓我會見一面——我懇求……

專造 ……（沒有說話。）

伊三郎 會見了問一句話就可以——問她自己心裏的一句話就好了——只要一句話就好了……

專造 說這些話，你當做我的話是騙你的嗎？

伊三郎 我不當你是騙的。——不當你是假的。——（有幾分難以出口的樣子）但沒有到神戶去的道理……

理……

專造 不到神戶去，那麼，在什麼地方？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是說我把她隱藏了起來嗎？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既然如此，你搜尋一下好了，——你想是隱匿在此地的地方，搜一下看好了。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或許真是在我這裏也難說的。——不搜搜嗎？——不搜索一下看嗎？——不要什麼客氣的，抄家查

屋什麼都可以。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面會之後問她的心裏。很好的。——很好的。——可是，假使——假使她說不願你怎麼辦呢？你雖是

想會見她的，房姑倘使說不要見你呢？你怎麼說？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假使房姑是在這裏的——真像你所推想的，倘使房姑真個還對於你有什麼想念，那麼便該聽見了你的話從天花板上也下來，從地板下也出來的——非這樣是不行的——在這裏，倘使不出來，那麼，到底她對於你的確已經沒有留戀了——好好地不要再自負發昏了……

伊三郎 ……（沒有說話。）

（較長的間隔）

（伊三郎像影子一般，站起來——要走出去。）

專造 到什麼地方去，你走……

（隔了一回）

伊三郎 ……我去找她。

專造 ……

伊三郎 我去找房姑。

專造 那麼，你是不能聽我的說話了。

伊三郎 ……（沒有說話。）

專造 無論如何不能聽麼？

伊三郎 ……倘使能聽，早順順從從到重君那裏去了……（抑住湧起來的眼淚）

（隔了一回）

（伊三郎出去——誰也無言。）

（較長的間隔。）

（戶外是一陣犬吠——反是陰鬱的）

（房在誰也不知道的時候從裏面出來了，吞聲泣着——芳和澤也伴同了泣）

專造 （忽然看到了那裏）哭什麼啊。你們大家——不是沒有什麼可以哭的嗎？

芳房
澤芳房
（哭）

專造 （故意地）房姑原也難怪——總是離別丈夫了——但不是媽媽哭的事體啊——媽媽是有什

麼悲哀而哭呢？

澤……………（哭）

專造（向芳）連你也一同哭起來，成什麼樣子……

芳（哭）

專造 他是自己墮落到了自己掘的坑穴裏——倘使順從地跟了重吉去，性命還是保得住的——這樣的事情，倘使由重吉再來說一次，那是怎樣，沒有什不成的吧——無論是房姑，無論是媽媽，總要有一次給重吉面子的——（向房和澤）是嗎？

房……………（沒有說話——哭）

專造 這是那個傻瓜却來了不識高低的事，而且又使人負了傷，那真是沒有法子了。

房……………（沒有說話——哭）

專造 這一下是已經和重吉也脫離關係了，和我也一刀兩段……

房……………（沒有說話——哭）

專造 爲什麼媽媽不笑笑他？——不對他說看樣子——不是心上很痛快嗎？

澤 不過，先生——益加靠旁的地方都沒有了……

專造 不是很好嗎？——無論怎樣去走頭無路，也由得他去——別人的事體，何必多耽心……

芳 雖然這樣說——你——那是……

專造 那是什麼嗎？——你也是這樣的——剛剛即刻爲止，還不住口地說着沒有這樣的人，沒有這樣道理的人，不是把伊三當做什麼敵人的樣子嗎？

——這到了現在倒又這樣起來……

芳 不過，那個可憐的……

專造 可憐？——我才是可憐的呢……

芳 （沒有說話。）

專造 被你們泣着，我怎麼辦才好呢？——我的地位又立在那裏呢？

芳 ……（沒有說話。）

專造 是爲了誰做的？——是爲了誰做的事？——討厭的，是受了誰的請托而硬勁做這事的？

芳 ……（沒有說話。）

專造（打壞一般）算了吧，不要再尋開心了……

（房，芳，澤，哭着）

（專造忽然走到窗口去——開了戶）

專造 謝謝，天有一些白起來了。（滿胸的苦澀滲透而欲下淚的樣子……）

（三人仍舊哭着）

——幕——

（依日本戲曲全集譯出）

修禪寺物語

岡本綺堂作

登場人物

彫假面師 夜叉王

夜叉王的女兒 桂

楓

楓的夫婿 春彦

源左金吾頼家

下田五郎景安

金窪兵衛尉行親

修禪寺的和尚，行親的家臣等

伊豆國狩野庄修禪寺村（現在的修善寺）桂川的近邊夜叉王的住宅

破舊的草棚的樓房樣子。敗壁上掛着舞樂所用的假面，正面出入口垂着紺色的門帷。右方有爐火，掛

着素燒的水壺。庭的入口有用竹枝所編的門，外面有大柳樹，後面隔着田圃可以望見塔及相連的山丘。時在元久元年七月十八日。

接着在樓房左側有單間的房子，是工作場，三面下着舊蘆簾。庭前沿着秋草開花的垣鋪着粗蓆，長女桂，年二十歲，次女楓年十八歲，相對擣着紙砧。

桂（一時停了擣砧的手）一時太打得久了，肩頭和手腕都麻痺了的樣子。就這樣子暫時歇手一回吧。楓是這樣說，因為孟蘭盆會一直不做工到昨天，不是該從今天起格外出勁點做嗎？

桂歡喜做，你一人獨做好了。父親和春彥，都會稱獎你的。我是討厭啊，真討厭了。（像拋棄一般地放棄了砧。）

楓因為貧窮的緣故，我們做這手業，多年擣着的這紙砧，近來你却常常說够了，討厭了，和從前完全變了個樣子，到底是什麼緣故啊？

桂（嘲笑）不，和從前沒有變，一點也不變。我從前就不喜歡做這些事的。假使父親在鎌倉，我們原來不。至於這樣的，那不講名聞的工人氣質，是隱避在這裏伊豆的山村，因了大人之故，兒女也低賤了。這樣說是現在的沒法子的事啊。不過，就這樣子不聲不響與草木同腐，我還不想的。拿淺近的例來說，我們現

在所擣的修禪寺紙，本來雖則是下賤的人手中做出來的，但叫做色好紙而拿到了世上，就到了高貴的人的手裏。女人也是這樣子的。即使出身低微，只要像色好紙一樣容色美麗，也許便會採召到關白大臣將軍家的近邊，而微賤的女人只一味擣着那紙砧作爲一生的生活有什麼好。說討厭是無理的嗎？

楓 這話是你常常掛在口頭的，但是各人各自有他們的命分的。只一味想着被召喚到將軍家的近邊，那些像做夢一般的事，而快樂着，心裏也高跳起來，到末了不知成爲什麼，我真有點耽心。

桂 你和我，心是不同的。你是妹妹今年十八歲已有了春彥做丈夫。講到我做姊姊的，今年雖則二十歲了，但到現在的此刻，還不曾定個丈夫而過活的，就是因爲不願意一生一世住在那草棚裏過度的緣故啊。做了工人的妻而可以滿足地過活着的你們，不會懂我的心事吧。

（楓的夫婿春彥，二十餘歲，從裏面出來。）

春彥 桂姐，照你說來，真像做工人是很卑賤的，但在許多種類的做工人之中，彫假面師却是世間很高尚的職業。這也不必特別提及的，我日本從開關以來，第一個彫那舞樂用的假面的，對不起是聖德太子，其後經了藤原淡海公，弘法大師，倉部的春日，那些人而傳到現在，這是一種舊有光榮的職業，你不知道嗎？

桂 這不是那個職業高貴。是聖德太子，淡海公這些人高貴啊。他們那些想不是用彫假面來度世過活的

吧……

春彥 用來度世過活就卑賤了嗎？這真是太奇怪的話了。我春彥有一天做出了稀世之寶的假面來，成爲天下第一的名手，你還以爲做工人而輕侮我嗎？

桂 這又何必說呢，縱使天下第一，做工人還是做工人。不能和殿上人與武士混爲一談的。

春彥 殿上人和武士是這樣可貴的吗？工人是這樣卑賤嗎？

桂 嘿，麻煩，不是很明白的嗎……

（桂轉首不理他，春彥忿然追逼過去，楓急急阻隔開。）

楓 噲，噲，說出了口的，一點也不肯讓步而硬主張的，那是姊姊的脾氣，不要去觸犯她。不必再去和她鬥口了。

春彥 因爲知道她這個脾氣，所以日常都忍耐着，但說話也不太過分了嗎。因爲是妻的姊姊，就讓她占先一點，却動不動飛揚拔扈起來，看不起別人的樣子。我怒發就不認爲姊姊了。

桂 不認爲姊姊有什麼要緊。有一個做工人的妹婿也不會是姊姊的榮耀風光。

春彥 還要說麼？

（春彥又追過去，楓驚制止之。這時，工作場裏面，在簾內，父親的聲。）

夜叉王 喂，鬧什麼，不住口嗎。

（聽見了這話，春彥住口。楓起來把蘆簾捲起。伊豆的夜叉王，五十多歲，戴烏帽子，穿筒袖，小袴，手執鑿和槌在彫木彫的假面。膝邊散亂着木材的屑片等。）

春彥 說着那些沒來由的話，不顧到要擾亂你的工作，真對不起，請你寬容。

楓 這也是因為我勸姊姊的話而起頭的。請父親不要責備姊姊和春彥。

夜叉王 哦，責叱什麼，不責叱的，姊妹鬥口是平常的事情，沒有什麼稀奇。今天天氣已經晚了。秋的夕風吹來很涼哩，你們到裏面去預備晚飯和燈火吧。

二人 是啊。

（桂和楓起身進內）

夜叉王 噲，春彥和妹子不同，有脾氣的姊姊。同住在一所屋子裏，一年三百六十日不快樂的日子一定很多吧。什麼事都看老人面上忍耐些吧。她的母親從前本來是在京城裏公卿之家做事的，有了緣和我夜叉王成爲夫婦，因之也從而流落了。出生是那樣的，品位很高，嫁了做手藝的工人是心頭不住地懊惱着，

以爲一生都埋沒了，終於鬱鬱而死的。雖則同胞的姊妹，同父同母所生，姊是承接了母親的血有公卿氣質，妹留着父親的血有工人氣質，因爲子女的性質不同，父母的愛也不同，母親喜歡長姊，父親喜歡妹子。因爲這樣爭誇各人所愛的子女，曾經惹起了可笑的夫婦拌嘴之類的事件啊，哈哈哈哈哈。

春彥 這樣說起來，桂姐的日常嫌惡賤視手藝人，誇說非世間有名的仕宦武士不嫁，也是因爲傳承了母親的血統的緣故了。真是血是無法抗爭的啦。

夜叉王 因爲如此，無論她說什麼話，我是不大動怒的。把人不當人的那樣高貴的出生，是因爲母親的孩子，沒有什麼是非的了。

（晚鐘的聲音。楓從裏面拿了燈臺出來。）

春彥 啊，亂鬧着把正事忘了。現在要到大仁的街上去把上次定做的鑿子和小刀取了來。
楓 今天已經晚了。還是明天去罷。

春彥 不，不在手藝人是緊要的傢伙。早早去取了來才是。

夜叉王 是，手藝人該當有這樣的存心的。趁現在還早，去吧，快去吧。

春彥 雖說是晚了，那是走熟的路，隔一刻鐘就回來的。

（春彥出去。楓佇立門口目送其行。修禪寺的一個和尚，提了燈籠走來，後面跟着源氏的賴家卿，念三歲。再後是下田五郎景安，十七八歲，提着賴家卿的大刀上）

和尚 喂，將軍駕到了。

（楓颯然俯伏。賴家主從進門，夜叉王出來迎接。）

夜叉王 想不到的突然的駕到，一點也沒有什麼預備的，請進來吧。

（賴家坐在屋廊上）

夜叉王 那麼，有什麼事情來的？

賴家 不說你也該知道吧。想把我的面容傳留到身後作爲紀念，前次曾召喚你來，命你製作一具像。賴家的面，連描像也給你了，現在已經過了不少的時日，還沒有做來。幾次三番拖延下去，到現在仍是延宕，那是什麼道理？

五郎 不論多少只是一具假面的細工，無論怎樣聚精會神，不會費到百日的。叫你做這件工作還是今年的初春，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年多了，還沒有獻出來，實是太懈怠了，這再也不能猶豫了，主上的心情已是很不高興了。

賴家 我生來是性急的。無論等你到什麼時候，一直沒有明白的表示。直是太可惡了，我想再差人來催也是無用的，所以我自己出來催促了。你爲什麼惰懶做工呢，把理由說來，說出來。

夜叉王 你動怒真是對不起了。征夷大將軍源氏的棟樑，命令我彫你的面，那是下職的光榮，個人的名譽，什麼會肯怠惰呢。接受你的命令以來已經半年了，我本領雖是不濟，却是竭了我的能力，日以繼夜地工作，可是合意的作品，一具也不會做出來，是於做過了再重做，這樣便是延遲了又延遲的緣故，請你特別原諒一點吧。

賴家 哼，每逢催促的時候都說同樣的話，那種說明是聽厭了。

五郎 再要說單是展期是不行了。要說定到什麼時候一定可以成功，說出一個日期來再賠禮。

夜叉王 那日期是不能說定的。你以爲只要左手拿了鑿子右手拿了槌子就很容易把面彫成的嗎？那是和造屋建塔的木工不同的，那是把無生的粗木削刻，在其中男女仙人，夜叉，羅刹等所有的種種善惡邪正的靈魂都要表現出來的彫假面師的工作。瀾漫於五體的精力，自然地湊集到雙腕來時，我的靈魂像水流一般地傳到木上時，然後可以製作假面了。不過那個時候是半月之後，一月之後，或是一年二年之後，我也不能確說的。

和尚 喂，喂，夜叉王。主上他自身也說過的是很性急的人。像三島神社放生鰻一樣，說出那油裏滑裏的捉摸不住的話，他的脾氣益加要被你激起了，你也是手藝人的福利，說出了什麼時候，限定個日子回答他吧。

夜叉王 雖然這樣說，但做不出來却無辦法。

和尚 什麼話，照你的本領怎麼會做不出來？在很不是少數的彫假面師之中，說起伊豆的夜叉王，是在京都和鎌倉都有名的。

夜叉王 是啊，因之所以說不成啊。我也因為說到伊豆的夜叉王，是有一點小名聲的，即使受了叱責，要我心裏不合意的作品留在世上是很遺憾的。

賴家 什麼說，遺憾的……那麼無論受了怎樣的譴責，決不能趕快做出來的嗎？

夜叉王 對不起，趕快是不成的。

賴家 唔，那麼你預備受死吧。

（發了脾氣的賴家，取五郎手中所提的大刀，正要拔刀的時候。桂從裏面走出來。）

桂 什麼，什麼，請你稍緩一下。

賴家 咄，下去，下去。

桂 請你先息了怒，假面現在就獻上來。喂，父親。

（夜叉王默然不答。）

五郎 什麼，面已經做成了的麼？

賴家 哼，豈有此理，說出前後不一致的話想來騙我麼？

桂 不，這決不是說謊的假話，假面確有一具完工了的。喂，父親，到了這地步，是沒有什麼好壞了。

楓 真的就把昨天晚上剛完工的那具面獻了出來吧。

和尚 那很好，那很好，你也是凡夫啊，名聲固然愛惜的，性命也愛惜吧。既然有完工的假面，快快獻了出來，

請求主上的恕造，那是頂頂的上算啊。

夜叉王 惜性命還是惜名譽，不是你們知道的。不要開口了。

和尚 可是，這樣子能坐視不管嗎。喂，姑娘們，總之把那具假面拿來，給主上看吧，快些，快些。

楓 是，是。

（楓走到工作場裏，取出放置木彫假面的箱子來。桂接過來獻到賴家面前。賴家默然注視桂的顏面，

有心上寬解的樣子。

桂 不是說謊的證據，請你看這個。

（賴家取了假面注視着，不知不覺發出感歎之聲。）

賴家 啊，好極了，做得好極了。

五郎 是主上面貌的寫真啊。

賴家 唔唔（不厭足地注視。）

和尚 這樣還有什麼話呢。已經有這麼樣的東西做好着，仍要那麼樣扭扭捏捏，夜叉王真不知是什麼意思。哈哈。

夜叉王 （改容）無論怎樣，總是不合我心的作品。想要不給人看的，到了這地步，也沒有法子了。諸位看來這個假面是怎樣的？

賴家 不愧是有名的夜叉王，好極了，賴家很表示滿意的。

夜叉王 你說那是很好的讚詞，失禮得很，是你看錯了，這是夜叉王一生中的失敗。請你仔細看吧，面是死的。

五郎 說面是死的？

夜叉王 近年製作的許多假面，人家都說像生活的，我也自負着，很奇怪的這一次，不論做過了幾回，沒有生的樣子，是沒有靈魂的死人的相……這不是世上活着的人的面，是死人的面。

五郎 你雖然說這樣的話，但從我們的眼裏看來，仍是活人的面……一點也看不出是死人的相來。

夜叉王 不，不，無論怎樣看法，決不是活着的人。而且在眼中蘊着恨，像呪詛什麼人的樣子，是怨靈怪異之類。

和尚 啊，這個，這，不要說這樣不吉的話。主上已經合意了那就好了，重重地謝恩吧。

賴家 唔唔，總之這個假面賴家是合意了。要帶回去的。

夜叉王 倘使你一定要……

賴家 是啊，要的。

（賴家以頤指揮，桂會意，把假面放入箱中，稍含媚態，呈奉給賴家。賴家注視其顏面。）

賴家 唔，還有向主人要的。我想把這位姑娘叫我身邊，有沒有叫她去當差的心呢？

夜叉王 這是很可感謝的洪恩，不過這要問本人的心了，不能從爲父者的口中，代爲答話。

（桂不露怯意，進上去）

桂 父親，請讓我去當差吧。

賴家 可愛的侂子，說歡喜去麼？

桂 是的。

賴家 那麼就提了這具假面跟了賴家來。

桂 知道了。

（賴家起立，五郎也起立，桂也跟了起身。楓拉住了姊的衣袖，說惜別的輕語。）

楓 姊姊，你去……。

桂 你先刻說像做夢一般的希望，現在這夢一般希望是實現了。

（桂傲然地回顧，走下庭去。）

和尚 好了好了，這樣我也就安心了。夜叉王，明天再見啊。

（賴家走路中被物絆了脚，桂走過了扶他。）

賴家 啊，不知不覺之間，天已經黑了。

（和尚走上去，把燈遞給桂。桂把手中假面的箱子交給和尚，一手提了燈籠，一手引了賴家走路，夜叉王是沉思的樣子。）

楓 父親送一送……

（夜叉王被提醒的樣子，和女兒同走到門口去送。）

五郎 對於你的獎給，再有後命的。

（賴家等先前出去。夜叉王站起來，暫時默然無言就走上廊去，從工作室去取了個槌來，從壁面取下掛着的種種假面，正要打碎這些。楓吃驚去抱住他。）

楓 啊，這個，你要做什麼事？你不是發瘋了嗎？

夜叉王 這極度的壓迫，不得自己，獻出了那個惡劣的作品，是懊悔也不及的我的惡運。那樣的假面，落到將軍家的手中，說這正是伊豆的住人夜叉王作的，記錄在寶物冊籍上，遺笑於千百年之後，真是我一生不名譽，末世的恥辱，說來，夜叉王的名是廢了。手藝也不要做了，不再執槌了。

楓 這是太性急的事情，無論怎樣的名人巧工，作品的好壞是由時運的。一生之中只要有一次做出了名作，這不就是名人了嗎？

夜叉王 唔。

楓 倘使說惡劣的作品留在世上是這樣抱憾的，那麼可以在後更加勵精努力，做出了使世人吃驚的好作品來，以雪此恥就好了。

（楓抱住了哭，夜叉王不答，閉上了沉思的眼。天夜了，聽得遠處有笛聲。）

一一

同在桂川的河邊，虎溪橋頭。河邊有幾枝柳樹，又叢生着芒和蘆。隔岸看見修禪寺的山門。在同一日的夜間。

（下田五郎提着賴家的大刀，和尚拿着假面的箱上。）

五郎 主上和桂姑沿了河川慢慢地走着，叫我們先走一步的意思，修禪寺的御座所已經在眼前了。在這橋頭坐一下，暫時等着他們的來吧。

和尚 不，這是不太大的。發見了桂姐這窈窕淑女之後，在並肩小步的時候，像他們這樣的邪魔外道纏住了反而要使他不高興的。

五郎 不過總是不放心啊。

（雖然說了，五郎還要不安的樣子佇立着。）

和尚 况且愚僧還要料理浴湯的事情，非得趕快回去預備不可。

五郎 說浴湯原是自然湧出的沸熱的溫泉，要什麼特別預備呢……且等一回吧。

和尚 真的，你說出這樣不識趣的話來。青年男女說着情話的時候，出家人和武士是禁物，啊哈哈來吧來吧。

（硬拉他的袖，五郎心雖不願，但順他的手一同走過橋。月上。桂提着燈籠與賴家攜手。）

賴家 啊，月亮出來了。沿了河邊走去，在夜裏，芒雜夾着的蘆根裏，水的聲蟲的聲，山村的秋天，又是別有風致的。

桂 熟慣了就不覺得有什麼特別，這是和鎌倉山的新月夜不同，伊豆的山村的秋夜，你一定感着寂寞吧。
（賴家坐在就近的石上，桂提着燈籠靠了橋欄干而立，月光皎潔，蟲鳴不已。）

賴家 鎌倉是天下の霸府，大大小小的官吏武士重樓疊閣，競誇綾羅，這是表面的榮華，裏面是可怕惡罪之巷，惡魔的巢窟。不是人住的地方，像鎌倉是我夢也不願做到的。（仰首面月而說）

桂 鎌倉山頭榮華富貴的絕頂，是日本唯一的將軍家，不想會下顧到鄙陋山野出身的我卑賤之身，我的運真不知是幾身修得的。永不會忘記的這個三月，去窟中拜佛的歸途上，在桂谷的上流，第一次看見主上的尊顏啊。

賴家 是了，那時問你的名字，說和這川名一樣叫桂的。

桂 還不止這點哩。在這洞窟的南面，有兩枝桂樹，在樹根邊，有清泉噴出，未了，流到修禪寺，因此這川名叫做桂，那樹從古來就叫做夫婦桂，我是這樣回答了你的，那時你又怎樣說了昵？

賴家 無情的草木也有夫婦，那麼人也該有夫婦的了，我是玩着這樣說的。

桂 你是玩着說的我不知道，因了那話而得福惠，要這個願望成就，我不給人知道天天來這洞窟求禱了一百天，有夫婦桂的標記，不知去向的河水，也嬉嬉地交流着，今月今宵我是被召你身邊來了，這是自己一身莫大榮幸……

賴家 到了我武運已盡的賴家身邊來，是這樣的快樂嗎？你大概也知道吧。我曾有比企的判官能員的女兒，叫做若狹的一個嬪女，在能員滅亡的當兒，可憐若狹也去世了。現在你就做繼下去的侍女，名字也同樣叫若狹吧。

桂 那個命我做若狹貴嬪吧，恭謝厚恩。

賴家 溫暖的湯湧出來的地方，人情也溫暖的，失了戀的賴家，在這裏得了新戀，心上的創傷也可以治好了。現在要斷絕諸種的煩惱，安閑地住在這裏度這一生吧。可是月也有被烏雲遮沒的時候，倘使我有了一萬一的事變，這個希望也被破壞了時，那麼把你父親所雕的面當做紀念品吧。叔父的蒲殿也是沒有什麼罪名而化為修禪寺之士的。我的運命也遲早免不出走上同樣的路吧。

（月被雲遮而暗，軍士二人，着臂鎧，腿甲，腹衣，全副武裝，從上下出來，伏在芒中，蟲聲驟止。）
桂 近邊啾啾的蟲聲，是像被吹熄一般靜止了……

賴家 有人來了，留意啊。

（金窪兵衛行親，三十餘歲，烏帽子，禮服着用臂鎧腿甲上）

行親 上。在這裏麼？

賴家 誰啊？

（桂提燈籠照了，賴家視之。）

行親 是，金窪行親。

賴家 啊，兵衛嗎。從鎌倉來是，有什麼事？

行親 奉北條殿的差遣，……

賴家 什麼，北條的差遣……那麼是要來殺我賴家了。

行親 這是怎敢。只不過來伺候你罷了，行親來問安，並沒有別的緣故。

賴家 不必多講，兵衛。身上帶刀着甲，在夜裏來，那推測起來，一定受了北條的密令，想乘我的不備來行刺

……

行親 雖說天下逐漸安定了，平家的殘黨還沒有肅清。且聽說函根以西的山路，又多盜賊徘徊的消息，爲防備路上的事情，用這樣的裝束，若說要來襲擊上司，那些犯上作亂之事，怎麼說，怎麼說。

賴家 即使你怎樣辯解也無用，是可恨的北條的使者，不必來見我。我不要聽什麼使者的話。回去回去！

（行親坦然，靜靜回願柱。）

行親 這裏的女人，是……

賴家 是我使用的女人啊。

行親 你是謹慎着的身體，却召喚那來歷不明的賤女子到你身邊來……

（桂耐不住，進一步。）

桂 說叫做兵衛殿的人，你是卜易的，還是相面的？對於初次參見的我，說什麼來歷不明的賤女子，不要說那些不分前後的話。我出身在都門，母親也曾侍服過公卿。況且現在又蒙寵召到將軍家的近邊來，叫做了若狹貴嬪的身分，你竟一點也不行禮，還說那無禮的亂話，也可以算鎌倉武士的，一點禮貌都不懂。

（受了冷笑，行親皺眉。）

行親 什麼，若狹貴嬪……這是誰許可的？

賴家 是我許可的。

行親 也不和北條殿商量……。

賴家 北條是什麼？你動不動說北條。北條是這樣尊貴的嗎？時敬，義時都是我的家臣啊。

行親 可是還有尼御臺……。

賴家 喝，討厭的東西。沒有人要聽你的話，退出，下去！

行親 你既然這樣動怒了，行親也再沒話好說。現在聽命退去，仔細明天再來參見細詳談。

賴家 不必來第二次。若狹，走吧。

（賴家起來，引了桂的手，並着走過橋去。行親看他們的背影，潛伏在芒中的軍士出來。）

兵一 從先刻就埋伏着，等候你的暗號，却沒有……

兵二 沒有下手的機會，空費了時間。

行親 受了北條的，想走近身來刺死了他的，今夜偷偷地來伺候，不愧是將軍，早就被看破了，一點也不露破綻，無從下手去，真可惜了。還是大家一哄踏進修禪寺的御座所去，靠多數人來貫徹我們的本意吧。上頭是武技的名家，近侍中也有不少強者。不要以為人少而生輕侮之心，以致失敗。地方很狹小，又是夜戰，不要着了忙打倒自家人。

兵 是。

行親 去一個人跑到這河的下邊，通告集合在村口的人即刻進來。

兵一 知道了。

（一人由下首下去。行親伴了另一人，由上首退。春彥從樹林蔭中出來。）

春彥 從大仁的街市回來，沿路武裝的軍兵，這裏五人那裏十人的屯紮着，查問那進出的人，我覺得有點奇怪，原來由鎌倉來的指揮，想摧毀主上的奸計，那是不得了的大事啊！

（遠近有寢鳥驚起的聲音，下田五郎走過了橋出來。）

五郎 一向是靜寂的山村，今夜爲什麼特別喧鬧的樣子，像有些什麼事情了。爲慎重起見，在河的上下巡走一次吧。

春彥 不是五郎殿嗎？

五郎 啊，是春彥嗎？

（春彥走近去，貼耳細語。）

五郎 啊，什麼說。金窪的伺候參見……主上……確是這樣的嗎？

（五郎急忙想回身時，從橋出來一個軍兵挺着長刀，默言斬來。五郎也就拔刀，一合即斬了來人。軍兵數人從上下方出，即圍住了五郎。）

五郎 啊，春彥。這裏我保守了，請你跑到御座所去報告這事件。
春彥 是。

（春彥跑過了橋去。五郎左右迎着敵人奮鬥。）

原來的夜叉王的住家。夜叉王站在門口探望。修禪寺撞着亂鐘的聲音。

（楓從對面走來）

楓 父親，是夜戰啊。

夜叉王 啊，女兒，去看了來的嗎？

楓 敵人不知是那裏來的，人數約有二三百，向着修禪寺的御座所行夜襲了。

夜叉王 突然起來的人馬的聲音，看不知是什麼事情，修禪寺的夜襲……那是平家的殘黨還是北條的軍兵，這是非常的大事件了。

楓 適巧春彥又不在，真一點法子也沒有。

夜叉王 我們沸沸揚揚地鬧起來，也不會有什麼用。不過只看着那事體的進展吧。萬一的時節，也只是父子引手而退，由他們的平家勝，原氏勝或北條勝，和我們是沒有關係的。

楓 雖然是這樣說，這突然起來的戰爭，姊姊不知怎樣了，倘使逃不出，有了什麼錯失……

夜叉王 不，這也是時運，沒有法子。姊姊一定也有姊姊的存心的。

（寺鐘與陣鐘交雜起來。楓坐立不安，幾次走出門去看，很傷膽的樣子。春彥從對面來。）

楓 啊，是春彥嗎，等着你啊。

春彥 來的是鎌倉北條的人，而且那夜襲的商談被我在樹蔭中聽到了，想把這消息去報告，已經跑到了修禪寺，前後門都已被圍住了，沒有翼不能飛進去，沒有法子只好歎息而退回來。

楓 那麼姊姊的安否也不知道嗎？

春彥 不要講姊姊，連主上的安否也不知道。人數雖少，到底是近侍的人，一進一退地應戰着，現在是爭戰的正中。

夜叉王 無論怎樣說，總是人數相差太遠了。主上又不是鬼神，勝負大概是知道的。到底是逃不過一步末運。說蒲殿，說主上，不知道是什麼的因緣，在這修禪寺，到泥底也沾透了源氏的血的。

（寺鐘大鳴。春彥夫婦再出看門外。）

楓 啊，那急促的腳聲……金鐵相擊的刀聲……

春彥 漸漸近來了，那聲音。

（桂拿着賴家的假面，披着髮，着了男人衣，拿着長刀，是負了傷的身體走來。到了門口，倒在地下。）
春彥 是什麼人在外面……

（夫婦走出去扶起來，扶到了庭前，桂又倒了下去。）

春彥 喂，傷是輕的，請安心振作啊。

桂 （氣息不續的樣子）啊，妹妹……春彥……父親在那裏？

夜叉王 噢，說什麼……

（夜叉王怪着走近去。桂仰面，大家吃驚）

春彥 當做武士却意外……

夜叉王 啊，女兒嗎。

楓 姊姊嗎。

春彥 那麼，這樣子是……

桂 主上正在入浴的時候，鎌倉的人馬突然來夜襲……我們只有少數的人，拼命應戰。雖則我是女人，我
桂也是第一件又是末件替主上辦事，帶了這張面具，做他的替身，偶然這樣想到了……趁着月色昏黑，

取了刀，走下庭來，呼喊着左金吾賴家在此，跑出去，成羣的敵人夜晚看不清爽，當做了真是主上，緊追來不放鬆。

夜叉王 那麼你是做了主上的替身，用這面欺了敵人，殺出來到此地的嗎（取了血染的面細看）？
春彥 我們尙且錯看了當是真的武士，敵人的受欺瞞是當然的。

楓 雖是這麼說，看這個慘的樣子……姊姊請不要死呢（抱之而泣。）

桂 不，死了也沒有遺憾。賤民在草屋裏面徒然地活了百年千年也沒什麼用。即使是半刻一刻，得召喚到將軍家的近身賜給若狹貴嬪一個名字，這也已經達到了出世的願望了。死了我也願意的。

（說着，漸漸身體衰弱下去，春彥夫婦扶持她。夜叉王注視假面，不說話。以前的修禪寺的和尚，從頭上披着袈裟逃來。）

僧 不好了，不好了，請讓我躲起來讓我躲起來。

（逃進裏面，見了桂吃驚）啊，這裏也有負傷的啊，桂姑……你也……

桂 那麼主上呢？

僧 可憐的，已經最後了。

桂 噫（起來，決然地看）。

僧 不但主上，侍從們也大都斬死……我們是在還不會受着刀風打傷，急急逃得性命來的。

楓 就是這樣的白白死了嗎？

（桂失望倒地，楓扶持叫她。）

楓 喂，姊姊，振作，留心……啊，父親，姊姊要死了。

（一心看着假面的夜叉王，到了這時才回顧。）

夜叉王 啊，姊要死了嗎？姊姊一定是稱心的，父親也稱心的。

楓 噫？

夜叉王 無論改造改彫過幾次，這面上分明地現出死相，却是非關我本領的拙笨鈍魯，源氏的將軍賴家卿，有是要這樣的運命，到了即刻的現在，方才明白。不是神明是不會知道的，人的運命，却先在我的工作中發現，那就是自然的感應，自然的妙奧，是技藝入神的證據。伊豆的夜叉王，我自己也相信不愧是天下一無比了（快心的笑）。

桂 （同樣笑）我也是堂堂的貴嬪，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的。還是早早趕着主上的後面，做冥土的伴侶

去……

夜叉王 啊，女兒。少年女子臨死的面，描出來做後來的標本，忍着苦痛稍等待一下。春彥，取了筆和紙來……

春彥 是。

（春彥走進工作場裏去，取了紙和筆出來，夜叉王執筆。）

夜叉王 女兒，把面給我看。

桂 唵

（春彥夫婦扶着桂，爬近來。夜叉王執筆要模寫她的面孔。僧宣唱着佛號。）

幕

作者原註——伊豆的修禪寺，有賴家的面，作人不明，由來也不詳，是一具木雕的假面，因年久日遠之故，面目也不分明，但看了那古色蒼然的物件，都感着一種詩趣，追懷當時，作成此稿。

（依日本戲曲全集譯出）

第一的世界

小山内薫作

人

山中愼一

學者

山中敏子

他的女

島村國雄

孤兒

谷村龍太郎

實業家

谷村系子

他的妻

新聞記者 A

新聞記者 B

新聞記者 C

新聞記者 D

時

現代

地

東京郊外

舞臺 某室內

敏子在趕逐雞

敏子 真沒法子。又跑進來了。噓噓噓！！！！

(有人來訪問的樣子。)

(不久島村拿了名刺進來。)

島村 小姐，有個太陽新聞的記者來了。

敏子 是說要見父親吧。

島村 是。

敏子 說了不在家嗎？

島村 說了。可是他說不在是知道的。要在這裏等他回來和他談談。

敏子 不是對他說什麼時候回來也不知道就好了嗎？

鳥村 這也說了。可是他說到大使館去是二時，大約不久就要回來的。

敏子 (才驅出了雞) 知道得很詳細啊。

鳥村 這是知道的，東京是大評判了，在新聞上也很有記載着。

敏子 啊，你看新聞的嗎？

鳥村 是，每朝送雞蛋出去時，在車站前的萬松軒看的。

敏子 父親要叱罵的。

鳥村 不，先生決不是要干涉別人所做的事體的人。他始終說着人間須得各自走自己的路。不看報紙是

先生的主義，看看也不妨是我的主義。

敏子 你的主義什麼是沒有關係的。還是趕快回去說，無論如何會見不成的，回絕了讓他們早早回去。

鳥村 回絕他們嗎？

敏子 叫他們回去好了。

鳥村 是。

(島村退場)

(敏子在小紙片上用鉛筆寫着些什麼)

(島村登場)

島村 回去了。

敏子 (掩藏紙片) 回去了嗎?

島村 你寫着什麼?

敏子 學校裏的作文。

島村 不要說謊,是寫信吧。

敏子 就是寫信,也有什麼要緊

島村 不行的。又是寫到那個叫谷村的大學生那裏去的吧。先生只要走開一下,就是這個了。

敏子 不可以干涉別人做的事體,你不是先生的學生嗎?

島村 我不把你當旁的人。

敏子 又來了。這不是你一人定的事體嗎?我是不知道的。真不怕羞的。

鳥村 無論你怎樣硬氣，這是人力以上者所決定的，沒有可以改動的。

敏子 你倘使知道了人的意志，那還了得。

鳥村 我有別人所不具的力，可以和他界交通。

敏子 能做透視和念寫，那算得什麼，我看起來，只是一種殘疾。父親也是一種怪癖，把你這樣的人從孤兒院中去領來，完全當做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

鳥村 唔，由你怎樣說好了，你就會明白的。

（有人來訪的聲音。）

鳥村 又是什麼人來了。

敏子 快去看看。

（鳥村退場）

（敏子繼續寫信）

（鳥村登場）

鳥村 又是新聞記者。

敏子 另一個嗎？

鳥村 這回是每朝新聞的。

敏子 謝絕了他麼？

鳥村 不。

敏子 爲什麼不回絕？

鳥村 不是特地遠遠來的嗎？

敏子 這不是沒法子嗎？又不是此地請他們來的。

鳥村 可是今天在先生的一生中是個偉大的日子。是先生的名字爲世界周知的日子，在新聞記者方面，

來會談一下，是當然的。

敏子 你對新聞記者很有同情啊。

鳥村 卽是先生也該稍稍和世間交際交際才是。

敏子 可是他總不會他們的吧。

鳥村 這樣的嗎？

敏子 一定如此。快去回絕了讓他們回去。

島村 是。

(島村退場。)

(敏子寫好了信，放入信封，寫信面。)

(島村登場。)

島村 回去了。

敏子 那很好，你去看看雞棚。

島村 稍坐片刻也不妨吧。這種機會是很少有的。而且今天是可喜可賀的日子。

敏子 可是，我有事要想。

島村 那也是那個谷村吧。你到東京上學校的電車中，每天做着什麼事，我由透視而完全知道的。

敏子 不要說謊。

島村 美男子，臉色白白的，那一種樣子是女人叫着美男子的吧。不過眼睛有點近視，帶着很強度的近視

眼鏡。

敏子 問了什麼人的？

島村 當做不知道，所以可憐，對先生說好嗎？

敏子 說也不妨。我對於感情沒有虛偽。

島村 不，那是欺誑的。你愛着我的，但自己不覺到這個，而且把並不愛着的別人，當做是愛着的。

（有人來訪的聲音。）

敏子 又是什麼人來了。

島村 真討厭。

（島村退場。）

（敏子把信放在帶間。）

（島村登場。）

島村 又來了。是帝國日報的記者，這回是二人，一人拿着照相機。

敏子 回絕他們了吧？

島村 回絕了，但他們不回去。說要能會會小姐也好。

敏子 會了我，不是仍沒有用嗎？

鳥村 我也這樣想，但怕是要問先生平日的事吧。

敏子 這些事，不是你對他們講講就可以嗎？

鳥村 我也這樣說了，却說我是不行的。就說是先生的孩子，但對於世間，還是小姐有權威些。

敏子 不要說閑話了，快去回絕了讓他們回去。

鳥村 你不會嗎？

敏子 討厭的。新聞記者什麼。

（鳥村退場）

（敏子從懷裏拿出照片來看。）

（鳥村登場）

（敏子隱匿照片）

鳥村 不行，不肯回去。

敏子 沒有法子。

島村 說要在門口等待到他回來。

敏子 那麼聽他們等着吧，那門口原不是我家的。

島村 所以，我也不去干涉他們了。

(隔了一回)

島村 但是，小姐。到底和世間隔絕這事體，實際是可能的嗎？真要和世間隔絕，非隱遁到荒山中去或逃到孤島上去是不成功的。住在這世間之中，而要和世間隔絕，那是不可能的事。

敏子 是這樣的，我也這樣想。但父親所說是「心」的孤獨一事。

島村 可是，讀書一事，不就是和心的孤獨相違反了嗎？讀書是和許多人的思想相接觸。

敏子 是這樣的。我雖不怎麼想，父親不論什麼大學來請，他總不肯去，真有點可恨。假使去了，也不必這樣飼養着雞過這麼苦的生活，也可以的。而且書也可以放心買了。

島村 博士的號都辭退了二次。倘使先生受了博士號，站上帝大的講壇，就是我也因為做了他的研究材料而可以揚名天下了。

敏子 父親所研究着的事項，好像對於我們全是無用的事，什麼夢，什麼幻影，什麼精靈視，什麼有機磁氣

的預言，這和我們現在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島村 不，那是不對的。先生所研究的是很好的事，在人間生活上，是極重要的。確立那個第二世界的存在一事，對於住在這苦惱的第一世界的人類，是多多深切的一種慰藉。

敏子 可是，父親並不是爲了別人才做那事的樣子，不是嗎？

島村 就是這一點。我所說的也是這一點。這樣對於人生有意義的研究，至多却只在外國的雜誌上發表一二篇文章，對於自己周圍的人，一點也不想頒分些，我對於先生的這個心境，是不懂的。

敏子 父親年青時候，一定有過什麼苦痛的經驗的。

島村 我想恐怕和你的已死的母親之間有什麼不幸的事件。

敏子 那也不明白。我稍懂些事的時候，母親已經亡故，而父親又永不提及關於母親的什麼事。不過不很和睦的消息，是我在寄養的人家聽到的。

島村 是的。一定是這樣的。不過負了這樣的深創，而和世間完全隔絕的先生，今天却突然起了要走到世間去的心思，却是奇怪的。意大利大使館來了信，不是說馬上去看看嗎，心中很快樂的吧。

敏子 不明白的，也不是什麼很快樂的面色，只說了因爲那邊是外國人啊。

島村 真個先生的心情我不大懂得。

敏子 我也不懂。

(隔了一回)

島村 我在先生旁邊覺得有點不安起來了。我由先生的實驗，知道了自己有別人所不具的力，所以想快
快獨立了，靠這一點去做些什麼事，你對於這樣孤寂的生活也够受了吧，我們二人跑逃吧。

敏子 啊，這樣奇怪的話都說出來。你是怎樣一個不要臉的人。

島村 不是厚顏無恥，因為心有所信，所以這樣說的。和谷村那麼樣的什麼也不知道的大學生結合之後，
你將來沒有幸福的。這用我的未來透視明白可知的。

敏子 不要說無禮的話，難道到什麼時候都是大學生嗎？谷村君一定是能使我幸福的人。

島村 先刻的信怎麼了？

敏子 怎麼都好，和你不相干的。

島村 拿出來，挾在那個帶中間的。

敏子 沒有交給你的道理。

島村 不，我是你的心的主人，拿出來。

敏子 不行的。

島村 好，那麼我用透視來看你信的內容了。

（島村做出某種姿勢來。）

（敏子逃進去。）

（主人山中慎一帶了四個新聞記者登場。）

主人 啊，諸位，請坐下來。從後門進來真對不起了，但那前門我們一直不使用的。椅子不夠啊。也罷，我坐在这箱子上，大家不必客氣，隨意坐吧（視島村）。你發什麼呆，我已對諸位道歉過了，不妨的。你做的也不爲罪啊。我今天變了個派頭了。

記者B 啊，老兄，先刻對不起了。和太陽子在車站碰到了，等着先生回來了就帶我們來，我們是意外的，你也覺得意外吧。

記者C 我也埋伏在門口等着不用什麼交涉就放了我們進來，稍稍有點稀奇。

記者A 我當做先生是個更有圭角的人却意外地是富於溫情的。

記者C 我也請求。

主人 講怎樣的話才好呢？

記者A 世上是說着種種的閑話，可是真的事情全不知道，到底先生做的那一種研究得着了，今回這樣的名譽呢？

記者B 是啊，我也先想問這一點。

主人 這是很簡單的。發表的是但丁的研究。

記者A 詩聖但丁嗎？

記者C (向A) 什麼啊？死生蛋釘是？

記者A (向C) 意大利的有名詩人啊，是詩的聖人。

記者C 啊，這樣麼？

記者B 說到但丁，你研究的仍是神曲嗎？

主人 是的，但不過是那極小的一部分。

記者A 這是被那方面所認知了嗎？

主人 是的。很小的一篇論文，寄投到意大利某大學的雜誌上，這是被那邊的學士院這類的東西所看到了，說爲補助此後的研究，交付給我三千元日本的金圓。實際今天是我到那邊去說明我不是專門研究但丁的，去回絕他們，可是說那不關緊要，所以就領受了，也不能算什麼名譽。

記者 B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儀式麼？

主人 像是到郵政局去取匯款的樣子。大使也會到了，只穿了平常的衣服，引我到了他房間裏去。我想禮儀有關，穿了那二十年不會上身的這件破舊禮服去，自己也覺得難爲情了。

記者 C 那一篇論文，你也是用意大利文寫的麼？

記者 A (向 C) 當然的。

主人 不實在很慚愧，對意大利語，我只能看看書和說說話，文章是寫不來的。論文是用法文寫的。

記者 A 你說神曲的一小部分，想來總是什麼特殊的研究了，想是外國也從未有過的。

主人 啊，這是不知道的。我的是破落茄托里奧篇的最後六曲的研究。是第二十八曲到第三十三曲了。有一部份的批評家以爲是但丁的失敗的部分。但丁到了地上的樂園，看見奇怪的行列。普通就解釋爲象徵着寺院的勝利的那美的行列。行列停止了，天使來散花。從這花中，出現了但丁的從前的戀人比德利

情。倘使說我的研究和以前的學者有什麼不同，那就在把這但丁所見的幻影，不單作為詩人的空想看待一點，我說明但丁的銳利的感覺，把這個作為但丁實際所見的幻影，中世紀的基督出喪，那是祝祭基督的行列，論及和這裏相關的人很多，和寺院的勝利比喻論的也很少，但我不說到此種一切考古的研究，只說但丁這個優秀而心清的詩人，和心靈界的密接的交通。我論斷但丁是實際用了人間的肉眼而見這些幻影的。

記者C 請等一下，有點難了，我不大懂得。（向A）你懂麼，最初始的「破落」什麼是個什麼東西？

記者A （向C）神曲是分有地獄，煉獄，天國三篇。那個破落，茄托里奧就是煉獄，就是淨罪的場所。（向主人）是這樣的吧，先生。

主人 是的。

記者C （向A）到底你是文藝記者，知道得很明白。我只聽到了大使館，便說好的，就擔任了來，但這是政治記者所幹不來的。啊請你好好地寫吧。停一回請給我一個摘要。

記者B （向主人）到底先生平常研究着的是什麼呢？

主人 普通的人眼目所不能看見的世界，和這個世界隔絕的世界，倘使把這世界叫做第一的世界，那麼

我是研究着第二的世界的。

記者C 啊，那是死後怎樣的事了（向A），稍稍有些明白了。

記者B 那麼是心靈學一類的東西了。

主人 這也是那一部份。但我的範圍更大。實在說來，說是研究還是說生活在那個世界裏更妥切一點。

（島村拿給客人的茶來）

主人 這裏來的那個青年，這個人在諸君看起來不過是個平常的學生，可是他有平常普通人所不具的
感覺，他能看我們所不見的，聽我們所不聞的。

記者C 是看幽靈什麼嗎？

主人 幽靈也看，生靈也看，神也看，惡魔也看，而且也和他們通話。（向島村）敏子怎麼了？

島村 不見她。

主人 雞棚那邊呢？

島村 不知道。

主人 什麼地方看她，叫她這裏來。

(鳥村退)

記者C 孩子你只有一位小姐嗎？

主人 是的。

記者B 她叫什麼名字？

主人 叫敏子，聰敏的敏字。

記者A 對不起得很，你夫人呢？

主人 生了女孩之後不久，就死亡了。

記者A 聽說先生的做現在這樣的生活，是有那很深的動機的。這個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主人 那已是過去的事情，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現在這是不過已成了習慣了。更變習慣是很可怕的，所以仍照同樣的生活繼續下去。

記者A 你既然這樣逃走，我倒要仔細請教了，據說失戀是動機，那確實嗎？二十年前的先生是個熱烈的戀愛詩人，那些詩現在的青年也還愛誦着的。那如火如荼的戀愛詩人，突然變成了一個遺世絕俗的恬淡的學究，據說背後是有隱潛着女性的事實。

主人（笑）也許是不錯的。

記者C 那有趣味了。

主人 可是，倘使說是失戀，那又是很奇怪的失戀了。

記者A 像但丁和比德利情的那樣子嗎？

主人 那裏話，怎麼說在但丁的事件，戀人是神，對戀人招呼是和神招呼，我的是最卑微的，是更卑微的地上的了。

記者B 舊事就不妨吧。這時把這方面的事件寫做連續的長篇，我們的社長一定很歡迎的。

主人 那是不行的。這是我自己也不還不會明白的事，講出來自然別人也不會懂，這決不是我逃躲，也不是含糊。

記者A 那麼，這個是動機是事實了吧。

主人 總之，由這一件事而我是變成了不能夠戰的人了。成了退而保守的人了。請你們問詢別的事情吧。

記者B 可是真是可惜的材料。

記者C 那個女性是你的已故的夫人嗎？

記者 B (向 C) 傻瓜，有對夫人失戀的人嗎？

記者 C 自然有的，自然有的。喂先生，有的吧。

主人 因說話的意義而定，不能說一定沒有。但我的事却和這個無關，妻並不是無情的。

記者 A 那個所謂不可思議的戀愛問題，是在你娶夫人以前的事情嗎？

主人 是的，是的。但這些話還是不必再提了。要問請你問另外的事情。

(隔了一回)

記者 C 那麼，我問，很對不起的，先生是怎麼樣生活着的？

主人 先刻你們不是看見過了麼？我是養雞爲活的。

記者 B 你自己做的嗎？

主人 也自己做，姑娘幫着，學生也幫忙。

記者 C 學問上的收入完全沒有嗎？

主人 有時也收着從外國來的稿費，但這也不過一年一二回。我不想拿學問來換銀錢。我除了養雞事業以外，極力避開和社會接觸。並不是避開，在我看來，世間所謂現實的世界是幻影，而世間的所謂幻影的

世界，反是現實。我是生活在自己認爲現實的世界中的。不過如此而已。

記者C 又不明白起來了。（向別的記者）怎樣，諸君太擾鬧了，也不行啊。

記者B （向C）請等一下。（向主人）你的住宅是一種很奇特的建築，這是你先生打樣設計的嗎？

記者A 是，是啊，這個我也是想請教的。

主人 是我打了樣造的，有點像船那麼樣子吧。

記者A 是挪亞的箱船了。

主人 也不是有這一種寓意的。不過把必要的物事，放置在必要的地方罷了。

記者B 那個大門邊突出的像塔那麼樣的物事是什麼地方？

主人 那是我的書齋。從那邊的梯子可以上去的。把樓面縮到自己所必要的大小，所以就成了像個塔的樣子了。

記者C 從那裏看望世間的吧。

主人 不，那房子只有換氣的通風洞，沒有窗，對於世間完全是盲目的書齋。

記者C 採光的窗洞也沒有嗎？

主人 沒有，白天也是要點蠟燭的。

記者C (向D) 哈，你拿了閃光來沒有？

記者D 沒有拿來。

記者C 真可惜了。在那邊拍一張照却好。

主人 要拍照嗎？

記者C 請給拍一張。想請小姐也拍在內。

主人 (呼人) 島村，島村。

(島村登場)

主人 敏子呢？

島村 她回來了。

主人 回來了？到什麼地方去了的？

島村 不知道。

主人 好的，叫她來。

（島村退場）

（記者D，拿了照相機探求好地位。）

（敏子，島村，登場）

敏子 父親，你回來了。

（敏子向記者們行禮。）

（記者也還禮。）

主人 （向記者D）這樣可以嗎？

記者D 很好。（向敏子）小姐你站到你父親旁邊去。

（敏子到父親旁邊）

主人 （向島村）你也進來。

島村 我是……

主人 來啊，來啊。（向記者C）進來也可以嗎？

記者C 好的。

主人（向島村）快過來吧。

（島村也站在主人旁邊。）

記者D 地方稍暗了些，要一些時候。好，一，二，三，好了，謝謝你。

記者A 那麼，就此告辭了。

記者B 真對不起了。

記者C 對不起。小姐，再會了。

主人 照片好了之後，送張來給我。

記者D 知道了。馬上就送來。

（四人退場。）

主人（向島村）拿工作衣服來。

島村 是。

（島村上樓去。）

主人 敏子，你到什麼地方去過了？

敏子 父親，今天你恭喜了。

主人 謝謝你，你是到什麼地方去了的？

敏子 到萬松軒去取晚上喫的麵包來。

主人 啊，這樣嗎？

（鳥村出現於梯上）

鳥村 褲子也要的麼？

主人 只要上衣好了。

（鳥村拏了上衣下來。）

（主人換衣。）

（敏子摺禮服）

敏子 父親。

主人 唔。

敏子 爲什麼和新聞記者那些會見了？

主人 也不知爲什麼，今天是什麼人都想見見的樣子。

島村 我像有點感着什麼可怕。

主人 爲什麼？

島村 先生突然做了變樣的事，是可怕的。

敏子 在大使館有什麼好的事情嗎？

主人 給了我從他們國裏寄來的錢。是獎勵我的研究的意思。也不是很多的。仍不是可拋棄了養雞事業而生活的。

島村 先生，你從前極端和世間隔離的那一種生活，我是否定的。我想稍稍涉足到世間一點也好。但是看了那些新聞記者齊齊進來的那個瞬間，忽然覺得什麼可怕起來了。先生的突然做出這樣事來，像是前兆着什麼破滅的樣子。

主人 不礙事，不礙事。我決不拋棄這小世界的，世上也沒有什麼誘惑我的東西。

島村 不會大家都分散嗎？我怕的很。

主人 你的感覺太銳敏了。不妨的，不妨事的。

島村 先生，我求你，今天再有無論什麼人來訪，你不要會他。

主人 是的，我今天是接觸到了二十年來一次也未會接觸過的世界。但和卽刻的四個新聞記者會面而兩相抵消了。那事已載在幾萬的新聞紙上和全日本人都接觸的。這也是收支相消的。一次就盡完了義務的。我只一瞬間接着第一的世界，就回第二世界去的。你去給雞餌食吧，敏子也去溫習語學，我回書房去。

（主人要走上樓去。）

（有人來訪的聲音。）

（三人凝立。）

（隔了一回。）

主人 （向島村）去看看。

（島村退場。）

（隔了一回。）

（島村登場。）

島村（看了看敏子，再向主人）有個叫谷村的人來。

主人 谷村？男的還是女的？

島村 男的和女的，是夫妻吧。

（隔了一回）

島村 回絕他們嗎？

主人（走下梯來）不，請他們進來。

島村 從大門那邊嗎？

主人 是的，從大門。

（島村走到大門那邊。）

主人 敏子，暫時你走那邊去。

敏子 父親。

主人 什麼？

敏子 唔。

(敏子退場)

(鳥村領導谷村夫妻登場)

主人 鳥村，到那邊去。

(鳥村退場)

(隔了一回)

谷村 來祝賀你的。

主人 什麼呢？

谷村 今天的名譽。

主人 這麼麼？謝謝你。

(三人坐下)

(隔了一回)

谷村 好久不見了。

主人 好久不見了。

系子（只動着嘴脣。）

谷村 給我們見了很好。我想你一定不會我們的。

主人 倘使真想做不會見的，那沒有來的道理，一定有也許可以會見的預想才來的吧。

谷村 的確如此的心想錯過了今天的機會就不行了。今天你是得了世界的名譽的。恭喜你。

主人 什麼大不了的事。得了外國的錢。

谷村 實在我也是拿一點錢來的。你收受嗎？

主人 爲什麼呢？

谷村 爲你的研究。再說不客氣一點，也可以說爲你的生活。

主人 收受也可以。可是二十年不通音訊的你，爲什麼突然生起這樣的心思呢？

谷村 要從新和你再做朋友。

主人 你從前就是朋友，而且一直到現在仍是朋友。

谷村 真是這樣嗎？

主人 真是這樣的。我對你一點也不會抱有惡意過。

谷村 真是這樣嗎？

主人 真是這樣的。

谷村 聽了這話我安心了。我知道你的性質的，再說別的話也許要傷你的感情，實在今天是（看系子）
代妻來向你謝罪的。

主人 來謝罪。（看系子）謝什麼罪呢？

谷村 二十年前的誤解。妻是完全誤解你了的。

主人 那是說不定的人。以爲是誤解的，往往有反是正當的解釋。人間的事情是不可知的。我沒有該接受
這個謝罪的事。

谷村 是妻一個人的事，那也不管。可是妻和我的關係啊。

主人 聽了這話也沒有法子，在我是永遠的啞謎，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的。

谷村 這樣說來真難堪了。那難過鞭策了我，使我老着面皮到這裏來。我這二十年來遇了誰都不會理解的苦痛的生活。倘使沒有一次得你的諒解，便是死也死不了的。

主人 你是活在繁忙的世間的漩渦中，不會有想到這些事情的工夫吧。便是我也已忘却了的。

谷村 不，那是兩樣的。不錯的，我過着很繁忙的生活，捲在金錢的漩渦中。但青春時代所感到的事情，却深銘在魂靈上，不容易消滅，我和妻每見面時，沒有一天不想到那當時的事情的。

主人 那真是對不起了，我到現在的即刻也不會想到，我個人會成爲你們二人幸福上的暗影的。那我才
是非向你們謝罪不可的了。

谷村 這樣說法，我更加難過了。你和你夫人中間不很圓滿，當時也聽說過的。知道了你夫人去世時，我眞個忍耐不住，走出家門已經到了你家門口的。終於不會進門就回去了。

主人 妻的問題，我是有罪的。一點沒有愛的基礎就結婚了，那是錯的。想要由意志去愛她的，對手却不是滿足於只有意志的。那不是無理的。我是不過想使你們二人早安心才結婚的。那是太機械的結婚了。
太是手段的結婚了。

谷村 那也聽人說過知道的。而且現在也二人都感謝着。

主人 我所做的事雖是終於失敗了，但我對你二人的心情，是這樣的。這到現在也還不變。但是在那當時我的心情也有不純的地方。有虛榮，有戴着犧牲的假面的反抗。不是什麼眞的眞的愛，所以對於妻也不能從衷心愛她。神是很妬的。神是不住地呵責我這種不純的愛的。神是借了妻來呵責我的。愚笨的我，不

知道這一點，我不會犧牲自己而把妻犧牲了。我終於把神殺死了。這個罪是永遠不得赦免的。我要墮到第七重地獄底去的。

谷村 那也是，那也是爲了我們二人之故，比什麼都苦的事。（視系子）忠告你和這個人的關係的是我，使你放棄這個人的是我。

主人 可是，那是你作爲我的親友，實在想到那對於我是不好的，所以下這個忠告。我是爲那一點也不垂愛我的女子，拼命地煩惱着。那個是你明示給我看了。慈愛的鞭是痛的，真正眼看上去發眩的，但由你的充滿了愛的小刀，終於把我的醜惡之極的腫物切除了。我流了淚說斷念了。那個淚中一點不純的分子都沒有的。那淚，恐怕我的一生之中是不能再有第二回的純潔的淚了。

谷村 這也是對的。那時我除了爲你着想以外，什麼也沒有的。只是一心想設法救你的。是不願你失足墮落的。第一我（視系子）這個人見也沒有見過。

主人 神祕是在這以後的。

谷村 認識這人是你聽了我的忠告以後，去做那善後的時候。我和她會見了幾回之後，不知由怎樣的接近起來終於接近了。我也不分明的。只是使自己的親友斷念的女人，這回却自己去接近她。這事，在我的

性格是不成功的。

主人 人間的事情，由人間的力，是無法解決的。

谷村 完全是天意。至少我相信是天意。對於你沒有愛的女人，這在你也許不關的。而且終於結婚了。這裏面的心情，你一定知道，一定不能不知道的。

主人 神祕，真神祕啊。

谷村 可是結婚後過了三個月，她才說出真實的話來，（稍停）她仍然是愛你的（稍停）而被當時的你的狂態所誤，當做你是不愛她的。（稍停）完全是相反了。

主人 （沉默）

谷村 但是她把這事向我說明了之後，叫我代表她來向你道歉。妻是沒有罪的。當然你也沒有罪。恐怕我也沒有罪。一切都是錯誤。全般全般都是錯了的。可是我是苦了。這二十年來一直苦着，無論如何不敢到你的地方來。

主人 那真對不起了。真對不起了。你用了那狂態二字，當時我確實全是狂人。那瘋狂把一切陷入混亂。但是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現在是意外地冷靜，平和啊。也不以為什麼寂寥。姑娘也愛我。那個青年也像父

親一般戀慕我。我有我的世界，有雞棚，有書齋，你太重視過去了。

谷村 謝你，這回我才有如釋了重負的樣子。我是抵拼受你的面罵來的。賭了命而來的。啊啊現在安心了。

(視系子) 我一人說完了，你沒有要說的話嗎？

(系子搖頭)

谷村 (向主人) 那麼請你也對她說一句饒恕的話。

主人 (向系子) 有什麼恕饒不恕饒呢，一切都是神的意志。

谷村 多謝多謝。那麼叫你的小姐給我們見見嗎？

主人 叫她來吧。(呼人) 島村，島村。

(島村登場)

主人 叫小姐過來。

(島村默然站着)

主人 爲什麼呆着，快叫她來。

島村 是。



(島村退場)

谷村 那個人，他是什麼人的兒子？

主人 是個孤兒。父親死後生下來的兒子，生後母親又立時自殺了。

谷村 爲什麼？

主人 有人逼她再嫁。

谷村 可憐得很。

(敏子登場)

谷村 啊，是小姐嗎？是敏子小姐嗎？我是你父親的老朋友谷村，(紹介系子)這是我妻。

(敏子默禮)

(谷村視系子)

(系子點頭)

谷村 (向主人) 可是，山中君。雖是很突然的，作爲恢復了從前友誼的紀念，我們想我家要了這位小姐。
怎樣？

主人 (稍停) 要她?

谷村 (稍停) 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們夫婦有了一個孩子，現在在大學念書，想給他定婚的。

主人 可是，她還不。

谷村 天意不可測的，實說我的孩子和你的小姐中間，已經成立了戀愛。二人全不知道他們父親間的關係而相愛了。

主人 什麼時候，在那裏?

谷村 到學校去的路上。

主人 唸，敏子那是真的嗎?

敏子 真的。

主人 真的呢?

敏子 是的。

主人 這樣嗎?

谷村 (向主人) 怎樣? 你不願讓他二人幸福嗎? 在不曾有像我們那樣的錯誤之前，也可以作為你對於

我們沒有惡感的憑證。

主人（稍停）你問我女兒吧。

谷村 敏子小姐肯來嗎？

敏子 好的。

谷村 倘使不願，就說不願啊。

敏子 來的，來的。

谷村 怎樣，山中君？

主人 一切照女兒的意思，（稍停）我沒有異議。

谷村 啊，這樣才安心了。你的溫暖的心，這才真個明白了。感謝的。

主人 什麼時候帶她去？

谷村 現在也可以，而且也希望，可是等我再來迎接吧。

（主人沉默着。）

谷村 那麼今天就此回去了。

(系子看谷村的面。)

谷村 啊，是的，還有這個。

(谷村從懷中拿出錢包來。)

(主人不看那一面。)

敏子 (向主人) 父親送到車站可以嗎？

(主人不語點頭。)

敏子 那麼請等待一下。

(敏子退場。)

主人 (向谷村) 過去的事情，決不可向女兒提起的。

谷村 那不必說的。

主人 世間的事情怎樣，真是不知道。我的第六感真也靠不往得很(低笑)。

(敏子登場。)

敏子 那麼請吧。

谷村 那麼，山中君，去了。

主人 再會。

（系子向主人默禮。）

（三人去。）

（島村發呆而進來。）

主人 敏子要嫁到即刻來的人的地方去了。

島村 知道了。

主人 可是你仍在我這裏吧。

島村 我也是想離開了。

主人 爲什麼？

島村 小姐倘使不在這裏。

主人 你是愛着敏子的嗎？

島村 是的。

主人 可是，敏子並不愛你的。

島村 那不知道。

主人 對的，那不知道。但是現在沒有法子了。

島村 所以我要離開這裏啊。

主人 離了此地到那裏去呢？

島村 那也不知道。我不過是想走到世間去。先生的世界太脆弱了。和世間一接觸，立刻就給毀了。先生是這樣也還當先生的世界是幸福的嗎？把這像卵殼一樣脆弱世界，先生的世界是已經絕望了的。

主人 不，我現在才到了我達到的地方。（取起在旁的書冊）這裏有俄國人所寫的說話。（譯讀之）在絕望的人生的崇高的瞬間。到達那個地方的歷程中，我們不絕受什麼的幫助。我們，現在才真是我們自己。以前我們和人間及人間的規律有關係；現在和我們有關係的，只有永遠。我們和規律這些物事是完全絕緣了。

島村 那是不服輸的話（出去）。

主人 此後啊，我的真的生活是在此後啊。

(主人點上燭火。)

(島村默然出去。)

(主人走上樓去。)

(舞臺暫時空虛。)

(雞二三隻喔喔地進來。)

——幕——

(依春陽堂出版之日本戲曲全集譯出)

創作小說

石子船	沈從文著	一冊	五角
阿鳳	冷西著	一冊	五角
虹	胡山源著	一冊	八角半
春之罪	茅以思著	一冊	五角半
愛神的玩偶	孫孟濤著	一冊	五角半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一冊	五角
輪盤	徐志摩著	一冊	六角
休息	王實味著	一冊	二角半
口供	郭子雄著	一冊	三角半
少女書簡	夏忠道著	一冊	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	謝冰季著	一冊	七角
玫瑰的刺	廬隱女士著	一冊	八角
惆悵	黃仲蘇著	一冊	二角
同情	李劫人著	一冊	三角半

中華書局出版

翻 譯 小 說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 | | | | |
|---|--------------|--|---------------|
| 犧牲 | 查士元譯 一冊 一元五角 | 舅舅昂格爾 | 賀文林譯 一冊 一元 |
| <i>Thamarico</i> : L'innocente | | <i>Israet</i> : Uncle Anghel | |
| 德國名家小說集劉思訓譯 一冊 五角 | | 愛的雰圍 | 盛明若譯 一冊 一元二角 |
| IV. H. Richl 等著 German Short Stories | | <i>André Maurois</i> : Atmosphere of Love | 王家械譯 一冊 一元二角 |
| 現代法國小說選徐霞村譯 一冊 五角半 | | 快樂的人們 | 周頌棟譯 一冊 五角半 |
| 蘇保·拉鮑等著 French Short Stories | | <i>H. Sudermann</i> 等著 | |
| 過嶺記 | 孫用譯 一冊 三角半 | 苦戀 | 劉大杰譯 一冊 一元二角 |
| <i>Ivan Mincev Tazov</i> 等著 | | <i>A. Schmitzler</i> : Bertha Galan | |
| 傀儡師保爾 | 羅念生譯 一冊 三角半 | 春天的歌 | 孫用譯 一冊 八角 |
| <i>Theodor Storm</i> : Pole Poppenspäler | | <i>J. Korczak</i> 等著 | |
| 斷橋 | 曾虛白譯 一冊 六角 | 高加索的囚人 | 劉大杰譯 一冊 五角 |
| <i>Wilder</i> :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g. | | <i>Tolstoy</i> 著 | |
| 無上的戀愛 | 蕭石君譯 一冊 三角半 | 死的勝利 | 伍純武譯 一冊 二元五角 |
| 瑋里耶·佛朗士著 | | <i>Thamarico</i> : Triumph of Death | |
| 卡爾與安娜 | 盛明若譯 一冊 五角 | 婦人書簡 | 李劫人譯 一冊 七角 |
| <i>Leonhard Frank</i> : Carl and Anna | | <i>Marcel Prevost</i> 著 | |
| 愛儷兒 | 李唯建譯 一冊 一元二角 | 盲音樂家 | 張開天譯 一冊 五角 |
| <i>André Maurois</i> : Ariel | | <i>Vladimir Korolenko</i> : The Blind Musician | |
|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第一輯 六五角 | | 達哈士孔的狒狒 | 李劫人譯 一冊 七角 |
| 第二輯 六五角 | | <i>Alphonse Daudet</i> : Tartarin de Tarascon | |
| 菊池寬等著 查士元譯 | | 馬丹波娃利 | 李劫人譯 一冊 一元二角 |
| 結婚集 | 梁實秋譯 一冊 五角 | <i>Gustave Flaubert</i> : Madame Bovary | |
| <i>August Strindberg</i> : Married | | 人心 | 李劫人譯 一冊 (重版中) |
| 珊拿的邪教徒 | 王實味譯 一冊 五角 | 小物件 | 李劫人譯 一冊 一元二角 |
| <i>G. Haspelt</i> 著 | | <i>Alphonse Daudet</i> : Le Petit Chose | |

波多萊爾散文詩

▽▽▽邢鵬舉譯

六一角冊

本書包括波多萊爾散文詩的全部。波氏一生所辛苦追求的是一性靈的抒情的動盪，沈思

==新文藝==
==叢書==

的紆迴的輪廓，天良的俄然的激發。他的詩的意境，如抽絲剝繭，使讀者自會隨着他的筆尖向沈鬱幽深的意識裏去追尋人生一切的意義。譯文非常精細，一字一句，務求信達。書後附註釋多頁，便利讀者不少。

水仙辭

◀角四 冊一▶

梁宗岱譯

這本小冊是梁宗岱先生翻譯保羅梵樂希的水仙辭。溫文爾雅，熨貼入微，前面更有梵樂希的本傳，使讀者既觀其著作，復明其身世，研究近世文學者，不可不讀。

五言飛鳥集

◀角三 冊一▶

太戈爾著
姚華譯

本書
為姚
茫父

先生遺著之一，以印度詩人太戈爾詩意，而演為五言古近體詩；絕似齊梁人作品，實開翻譯界之新徑焉。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出版

戲劇



金絲籠

陳楚淮著 一冊 七角

青春的夢

張開天著 一冊 三角半

哈孟雷特

田漢譯 一冊 五角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沙樂美

田漢譯 一冊 六角

Oscar Wilde: Salome

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一冊 六角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琪琪康陶

張開天譯 一冊 五角

Gabriela D'annunzio: Gioconda

威廉退爾

馬君武譯 一冊 三角

Schiller: Wilhelm Tell

詩人柏蘭若

李萬居譯 一冊 六角

Sacha Guitry: Jean Pierr ede Beranger

聖女的反面

蕭石君譯 一冊 三角

Francois de Carpel 著

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一冊 七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

孤獨之魂

一冊 五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

人的生活

一冊 四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李宗武·毛詠棠譯

妹 妹

一冊 四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白楝譯

國語羅馬字 對話戲譜 最後五分鐘

一冊 七角

A. A. Wise 著 趙元任譯

中華民國玖拾壹年柒月廿叁日贈送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各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三八號
現代文日本戔由集（全一冊）

埠中華書局

（八〇三四）

國家圖書館



002407488